

湖祭

作者：黄易

战机升离跑道，斜斜地冲往半空。

凌渡宇凝神贯注在飞机驾驶座前的控制仪抬头显示器上。

战机继续爬升，到了八千英尺时，凌渡宇将控制引擎动力的节流阀调低至百分之七十五，减低速度，让机鼻朝向正前方，在他熟练的操纵下，战机进入水平飞行。

收回起飞的襟翼和升降用的起落架，战机以每小时五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向一望无际的黑夜进发。

目的地是南美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处。

抗暴联盟玻利维亚的基地被抛在茫茫的后方，灯光迅速减少减弱。瞬间变成了几点萤火般的微芒。

凌渡宇瞥了身后的女子一眼，心中叹了一口气。

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强烈的影象：高山鹰双目紧闭，植物一样躺在床上，饮食和大小便，全赖吸管进行。一个伟大精明的领袖，变成一条事事须人照顾的可怜虫。

想到这里，涌起一股怒火。

誓要把巴极博士干掉。

这也是他此次飞行的唯一目标。

坐在后座副机师位置的女子道：“龙鹰，紧张吗？”

凌渡宇冷笑一声，开启了预先拟定路线的自动导航系统，让战机向著目标飞行。

女子傲然道：“龙鹰！不要看不起女人，保证你不会后悔携我同行，只有我才清楚要攻击的正确目标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是吗！雅黛妮小姐！”语气中有著浓烈的不满。

战机贴著科迪勒拉山脉，正北飞行。

雅黛妮的声音在身后传来道：“我不明白你为甚么反对我参加这一次行动，是否不想功劳给分薄了？”

凌渡宇失笑道：“这是风格问题，我一向惯于个人行动，若非……哼……算了！”

雅黛妮娇笑起来，道：“若非我威胁不把有关巴极的资料抖出来，你也不会允许我同行，是吗？凌渡宇先生。”

凌渡宇闭口不言，变了个哑吧。

雅黛妮盯著凌渡宇宽阔的肩膊，闪过不满的神色，冷冰冰地道：“这次的行动，最主要是时间的准确，一待『湖祭』完毕，巴极那魔王缩入他的贼巢，要找他难比登天了。”当她说到巴极时，透出一种深沉的恨意。

凌渡宇开启了资料库，一幅精致的地图出现在显示器的屏幕上。当中的一个红点不断闪动，红点四周有七个黄点、两个蓝点，还有一些飞机和枪炮的标志，以图形显示，使人一目了然。

凌渡宇端详了一会，道：“现在是二十三时五十一分，巴极的『湖祭』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湖 祭



在凌晨四时举行。”指了指离红点最外围的一个蓝点，道：“大约二时二十三分，我们将抵达第一个脉冲雷达的侦查网内届时我会低飞慢速，直线穿入。”跟著指了指那些黄色的点，道：“这些都卜勒雷达难应付得多了，我要以圆周飞行，遂寸逐寸移近巴极的老巢，当巴极举行他的『湖祭』，仰天祈求时，把飞弹塞进他的臭口内。”

雅黛妮纠正他道：“『湖祭』时他是低著头，望著湖水的。”

凌渡宇气得转身狠狠盯了她一眼。这等说笑的事也要一丝不苟，人生是多么没趣。刚好雅黛妮侧望窗外，在这个角度下，线条分明的面庞美得特别眩人眼目，可惜凌渡宇对她并没有多大好感。

若果要形容雅黛妮，最直接也是最恰当的形容就是一句话：她是条美丽的雌豹。

在“抗暴联盟”内，她的代号非常贴切，就是“粉豹”。

雅黛妮是法国人，皮肤白晰透明，健美的身材，没有多余的脂肪，散发著健康和力量。

最使凌渡宇印象深刻的地方，却不是她的女性魅力，而是她眼中一种近乎疯狂的怒火和恨意。似乎全世界人都欠下她一点甚么似的。

她一定有些可怕的经历。

凌渡宇使自己平复下来，问道：“你肯定有湖祭这回事吗？”

雅黛妮收回往外看的眼光，正容道：“当我最初知道这件事时，亦是心中存疑，试想巴极此种冷血无情、以淫虐女性为荣的魔王，怎会为一个死去的女子，每年在她忌辰时举行祭湖的仪式，可是在我反覆求证下，湖祭是千真万确的事，这次是第三届了。”她提到巴极和他的恶行时，又透出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恨意。

凌渡宇苦笑一声，显然困难分事情的真假，故此无可奈何。

雅黛妮心中不悦，沉声道：“龙鹰！我负起组织内对付巴极博士这任务，已经有七年了，七年来，没有一刻不在留意他，没有人比我对他更清楚了。”

凌渡宇问道：“既然巴极一举一动都在你的严密监视下，为甚么你不能及早警告高山鹰，使他能避过大难？”

雅黛妮面色变得非常难看，道：“我承认这是我的失职，原因只有一个，组织内一定潜伏了一个巴极的内奸，洞悉我们的行动，不过，我们很快会知道答案了？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雅黛妮的意思非常明显，这次他们的空袭是试金石，假若巴极张开虎口，等他们自动投网，不言可知，定是有内奸从中作祟，这次行动的凶险亦是可想而知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得佩服起雅黛妮的胆识来。又或者可说佩服她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的勇气。

雅黛妮默默不语，失去了谈话的兴趣，俏面上一片漠然，然而凌渡宇知道这刚强的女子，心底下藏有无尽的秘密。

时光在沉默中渡过。

战机飞越茫茫的深夜，向虚黑中的目的地前进。

凌渡宇进行例行的检查，他现在驾驶的，是经组织内专家改善过的美制鹰式战机，不但增强了空中缠斗的威力，也从设计和装备上大大减低了被敌人雷达侦知的因素，还装有远程的电子系统，最高水平速度可达每小时一千二百公里的超音速。现在机上除了七百发轻型炮弹的火神炮外，还携带了两支刺戟空对空飞弹和四枚雷射导向炸弹，是特别为巴极准备的大礼。

飞机向下俯冲，凌渡宇同时把节流阀调低，把速度减至二百七十节左右，当飞机到达二百英尺的高度时，凌渡宇把机身抬起，回复水平飞行。

低空里气流冲激，飞机不断颠簸，抛起弹下，凌渡宇张开飞机的襟翼。增加浮力。

鹰式战机像黑夜里出动的幽灵，在夜空中无声无息地疾飞。

雅黛妮道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凌渡宇把驾驶盘扭向左方，战机几乎是贴著起伏的山势飞行，一边道：“以目前的速度，三十五分钟后可抵达巴极居住的『梦湖』，『梦湖』？嘿！这是谁给它起的鬼名字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这名字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可能是由于湖面常年积有浓雾，我也想不通巴极为甚么要把整个湖和附近的土地买下来，建设他的私人王国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管他甚么劳什子的理由，让我将他的巢穴夷为平地。”一扭驾驶盘，战机离开山区，向无尽的南美洲低地飞去，这时他们早深入哥伦比亚的国境，飞临著名的马格达雷拿河的上空，巴极居住的梦湖，是马格达雷拿河一条支流的湖泊。

梦湖在哥伦比亚和巴拿马国境的交界处，巴极利用两国交界的暧昧地点，划地称王，建立私人的军队，两国政府上下人等，都收受他大量的贿赂，对他的事漠然不理，巴极更是嚣张。

战机根据情报，绕著雷达以圆周飞行，以现时的低空和慢速，可以说是绝不会被发觉的。

凌渡宇低声道：“还有十五分钟，将到达梦湖的上空，如果你的情报无误，巴极的湖祭刚开始了十分钟。”

雅黛妮有点紧张地点头，带著请求的语气道：“龙鹰！让我发射导弹，可以吗？”

凌渡宇奇怪地望她一眼，想不到她也懂用这种语气求人，耸耸肩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一个闪动的红点在搜索雷达的屏幕上慢慢扩大，显示巴极的梦湖在五十里的范围之内，从驾驶舱向前方望去，远方有一列模糊的灯火，那就是巴极的老巢。

雅黛妮道：“这附近的居民，一是给巴极买去了土地，一是给他用种种方法迫迁，巴极在梦湖的四周广置雷达和地对空飞弹发射站，又建有防卫的战机保护网，俨如独立的国家。”

凌渡宇嗯的一声，将发射导弹的武器舱门打开，雷射导向导弹锁定目标，蓄势待发。他准备当飞临梦湖约二十里处，攀升上二千英尺的空中，发射飞弹。导弹上的温度感应系统，可以把目标锁入弹上的电脑系统内，冲破黑暗及浓雾，命中巴极举行湖祭的祭台。

这个计画可说是万无一失，鹰式战机避过了雷达突然出现，一定使巴极方面措手不及。

四十哩、三十九哩……

梦湖的灯火在浓雾中若隐若现。

战机的速度开始缓缓增加。

就在此时，凌渡宇心内升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。

危险！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机上警报系统的警笛震天响起。

最少一枚导弹，朝著他们的鹰式战机以惊人的高速射来。

雅黛妮面色刹地转白，骇然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凌渡宇面色凝重，猛地收起襟翼、增大节流阀，调节引擎，把速度迅快加增，另一方面，启动了电子反掣雷达干扰器及红外线干扰器，这可以使波束导引和红外线导向的飞弹失效，坏处却会将他们的行踪暴露无遗，成为远近导弹发射台众矢之的和敌机追踪的对象，可是他们再没有选择了。

战机低飞回旋，错过了梦湖的方向，偏向西北飞去。

雅黛妮尖叫道：“不！不能半途而废！”

凌渡宇把雷达系统由空对地改换为空对空战斗模式，叫道：“你看！”

屏幕上有几个小红点，不断跳动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这是敌人的飞机，在梦湖的上空张开罗网，等我们去送死，至于现在我们能否逃命，仍在未知之数。”

话犹未已，机上紧急报警系统的红灯闪灭不停，代表敌方导弹已在三里的范围内，半分钟内击中飞机。

凌渡宇怒骂一声，飞机向上急速爬升，同时掷出作为引诱物的火球，这些火球可使热导飞弹误中副车。

“轰隆！”

导弹在机下里许处击中火球，强烈爆炸，飞机一阵震荡，在空中被气流抛得一连打了几个跟头。

凌渡宇不愧一流的驾驶员，在他的控制下，飞机很快回复水平飞行，斜斜向下冲去。

雷达的屏幕上，显示敌人的四架战机，衔尾穷追。

凌渡宇做了几件奇怪的事。他把电子和红外线干扰器闭上，又把节流阀大幅减低，打开了可增加浮力却拉慢了速度的襟翼，飞机几乎是滑翔地，从万多英尺的高空向下急街。

当飞机来到二百多英尺的低空，凌渡宇开动了空气煞机掣，低飞回旋，重新向梦湖的方向飞去。

雅黛妮骇然道：“干甚么，回去送死吗？”

敌人的战机空巢而来，这样回头，不啻是送羊入虎口。

凌渡宇在漆黑的驾驶舱内，望著远方梦湖的几点灯光道：“刚才我开启了干扰器，掷火球，同时以高速逃走，一定把敌人的雷达侦察网吸引，以为我们向西北方逃去，岂知我突然低飞，又关掉了一切引起雷达注意的因素，以近乎滑翔的方式和速度飞行，应该可以避过对方雷达的耳目，你现在快认清楚那红色的按钮，我们这样的高度是不可能发射导弹的，唯有动用火神炮，这武器只有在三里的范围内才能有精确度，所以必须善用战机飞临巴极上空那数秒的时间，你要把握时机了。”

雅黛妮出奇地遵从，道：“明白了！龙鹰！”

雷达屏幕上的敌机红点，果然中计，向西北方追去。不过！一待不见他们的踪影，将会掉头追来的了。

鹰式战机紧贴地面，向梦湖滑翔过去。

在红外线下，机下的地上景色，在萤光色的屏幕上，清晰可见。

雅黛妮紧张叫道：“到了！”

屏幕上白蒙蒙一片，那是梦湖湖面上经常积聚的著名浓雾。

凌渡宇把机鼻朝下，飞机滑入浓雾里，在离开湖面百英尺许时，作水平飞行。

凌渡宇表现出精湛的飞行术。

战机在浓雾中无声无息地滑行，几乎全靠襟翼的滑翔力量。

眼前冒出了一列灯火，迅速扩大。

凌渡宇低喝道：“准备！”

火神炮瞄准正前方。

凌渡宇一按驾驶盘，飞机向下俯冲，驾驶舱的正前方蓦地大放光明，湖面上有座圆圆的大木台，台上生起了熊熊火焰，火焰四周人影闪现，巴极的湖祭如期举行。

凌渡宇大喝道：“放炮！”

雅黛妮在他余音未歇时，按动二十厘米口径火神炮的按钮，炮弹雨点般向湖面祭台狂射。

战机划过湖面的上空，呼一声斜冲掠上，背后是祭台冒起的火光和浓烟。

雅黛妮正要欢呼，飞机轰然一震，失去了平衡，迅速下跌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中弹了！”苦苦控制著受创的战机，勉强回复了水平飞行，机尾拖著一条浓烟做成的长尾。

武器舱和左引擎亮起了严重损毁的红灯。

凌渡宇望著雷达屏幕上迫来的红点，道：“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雅黛妮坚强地点头。

凌渡宇启动紧急逃生的按钮，两个人同时被弹出了打开的驾驶舱外。

夜风中，凌渡宇张开了降落伞，心想：又是一段艰苦的旅程了。拍拍后背装有食物、自动武器和行军必需工具的背囊，才稍有安全感。

战机爆炸的声音在前方隆隆响起，烈焰冲上了半天，照得整个梦湖旁的林区一片血红。

两人徐徐降落在梦湖旁的森林内。

雅黛妮先著地，抽出腰刀，在泥地旁掘了个小坑，把降落伞埋在泥内。凌渡宇把降落伞作同一处理，暗忖这强壮的美女确是经过严格的军事锻炼，省去不少工夫，大增这次逃生的机会。

雅黛妮取出一张地图，凌渡宇连忙拿出电筒照明。地图上有个蓝色不规则圆形，那就是梦湖。

雅黛妮指著梦湖正北的几十个方格子，道：“这是巴极的巢穴『梦湖水庄』，散落在梦湖正北处，三边是平坦的梦湖平原，若要从陆路接近巴极的水庄，几乎肯定会被他发觉，所以梦湖平原可说是巴极的天然屏障。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他有点不明白雅黛妮为何要解释巴极“梦湖水庄”的形势，现下首要之务，就是逃得愈远愈好，那管他巴极的老巢是否铁壁铜墙。

雅黛妮的手指从梦湖的正北向下移，来到梦湖西南处的树林，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，离开梦湖水庄只有九哩！”她的手指按著在他们的落点附近打了个大圈，道：“这附近一带满布沼泽，雨林和丘陵，最近的城市在二百多哩外，我们是绝对逃不了的。”

凌渡宇眼中电芒一闪，淡淡笑道：“在真正失败之前，我是从不言败的！”

雅黛妮望向凌渡宇，道：“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不过很快会明白我的话。随我来吧！”

凌渡宇低喝道：“不！先告诉我逃走的路线。”说到逃命，他绝对算得上是个一流的专家，那肯让人牵著鼻子走。

雅黛妮闪过不悦的神色，道：“好！你看！”把地图打了开来，道：“我们首先沿湖而行，到了梦湖正西方，再往西行大约三小时，穿过树林到达凶名远播的『水月雨林』，那处满布沼泽，连当地的人也极少进入这区域，可是我们若要逃出生天，那里反而是唯一生路。

穿过『水月雨林』，到达连绵的山脉，那时要躲藏行踪，容易得多了。”

凌渡宇问道：“要多少天才可以穿过这鬼地方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那要看有否行差踏错，据我推算，最顺利也要费十天工夫，才可穿越。”

凌渡宇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不过雅黛妮说得对，除了这雨林区，附近一是平原，又或是荒芜的丘陵，要躲过巴极的现代化追兵，是绝无可能的。

凌渡宇喃喃道：“不知巴极那魔头死了没有？”

雅黛妮指著梦湖另一方的上空道：“你看！”

凌渡宇抬头远眺，几个闪动的红点，逐渐扩大，耳际同时传来轧轧的声响。

五架大力士型的重力运输直升机结成完整的队形，横过梦湖，同他们坠机的方向飞来。

凌渡宇按熄电筒，叫道：“走！”

两人戴上红外光夜视镜，在漆黑的树林内穿行，林内虽然无路可循，但他们脚步矫健，身手灵敏，踏著高及膝盖的植物，窜高伏低，不一会把直升机的响音远远抛在后方。

两人一口气急行了三个小时，凌渡宇体质远胜常人，轻松自如，雅黛妮虽然受过严格的锻炼，这样的狂奔，仍使她吃不消，不过她人极好胜，苦咬银牙，死撑下去。

又走了两个小时，来到了梦湖的正西处。

异响从后方传来，凌渡宇惊觉地回头，恰好见到雅黛妮掬倒地上，跌了个人仰马翻。

雅黛妮趁机仰卧在厚厚的草丛上，喘著气道：“让我休息一会，好吗？”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默然坐下。

林中虫鸣蝉唱，间杂著鸟兽走动的声音，有种出世的和平和宁静。

雅黛妮道：“巴极未死！”

凌渡宇愕然望向她。

雅黛妮脸上露出深沉的失望道：“巴极在他的手下中，不但是领袖，而且是神，假设巴极遇袭身亡，他的手下一定会疯狂地向我们展开搜捕，像刚才那样队形完整地搜索，说明了巴极依然毫发无损。”她对巴极一方的情形有深入的了解。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为甚么巴极的手下如此敬畏他？”

雅黛妮答道：“巴极是货真价实的英国牛顿大学哲学博士，样貌风度均无懈可击，兼且精通权术策谋，这也是他能在南美洲众毒梟中稳坐第一把交椅的原因。”

凌渡宇望向夜空，有些感慨，世界上这类天生领袖的人，自有其威慢

他人的魔力，叫人为他效命，若是为恶，便祸害人间了。

天空传来直升机的响声，忽远忽近，在捕猎他们。

凌渡宇侧耳细听，直升机的噪音里，似乎还夹杂著点其他的声音。

凌渡宇轻叫道：“是狗吠声！”

两人同一时间弹起身来，继续艰苦的逃亡。

林木稀疏起来，地上一片泥泞，道路艰难。

狈吠声和人声时远时近，每一次都接近了少许，敌人紧蹑着他们的方向追来。

雅黛妮边走边道：“前面百多码处有道河流，沿河而行，可避过附近的沼泽！”

凌渡宇叫道：“还不快跑！”

两人在黑夜约雨林内踉跄前行，不一会，河水流动的声音，在前方不远处传来。

凌渡宇停下来，把滑倒地上的雅黛妮拉起来，后者一面泥污。

凌渡宇笑道：“这样跑不是办法，迟早会给敌人的猎犬追上。”不怀好意地从背囊中掏出一罐喷剂，喷出一股气体，附在附近的树木上，林间立时充斥著奇怪的异味。

雅黛妮奇道：“这是甚么？”

凌渡宇偏向左方走去，一边走一边喷，直到整罐喷尽，才转头走回来道：“这是专门针对猎犬设计的气味喷剂，这一罐喷的是白兔的气味，保证那群『跟尾狗』如醉如痴，大发狂性。”

雅黛妮看著凌渡宇促狭的笑容，有好气没好气地道：“你倒想得周到！”

凌渡宇从容道：“还未得周到，至少还未给你预备一条滚热的净面巾。”

雅黛妮知他笑她一面泥污，咧嘴一笑，转身继续前行。

凌渡宇第一次看到她展露美丽的笑容，只觉罕有动人，一时回味起来，忘了走路。

雅黛妮叫道：“还不赶快！”语气又回复先前的冰冷乏味。

凌渡宇苦笑摇头，跟了上去。

不一会，两人踏足坚硬的泥地上，沿著十多英尺宽的河流，向西北方走去。

河中不时见浮沉的鳄鱼，使人感到南美洲雨林危机四伏。

后方蓦地传来猎犬的狂吠和沸腾的人声，两人对望一眼，知道喷雾剂产生了作用。

凌渡宇刚要自夸两句，异变已起。

两个强烈的光芒，在前方亮起，把两人照得纤毫毕露。

探射灯。

在这雨林内，这是没有人能在梦想得到的怪事。

强光刺激下，雅黛妮睁目如盲，她虽是第一流的战士，仍然被这突变吓得魂飞魄散，一时失去了战斗反应的能力。

凌渡宇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，几乎在探射灯亮起前，他的自动步枪从背上滑至胸前，子弹呼啸狂叫。

两盏强力的探射灯亮著的时间不及一秒钟，又在凌渡宇的枪嘴下化成粉碎。

像漆黑的夜空里，电光一闪，倏又消去。

同一时间凌渡宇侧撞呆立的雅黛妮，两人一齐滚落冰冷的河水里去。

敌人惊喝起来，枪声响起，火力笼罩著两人先前站立的一大片土地，一时枝叶横飞，空气中充斥火屑弹药的气味。

凌渡宇身手何等迅快，在跌进冰冷的河水前，两枚催泪爆雾弹扔往身后，催泪雾花朵般爆了开来，然后快速扩展，当凌、雅两人潜进河水里时，四周方圆百多方码的地方，陷进目不能视的黑雾里。

雾里敌人呛咳大作。

此时不走更待何时。

凌、雅两人心意相同，发力向对岸游去。

离岸只有数码时，凌渡宇忽感有异，一股暗涌从后方迫来，凌渡宇叫声不好，扭身提枪发射，水花激溅半天，身后数码的地方一阵翻腾，血腥扑鼻，紧蹑身后的鳄鱼在河面上垂死挣扎，打得一天浪花。

凌渡宇发力狂游，鳄鱼的挣动和鲜血，会把远近的鳄鱼吸引到来，须尽快离开险地。

两人先后匍伏上岸，不及察看对岸的情形，窜进了河旁的雨林里，两个小时，他们深入雨林区内的沼泽地带。

此处树木稀疏，河道密布，地上一片泥泞，令人每一步仿如千斤重担。

雅黛妮出奇地熟悉地理形势，往往能先一步指出危险的沼泽，使他们避道而行，即管如此，到天明时，他们才推进了三哩许的路程。

太阳的曙光从东边斜射入林，映照起林内的沼泽世界，说不出的凄艳。

两人筋疲力尽，躺在一棵树下喘起气来。

凌渡宇盘膝静坐，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。

他再睁开眼睛时，看到雅黛妮苦苦沉思，似乎在决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

凌渡宇和她共了一夜患难，对她的印象改善不少，柔声道：“你在想甚么？”

雅黛妮浑身一震，惊醒过来道：“你……你醒了……刚是在禅坐吗？”

凌渡宇避而不答，追问道：“想甚么？”

雅黛妮神色有点不自然，问非所答地道：“他知道我来了！”

凌渡宇皱眉道：“他？”

雅黛妮点头道：“巴极！他知道我来了，所以才能在那里布下埋伏。”跟著狂笑了起来，声音内充满悲愤的情绪道：“但人算不如天算，竟然让我们逃掉了。”

凌渡宇给她的说话弄糊涂了，同时又知内中大有文章。

雅黛妮沉默了一会，好像在下一个决定，抬起头，眼神注定凌渡宇道：“我要回去！”

凌渡宇几乎整个人跳起来，叫道：“甚么？”

湖祭二

雅黛妮从衣服内掏出一张发黄的纸张，递给凌渡宇。

凌渡宇接过一看，原来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精细异常，图文并茂地指示了整个水月雨林的地理环境和穿行的方法。

雅黛妮站起身来，道：“以你的才智和手段，又有这地图辅助，一定可以逃出生天，这是我对你的报答。”

凌渡宇待要说话，雅黛妮伸手阻止，道：“不要问，由现在开始，我们各走各路，就算被碎尸万段，我也要亲手杀死巴极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在目前这情况下，白白牺牲有何意义？”

雅黛妮转身离去，神情坚决地道：“我自有主张，你还是管你自己的事吧！”

望著雅黛妮消失在雨林的深处，凌渡宇气得长叹一声，对于一个发疯求死的人，还有甚么道理可说。

奇怪的地方，是雅黛妮似乎有点杀死巴极的把握。

她凭恃著甚么呢？

雅黛妮离开了凌渡宇后，转向北方行去，她一点没有停留，明显是向著某一目的地进发。

愈往北行，地势渐有起伏，雨林疏密不一，地上的泥土坚硬起来。

阳光从林木间洒射下来。

她小心翼翼地前进，途中两度遇上搜索的直升机，都给她躲在树丛中避过对方的耳目。

到下午四时许，来到一个小山丘前，她小心地审查附近的树木，半个小时后，欢呼一声，伸手激动地抚摸面前的大树，树身上有一个刀刻的鱼纹。她望向树后浓密的树丛，野草杂生。

她待要往前走，忽然惊觉地转身，喝道：“谁？”

“轰！”

枪声响起！

雅黛妮手上一阵火般刺痛，无情的大力把她的自动步枪带得横飞开去，敌人的子弹准确命中她的步枪。

雅黛妮悲叫一声，摸上腰际的手枪。

一把男声以英语道：“不要动！否则格杀勿论！”

雅黛妮停止了动作，悲愤无限，为甚么是这时刻，成功是那么地接近，现在她的如意算盘，要胎死腹中了。

四个手持武器的男子，分从四个角落走了出来，像是早就布下罗网，等她到来。

雅黛妮心中想到凌渡宇，不知他吉凶如何？

其中一名蓄了小胡子的壮健男子道：“雅黛妮小姐，博士早知你会来此，所以恭候多时了。”

雅黛妮面色铁青，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四人一齐狂笑起来，另一名男子道：“你这样动人，我们怎会舍得，博士吩咐，要把你缚在祭台上，各位兄弟轮流享用……哈……”

雅黛妮悲啸一声，一把抽出手枪，要拚死挣扎。

枪声再起，雅黛妮手中枪被子弹击飞半天，强力把雅黛妮的虎口震裂，一手鲜血。

雅黛妮立心求死，向前方的敌人冲去，忽地脚踝一紧，身后的敌人手中飞出长鞭，把她缠著。雅黛妮失去重心，整个人仆倒地上，在敌人的嘲笑下，悲愤无奈。

雅黛妮悲叫道，“杀我吧！”

其中一名花花公子模样、脂粉气极重的男子道：“雅黛妮你说笑了，我们怎敢对你不敬！”

最先发话的小胡子道：“和你同来的男子到那里去了。”

雅黛妮叫道：“杀了我吧！我是不会说的！”

小胡子嘿嘿冷笑，道：“在博士面前，没有人能隐瞒任何东西，雅黛妮你不是不清楚吧？”又是一阵得意狂笑。

一把男子的声音响起道：“是吗！我却不相信。”

众人一呆。不期然望向声音的来处，一位体格魁梧、双目精光闪闪、仿似有透视人心力量的男子，从树后闪了出来，手上的自动武器，对正围倒在躺倒的雅黛妮四周的凶徒。

他虽是一身泥泞，神态却有种说不出的从容镇定，潇洒自信，使人绝对不敢轻视。

伏地的雅黛妮忍不住欢呼起来：“噢！凌渡宇！”

凌渡宇淡笑道：“小姐！你好！”跟著向那四人道：“好！男孩们，不要有任何异动，将武器慢慢掉在地上，切记不要引起我手上老伙计的误会。”

小胡子神情镇定，当先缓缓将手上的枪嘴垂向地下，一边道：“佩服！佩服！我们曾小心地留意你的行踪，居然发觉不了你紧跟在后……”手一松，手枪掉在泥土上。

同一时间，凌渡宇手上步枪火光闪动，那脂粉气极重的男子打著转，带著飞溅的鲜血，打横踉跄倒跌开去，滚倒地上。

其他三人一动也不敢动，连死者的鲜血洒得一头一脸，也不敢拭抹。

凌渡宇反应之快，大出他们意料之外。

他们都是一流好手，有高度的默契，小胡子藉动作和说话，吸引凌渡宇注意，另一人立时发难，举枪发射，却给凌渡宇先发制人。

凌渡宇若无其事道：“掉下武器，大字形伏在地上。”

三人对凌渡宇杀了一人后，依然无动于衷的冷血无情大感栗然，唯有遵从命令。

雅黛妮爬了起来，看著早先扬威耀武的敌人，形势逆转，伏在地上，大感快意，望向凌渡宇，后者似笑非笑地盯著她，雅黛妮禁不住俏脸一红，垂下头来，出奇柔顺地道：“拿他们怎么办？”

这是雅黛妮第一次低声下气徵询他的意见，格外珍贵，凌渡宇以行动来答覆她，拿出发射麻醉针的手枪，每人赏了一口，三人昏倒过去。

凌渡宇耸耸肩，道：“他们的事解决了，你的又怎样？为甚么他们认识你，你来这里干甚么？”

雅黛妮沉默了数秒，毅然转身，扑到一个丛林前，拨开茂密的枝叶，窜了进去。

凌渡宇大感好奇，跟了进去。

密林内有一片数十方码的空地，从被斩断的树木看出是人为的成果。

这时空地长满及胸的野草。

空地间有一庞然巨物，细看是一个巨大的绿色胶帐，覆盖著一个不明的物体。胶帐上放满变得枯黄的植物，显然是要避开天空来的侦察。

雅黛妮抽出腰刀，把胶帐割开，露出内里的玄虚。

胶帐盖著的，竟然是一架战斗直升机。

凌渡宇欢呼一声，当先打开机门，坐了上去，雅黛妮爬了上来，坐在他身侧。

凌渡宇检视仪器，发觉燃料充足，足供回程的消耗，武器库上显示直

升机携有导向飞弹，这是令人意外的惊喜。

凌渡宇欢呼道：“这次有救星了！”绝望颓丧，一扫而空，试问谁愿意徒步在沼泽间走上七八天。

他别转头望向雅黛妮，笑容凝固起来。

她手中的枪嘴抵在他腰际。

凌渡宇叫道：“干甚么？”

雅黛妮坚决地道：“下去！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甚么？”

雅黛妮歇斯底里地叫道：“我要你滚下去，不要再问！”

凌渡宇两眼射出慑人的神光，直刺进她的眸子里，左手缓缓举起，伸向她握枪的右手。

雅黛妮失声道：“不要！不要！我会杀了你的……”

凌渡宇柔声道：“你不会的……你不会的……我们是朋友嘛……”

雅黛妮现出茫然的神色。

凌渡宇一下抓紧她的手腕，还未发力，手枪掉在机舱内的地上，发出当一声巨响。

凌渡宇跟著吻在她的嘴上，雅黛妮嘴唇冰冷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凌渡宇离开她的香唇。

雅黛妮道：“我对不起你！你屡次救我，也要这样待你，但是，在我看来，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杀死巴极更重要。”说到后来，她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生啖其肉。

凌渡宇把手围著她的香肩，让她把头伏在他宽阔的肩上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！你是要驾驶这直升机，再次向巴极施袭，是吗！”

倚著凌渡宇肩头，雅黛妮苍白的脸多了一点血色，平静下来，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叹了一口气，续道：“两年前，因巴极以金钱支持南美的一个独裁政权，组织派出了一队精锐的特击队，连我在内共有四人，要暗杀巴极……”

凌渡宇望向雅黛妮，后者脸上忽红忽白，陷进了回忆里去。

雅黛妮道：“最初的计画，是想以导弹作突袭，可是，经过一番研究，发觉以这直升机的机动力和性能，绝没有可能突破巴极的空中防御工事及雷达网……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在他优良的战术下，仍难免机毁的结局，巴极水庄的防空设备，可说是铁壁铜墙，无隙可乘。

雅黛妮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于是，我们把直升机留在这里，隐藏起来，四人背负烈性塑胶炸药，徒步到梦湖的西面，潜泳往湖北的梦湖水庄。”

雅黛妮激动起来，声音提高了不少，道：“我们的目标是水庄里著名的『玻璃屋』，那是巴极常到之地，湖的一面全用落地玻璃，使他可饱览整个梦湖的景色，也可以俯视直伸入湖五十多码用浮桶结成的一条长长的走道，每一个反对他的人，都是在那里给他公然虐待至死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把双手埋手掌里，情绪冲动至不能自制。

凌渡宇道：“不要怕，现在不同了。”

雅黛妮霍地抬起头来，尖叫道：“过去了？不！我每晚都梦见那可怖的情景，我们一潜进湖内，立即给他们布置在湖内的感应装置发觉，几乎在毫无还击下被一网成擒，他……”

泪水流下，呜咽道：“巴极把他们缚在湖心的浮台上，使人轮流鞭打，

我在玻璃屋内听他们的哀鸣，足有三日夜……然后……他把我带出浮台上，在那处强奸我……”雅黛妮说到这里，终于失去控制，倒在凌渡宇怀内痛哭起来。

凌渡宇闭上眼睛，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，一定要杀死这已不能称作人的凶兽。这时他才了解为何雅黛妮要亲手投弹，明知九死一生也要放过逃生的机会，回头拚命。

雅黛妮毕竟是个坚强的战士，很快平复过来，续道：“后来我逃了出来，请你不要问其中的过程，行吗？”

凌渡宇点头，内中当有难言之隐，话题一转道：“我现在明白这直升机的来历了，这对巴极似乎不是秘密了，否则他为何能布下人手，在这里待你自投罗网！”

雅黛妮离开凌渡宇怀抱，坐直身体，道：“我在为直升机覆盖掩护的植物时，曾经用了一点手法，假设任何人移动过，我是会知道的，所以敢肯定这直升机未曾被动过手脚，他们在这里出现，可能纯是巧合。”

凌渡宇皱眉不语，又想不到任何反对的论点。

凌渡宇道：“好了！现在让我们去完成未竟之约，如何？”

雅黛妮惊喜地望向他，眼中射出感激的神色，却道：“不！让我一个人去吧。”

凌渡宇淡然道：“你知吗！我最喜欢的事，就是去完成没有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人有时是须要以傻劲去代替聪明的。

他启动了直升机的引擎，主旋翼开始运转起来，当转速达至最高点时，凌渡宇把主旋翼攻角以适当的增加，加强主旋翼的升力。直升机逐渐升离地面，他踩著尾旋翼的踏板，使飞机保持方向，并稍微把控制飞行的循环杆拉向后，这使直升机鼻朝上，减少了向前移动的力量，飞机升离了树林，当离地面百来英尺时，直升机盘旋起来，凌渡宇把循环杆倾向左方，直升机呼一声，向梦湖的方向飞去。

雅黛妮微声道：“你是我认识的飞行员中，最优秀的人才。”

凌渡宇毫不谦让道：“功多艺熟，我十八岁取得专业驾驶的资格，二十一岁成为了美国有牌照的飞机试驾驶员……”忽地眉头一皱道：“我忘了问你，这次目标是甚么东西，还是大闹一番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巴极对梦湖有种疯狂的迷恋，认为它是有灵性的神湖，所以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刻，都来到他偏爱的玻璃屋，观看梦湖的美景……”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的确是迷人至极，可惜给这恶魔霸占了。”

凌渡宇心中一动，雅黛妮和巴极间的关系，可能大不简单，非纯是敌对的立场。

雅黛妮好像察觉自己的失言，转口道：“来！让我告诉你玻璃屋的位置。”她启动飞行电脑的按钮，键入指令，电脑的显象器现出一幅梦湖的平面图，雅黛妮指著黄色的一个星形标志，凌渡宇连忙记下精确的位置。

直升机越过水月雨林，飞临沿湖的疏林地带，凌渡宇把直升机降低，在林木间穿行，除非是林木过密不能行，才飞离林面。

精湛的驾驶术，令雅黛妮目瞪口呆，她现在明白凌渡宇为何在组织内享有如此崇高和超然的地位。多年来，每次她要求组织提供她战机时，都被上层以种种理由拒绝，主要的原因，当然是战机的珍贵，其次，是对她缺乏信心。但是，凌渡宇的要求他们几乎是立即首肯，这也是她起初对凌渡宇充

满敌意的原因之一。

凌渡宇指著雷达道：“奇怪，全无巡梭的战机，难道这次真能攻其不备？”

雅黛妮道：“小心巴极安装在梦湖旁的四台地对空飞弹，全是自动系统，只要雷达一发现不明物体，又不能回应雷达的暗码，就会自动发射。”

凌渡宇苦笑道：“我知道！”他曾身受其害，怎会不知道。他一边检看直升机上的武备，问道：“巴极的贩毒生意一定使他成为世上最富有和最邪恶势力的人，否则为何能拥有这样惊人的武装力量？”

雅黛妮见到他留意直升机的武器系统，有点兴奋地道：“武器由我来操纵，机上的三种不同类型武器，都是应我的要求，特别针对巴极的贼巢而设，威力最大的是三枚刺针热导飞弹，可以对付敌人的战机；四枚火箭弹则是袭击地上大型而固定的目标，另外的休斯链炮，则是常规装置，有一千二百发。”

凌渡宇点头同意，这样的配备，最少可以把巴极的老巢轰去半边。

直升机离开了梦湖西面的林区，当飞临梦湖时，折向左方，向湖北巴极的水庄飞去。他决定以直接突入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手段，置对手于万劫不复的地步。

他要在敌人梦想不到的时刻，把巴极的脑袋炸掉，这令人发指的魔头，他绝不能容许他存在世上。

日正西沉。

余辉染红了半边天，夕霞万道，不可方物。

梦湖覆著依稀薄雾，把湖水，湖旁的林木，远方若隐若现的房舍，转化作不具实质的梦境。

直升机贴著湖面滑行，旋翼的高速转动，打起了一天的水雾，长长地拖在机后，此落彼起。

玻璃屋在前方哩许处出现。

一道长达五百码的木制浮道，从玻璃屋前的平台直伸往湖心，尽处是一个方圆四百多方英尺的大浮台。

那是令人闻之胆丧的“祭台”，料不到被凌渡宇在昨晚袭击损破后，这么快修复过来。

恶行都在其上进行。

凌、雅两人几乎停止了呼吸。

事情出奇地顺利，目标就在眼前。

七百码……

凌渡宇盯牢雷达，上一次飞机失事前，虽因距离太短，警笛来不及响起，战机已中弹。

但却不能瞒过雷达的探测。

雷达上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六百码……巴极的数十幢连湖而建的华宅，在暮色茫茫中，出现在他们的正前方。所有屋舍都亮起灯火，连系它们的道路亦亮起路灯，在薄雾里有种出奇的宁静与和平，与巴极的恶名毫不匹配。

只有位于正中、君临湖边、向湖一边尽是落地玻璃的华宅，灯火全无。从它处直伸出湖的窄长浮道和尽端的大浮台，却亮起了两列长长的灯火和绕著浮台装置呈正圆形的光灯。

目标明显。

那就是玻璃屋。

直升机越过湖面，飞临祭台之上，浮道的灯火仿如指示方向的灯列。

直升机笔直朝玻璃屋飞去。

难道玻璃屋内没有人？

火箭锁定目标，待命而动。

雅黛妮拿起望远镜，察看前方不断扩大的玻璃屋。

雅黛妮茂叫起来，指著前方，道：“他在露台上，他在露台上……”

其实不用她说，凌渡宇锐利的眼睛，已看到三百码外玻璃屋前的大露台上，一个身形雄伟的男子，安坐椅上，悠闲地看著他们闯入。

难道他误会了直升机是他们的人。

凌渡宇没有思索的时间，喝道：“放弹！”雅黛妮惊叫一声。

凌渡宇骇然望向雅黛妮，后者面色苍白，猛按发射钮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直升机往露台飞去，旋翼的风把巴极的头发打得飞舞半天。

巴极手中拿著酒杯，同他们祝酒。

凌渡宇做梦也想不到和这著名的凶人竟是以这样的形式见面。

直升机忽地向上爬升，越过玻璃屋。

雅黛妮叫道：“飞回去！我们用机枪……”

凌渡宇动也不动。

雅黛妮陷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，尖叫道：“我说飞回去，你听不见吗？”

凌渡宇沉著地道：“对不起，飞机进入了被遥控的状态，一点不受我控制。”

雅黛妮呆了一呆，忽地扑了过来，一把抢过循环干，疯狂地前拉后撞。

一点作用也没有。

凌渡宇试图打开机门，纹风不动。

直升机在这时掉头飞回去。

机上的通讯系统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一把温文的男声以纯正的国语道：“凌兄！崩不到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。无论如何，你是最受欢迎的客人。”

凌渡宇吓了一跳，这人的口气自是巴极无疑，想不到他精通国语若斯，又是这般温文有礼。

雅黛妮面色苍白，口唇颤动，歇斯底里地：“巴极！我要杀死你……”

直升机绕了一个圈，往回飞去，再次飞临梦湖祭台之上，缓缓降下，凌渡宇侧目向下看，圆圆的浮台上站了十多名武装壮汉，恭候他们大驾光临。

巴极的声音再次响起道：“我费了一天功夫，将覆盖直升机的植物拍下照片，又费了两天功夫，将它们回复原状，不过，在这一刻，所有这些工作都收回了应有的代价。”

凌渡宇心中凜然，这巴极的机心和耐性骇人听闻，望向雅黛妮，后者软瘫在座位上，双目一片茫然，心中怜意大生，可是目下自身难保，对她的处境有心无力。

直升机缓缓降落在浮动的祭台上。

机门自动打了开来，数挺自动武器抢著伸进来。

凌渡宇一动不动，淡淡道：“巴极！如此岂是待客之道？”

巴极笑道：“如何待客，凌兄快要知道了。”

离开直升机，两人立时给隔离起来，六名壮汉把凌渡宇押上了一辆停在玻璃屋前的吉普车。

这六人笔挺西装，态度粗豪但保持了某一程度的礼貌，身上的装备，除了电子感应的全自动步枪外，其他的通讯器材和手枪等，莫不是第一流的精良产品，兼且这六人行动机灵敏捷，互相配合无间，是富有经验的好手，巴极能在黑道出人头地，是有道理的。以这样的实力，他真的不明白当日雅黛妮是怎样逃出虎口，可惜他不知是否再有问她的机会了。

想到雅黛妮，想起刚才她给人押走时，死灰般的脸色，心中抽搐，护花无力，令人悲愤，假设巴极对她有任何不轨，他誓要将巴极碎尸万段。

吉普车在整齐宽敞的道路奔驰，路旁满植热带林木，不时现出各式各样的华丽平房，在暮色里出奇地安宁，彷彿世外桃源，谁能联想到，这就是巴极的罪恶王国。

吉普车在一所灰白色三合土的大平房前停下来。

其中一名壮汉拿起对讲机道：“白奇医生，贵宾来了。”

对讲机响起高亢难听的声音道：“把他带进验身室。”

凌渡宇被客气地请了下车，进入平房内。

门后是一道长廊，每边各有三道门户。

凌渡宇给引进了右边第一道门户，里面的设备，把他吓了一跳，手术间、手术床、扫描机、X光机、心电图、墙柜上的药瓶……足足媲美设备完善的医院。

凌渡宇心念电转，正盘算应否作最后反击，一位身穿护士袍的美女，笑盈盈从手术间转了出来，手中拿著一个盛满晶莹药液的针筒，针尖向上，同他友善她笑道：“凌先生，请躺在推床上，要给你注射麻醉药了。”

凌渡宇心中一喜，改变了拚死反抗的念头，他对药物有高度的抗力，麻醉药对他的影响不大，却故作惊惶地道：“你们要干甚么？”

话犹未已，背后已抵著两管冰冷的枪嘴，凌渡宇“无奈地”躺上推床，美丽的护士把整管针药打进他体内，凌渡宇闭上眼睛，感觉著被人推进手术室去，护士亲自为他宽衣解带起来，使他身无寸缕，窝囊的感觉是那样强烈，使他大叹虎落平阳。

脚步声由远而近。

凌渡宇集中精神，以意志把心跳和血液的流动减缓，造成昏迷的假象。

脚步声传来，凌渡宇细心分辨，应该是四个人，其中一人的脚步声特别响亮，可能是女子的高跟鞋。自己这样赤身露体，任人观赏，确不是滋味，不过目下焉能计较。

白奇肃然道：“博士！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居然是巴极亲临，可惜他不能张眼细看这魔君。

一把悦耳动听的女声道：“凌渡宇这家伙名震非洲，连马非那老狐狸也在他手下栽了跟头，还不是给博士手到拿来，收得贴贴服服。”这女子深谙大男人喜欢女人吹捧的心理。

巴极的声音道：“爱丽丝，你错了，失败的只是雅黛妮，若非她志切复仇，凌渡宇和她早已在百里之外了。”

白奇嘿然道：“这些所谓正直的蠢人，怎能有分析利害的能力？”

巴极道：“侥幸之事，何足挂齿，白奇，可以动手术了吗？”

凌渡宇一方面惊叹巴极的胜而不骄，另一方面吓了一跳，甚么手术？他若暮起发难，是有一定的成功机会，现在是要决定的时刻了。

美丽的护士解决了他的难题。只听她道：“两个微型追踪器植在甚么地方？”

白奇道：“藏在膝盖后的软肌里吧！”

凌渡宇心中暗骂，巴极布置周详，以外科手术，把微型的追踪器藏进肌肉的组织内，所以即管自己逃到那里去，亦要被轻易找回。若非自己只是诈作昏迷，这样的布置下，可以说是绝无平反的机会了，巴极只要派人整日看著追踪仪，自己的一举一动便全在他的掌握中，想到这里，心下奇怪起来，巴极这样对自己大费周章，究竟有何目的？

他给反转过来，膝后稍下小腿嫩肉蚁咬般轻痛，锋利的手术刀割开了肌肉的组织，又缝合起来，凌渡宇一点也感不到对方放了任何东西进去，可见微型追踪仪是何等细小。接著对方在他另一条腿亦作了同样手脚。凌渡宇默默记着对方安装的方法和位置，同时集中无上意志，不动声色苦忍手术带来的剧痛，若非他这类自幼锻炼以精神战胜肉体之士，只是这关便过不了。一边想一边庆幸，他胸前贴着一块假胸肉，藏有几个精巧的工具，幸而不被敌人发觉。

湖祭三

手术完后，巴极的声音响起道：“把他送至迎客楼，记著给他最好的房间，他的身体虽很强壮，我看也要到明天才可回醒，找人二十四小时看紧他。我要和他面谈。”

手术室门打开，守候在外的大汉步了进来，把他推了出去。他感到给人用担架床抬上车子，最后送到一张床上，他知道这时正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，不宜行动，乘势倒头大睡起来，睁眼时已是天明，睁眼后第一个动作，就是先在胸前一阵搓揉，把一块人造的假胸皮取下来，胸肉后有排管状仪器，凌渡宇把能发射四枝麻醉针的发射器取下来，才把胸皮贴回去。

窗外白蒙蒙一片，梦湖在哩许外，云雾的散聚，若现若隐。

凌渡宇神思飞越，一把轻柔的女声把他惊醒，是那爱丽丝的声音。

爱丽丝的声音从四方八面传来，使人很难辨别声音的来源，对方传音的设备非常巧妙。

爱丽丝道：“凌先生，你好！昨晚睡得好吗？”

凌渡宇诈作抬头四处找寻声音的来源，一边抚著头，扮作麻醉药后的昏沉，答道：“好！很好！叫巴极滚来见我。”

爱丽丝毫不动气，温和地道：“博士现在邀请你和他共进早餐。”

凌渡宇苦笑：“我可以不愿意吗？”

爱丽丝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假设你答应博士安心在这里住上一段时期，甚至可以让你在这处自由行动，绝不干涉。”

凌渡宇暗忖，若不是他知道对方在他身上下的手脚，目下一定会大惑不解。口中答道：“好！我答应。”

爱丽丝估不到凌渡宇答得如此爽快，呆了一呆，有点犹豫地应道：“我会向他请示，好了！你是否接受邀请？”

凌渡宇笑：“假设你也参与，我欢喜还来不及呢，那会拒绝？”

爱丽丝浅笑中透自对自己美丽的自信，道：“请你步出客房，夏太太会把你带到那里去。”

凌渡宇站起身来，走出房外，那是一个小客厅，连著浴室和厨房，布置充满现代的气息，清雅大方，若不是身为阶下囚，这真是个小休的好地方。

凌渡宇来到门前，发觉根本没有门把，也不见任何锁孔，是一道电子控制开关的门户。

门子缩入左边墙内，露出通往外间的出口，一位二十七、八岁，身材动人，颇有风韵的黄肤女子盈盈立在门外，向他作了鞠躬状，道：“凌先生，我是夏太太，请随我来。”当先向左方走去。

凌渡宇跟著她身侧，鼻中嗅著她身上飘来淡淡的香气，问道：“你是日本人吗？”

夏太太惊觉地瞥他一眼，道：“凌先生的眼真锐利。”脚步加快，走出了大门外。

凌渡宇回头一看，昨夜的房子是一层用砖砌成的平房，非常别致。屋外有道蜿蜒往右方的柏油道路，路旁植满树木，空气清新。

夏太太往柏油道上大步走去，凌渡宇估计目的地近在咫尺，否则早有车恭候了。就在这时，心现警兆，那是被人暗中偷窥的感觉，这地方表面和平宁静，其实笑里藏刀，步步凶危。

夏太太回头招呼道：“快来吧！”

凌渡宇跟了上去。

早上七时多了。

太阳在东边化作一个红红的初日，大地一片生机，离湖的薄雾逐渐散开，像蜘蛛织成的丝网，可是任由日照风吹，仍是黏缠不散，覆盖梦湖。

罢转个弯儿，一所气势雄伟、堡垒式的华宅矗立眼前，一扇中开的大门前站了两名身穿西服的大汉，对凌渡宇虎视眈眈。带著一股敌意。

凌渡宇随著夏太太走到门前，门前右边的大汉面善非常，省起此人是那天在直升机旁追上雅黛妮的小胡子，自己枪杀他的同伙，对方自是难以欢颜相向。

凌渡宇若无其事，经过小胡子身侧，待要进入屋内，小胡子沉声道：“小子，我早晚要向你讨回公道。”

凌渡宇眼睛落在他腰际勾挂著的软鞭上，那天此人先以准确如神的枪法，击掉雅黛妮手中的自动武器，后又以鞭梢，出神入化地把雅黛妮拖倒地上，是个绝不可轻视的敌人，待要答口，夏太太头也不回地道：“韩林！”语气中带有强烈谴责的味道。

小胡子韩林怵然垂头，低声下气道：“对不起，夏太太。”

凌渡宇进入屋内，啧啧称奇，夏太太只是一个下人，韩林对她的畏惧却是出自内心，不由得留心起夏太太来。

进门处是个足有四千方尺的宽敞大厅，全部仿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家私，充满古典情调，墙上挂了几幅油画，是荷兰划时代大师林布兰的作品，价值无可估计。

大厅内站了两位亭亭玉立的美女，一见凌渡宇，笑盈盈地迎了土来。

这那像囚犯的遭遇。

夏太太谦卑地退让一旁，两妹来到凌渡宇面前，左边的美女伸手和凌渡宇相握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……”

凌渡宇道：“不用说，你是爱丽丝了，我只想问你是否有名花有主，其他都不关重要。”

他大显浪子本性，出奇制胜，探听对方虚实，这爱丽丝属于巴极博士的核心人物，否则她的手下夏太太也不会拥有如斯特殊的地位。

两女笑得花枝乱颤。

另外的美女道：“你算是问对了人，梦湖水庄的历史上，只有五个人是自由身，不受『合约』的束缚，爱丽丝恰好是其中一个，要看你的努力了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这位美丽的女士是……”

爱丽丝介绍道：“她现在是博士的第三席妻子，我们都称她为三夫人。”

凌渡宇听得头也大起来，这处的规则大异外面的世界，教人摸不著头脑。

爱丽丝笑道：“不用费神，很快你会弄清楚一切，博士在露台，请随我来。”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随爱丽丝从大厅的侧门，步出露台。

露台高高在上，俯瞰哩许外的梦湖，水光反射著朝阳柔弱的光采，闪烁生辉，湖面雾薄霞轻，较远的地方隐没在茫茫的水气里，予人无尽的辽阔感。通往祭台的浮道直伸进雾里，活像通往虚无的捷径。

身形雄伟的巴极博士坐在餐桌前，背著他极目湖景，沉醉非常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一种奇怪的直觉，巴极和梦湖有种非常微妙的关系。

爱丽丝柔声道：“博士！凌先生来了。”

巴极悠悠转身。

两人作第二次照面。

巴极站起身来，露出淡淡的笑意。他的面孔较一般人稍长，蓄著林肯式的浓密胡子，配合著修剪得非常整齐的黑发，像美国内战时的北军将领。全套黑色礼服，使他更是仪容出众，威猛慑人。

凌渡宇特别留意他高挺鼻梁上的黑眼睛，那种深邃辽阔和精芒烁烁，是他平生罕见的，通常有这类眼神的人，都是有先天或后天修成的精神异力。他凌渡宇本人便拥有这类眼神。

巴极直望凌渡宇，伸出大手以纯正的国语道：“你虽然恨我入骨，但不介意和我握手吧。”

凌渡宇伸手和他相握，若这样拒绝，未免太小气了。

巴极的手粗壮有力。

爱丽丝悄悄退回厅内，关上门，宽大的露台，剩下这两个对立的人和远方美丽的梦湖。

两人在餐桌前坐下。

凌渡宇道：“早餐在那里？”

巴极眼中射出笑意，举起大手一拍，立时有美丽的女士奉上早餐，不一会，桌上摆满了精美的食品。

侍女退了出去。

凌渡宇望也不望桌上的美食，盯著巴极道：“我的朋友雅黛妮，她也要吃早餐吧？”

巴极毫不退让回望凌渡宇，淡淡道：“雅黛妮情绪不稳定，还是让她休息多点，不过请你放心，只要我们间的事能谈得拢，本人保证不动她一个指头。”

这是威胁，凌渡宇眼中闪过怒火，冷冷道：“想起你的禽兽行为，她的情绪怎能稳定。”

巴极眼中精芒毕露，站起身来，走到露台的栏干前，远眺若现若失的湖景。

巴极霍地转过身来，道：“我从未向任何人解释过本人的所作所为，一方面因为我不须要作出解释，更重要的是俗子凡夫，岂能明白。”

凌渡宇嘴角牵出一抹嘲讽的笑容道：“如此凌某洗耳恭听了。”

巴极望向远方的云雾，道：“人之欲望，自生即有……”忽又沉默起来，这时他背对著凌渡宇，故而看不到他的神情。

微风从梦湖吹来，拂上凌渡宇的脸上，在柔阳下分外轻爽。

巴极又转过身来，脸上激动的神情一闪即逝，道：“当我第一次见到雅黛妮时，她坚毅的表情，充满活力美丽的身体，无不对我造成巨大的吸引力，使我产生强烈的占有欲，我要打破社会把女人捧上『凛然不可侵犯』的『神台』上的禁忌，去得到她。”他的胸口有些微的起伏，所以尽避他面容回复平静无波，凌渡宇也知道巴极陷在刺激的回忆里。

巴极续道：“那样做之前，我也曾经问过自己，应否循序渐进，凭我的风度学问，先取得她的芳心，再夺她的肉体？那样是否也较有女爱男欢的情趣？”

凌渡宇默然，心中却不得不承认，尽避雅黛妮和他是在敌对关系，可是男女间事非常奇妙，凭巴极的风度、学养、人品和权势，的确做成极大的魅力，足可赢取雅黛妮的芳心。比如他自己，尽避恨之刺骨，可是现在和巴极面对面，却又发觉并不是那样恨他，这种感觉极为矛盾。

巴极把椅子拉开，坐了下来，深邃的眼神盯著凌渡宇，道：“我知道那是不同的，当我认识她，追求她，讨她欢心……一切都会改变了。我第一眼看到她时，在心中为她塑造的形象亦会因加深的认识而瓦解冰消，所以假设我想得到最好的东西时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在我初见她时，在我最想得到她的欲望的峰颠时……”他的手有力地向前攫抓，冷冷地道：“即时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法得到她，而不是迂回曲折、旷日持久的方法，那是另一类的游戏，本人在那一刻恰好没有那种心情。”

凌渡宇冷冷接道：“只有通过这种禽兽的行为，才能满足你的兽欲，是吗？博士。”

巴极看著自己紧抓的拳头，嘿然笑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们谁人身内流的不是禽兽的血液，你认为我们真是比禽兽优胜吗。对不起，我不认为那是事实，或者我们比它们优胜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是会和能说谎话的禽兽。”

凌渡宇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，道：“不要将你自己的劣行，加诸每一个人身上。”

巴极仰天长笑，道：“伪君子比真小人好得了多少，若要是真诚，每一个男人都应该说：我欢喜每一个女人，而不是其中某一个。但他们要压制这想法，道理很简单，他们不肯忠于真的自我和欲望，又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那能力，巴某却有！”

凌渡宇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巴极可怕的地方是他能为自己的恶行找出理论上的支持，一旦这类人得到权势，便会为祸人间了，有好气没好气地道：“阁下只求逞一时之快，你有否想过受害的弱者呢？”

巴极冷笑道：“雅黛妮当时的享受，绝不下于我，那是人类经验的极峰，她之所以恨我，是因为我使她不能原谅自己。蠢货！”

凌渡宇大喝道：“闭嘴！你最大的罪恶就是利用自己远胜一般人的条

件，肆意横行……”忽地住了口，警觉地回头。

门打开，两名神态威猛的大汉，挟持著一个人进来，正是适才在屋外警告凌渡宇，擅于用鞭的小胡子韩林，面色苍白得怕人。

巴极缓缓转过身来，懒洋洋地盯著韩林，一言不发。

小胡子韩林嘴唇颤动，似欲发言，终于默然低头，连脚也抖震起来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怜惜，这样一名高水准的职业好手，在巴极的种种手段下，变成了猫爪内的小鼠。他刚才未说出的话，是想指出巴极可恶的地方，正是他利用自己深悉人性的弱点，不单止做成肉体上的伤害，还从深入的精神层面，去做成对方无可弥补的创痛。

巴极温和地道：“韩林，合约上第十三条，说的是甚么？”

韩林低著头，囁嚅道：“五年合约期满，合约乙方的受雇者，将可获得二百万美元之酬劳，并回复自由的身分。”

巴极轻笑一声，柔和地问道：“你是否不满意这条件？”

韩林把头摇得波浪般地摆动，颓丧地道：“不！不！我非常满意，那足可以使我下半生无忧无虑了。”

巴极淡淡道：“我看你是不满意的，否则怎会忘记了第十七条条款。”

韩林焦急地抬起头来，道：“不！我记得很牢，那是：凡在合约期间，有违合约雇主的指令，不单取消合约期满的酬金，还须接受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惩罚，不得怨怼。”

巴极双目神光暴涨，道：“凌先生是我的贵宾，你对他失去应有的礼貌，是严重的违令，给我推出去。”

两个大汉应喏一声，把韩林押了出去，后者竟然默不作声，连求饶也不敢，可见巴极的雷霆手段了。

凌渡宇淡淡道：“巴极你驭人确有一手，恩威并施，好了！我听得太多你的废话，告诉我，是要和我谈甚么？”

巴极面上闪过一抹奇异的神色，似是忧伤，又似是兴奋，沉吟起来，好一会才低头轻声道：“我要你给我找一个人……”

凌渡宇跳了起来道：“甚么？我是办寻人公司的吗？”

巴极低声下气地道：“对不起！我说得不太清楚，我要你帮我找寻的，或者并不能算一个人，因为她在三年前，已因病去世，我亲手把她火葬。”

凌渡宇坐了下来，疑惑地望著巴极，摇摇头道：“你辛辛苦苦捱了个哲学博士回来，又历尽艰辛，用种种无耻手段，夺得偌大的罪恶企业王国，居然落得此种神经错乱的下场，令人鼓舞之极。”

巴极不理他的冷嘲热讽，把一份文件放在台上道：“这是寻……寻找某一目标的合约，酬金是一千万美元，约满后你和雅黛妮可以自由离去，而且约期是一个月，只要是用尽全力，不论成败，也当合约已履行，这样的条件，你想想吧！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奇道：“难道你不怕我虚应故事，混上一个月，然后人财两得，大模大样离去。”

巴极仰天长笑，有种说不出的自负和豪气，道：“若凌渡宇要这样做，便这样吧！钱财身外物，黛妮她我亦绝无半点伤害之意，否则当日岂会让她逃去，只要你肯签约，我便照足合约办，巴某以狠辣著称，几时有人说我是背信弃诺之徒。”

凌渡宇为之气结，霍地站起身来，断然道：“你和我之间已因高山鹰一

事深仇难解，岂有交易可能……”

“哎……呀”一声惨叫划破宁静的空间。

号叫来自梦湖。

凌渡宇愕然望向梦湖，祭台上人影闪动，一个大木架竖立起来，似乎绑著一个全身赤裸的人。

“呀！”第二声惨呼响起，隐隐有呼呼鞭声，凌渡宇立时想起雅黛妮被鞭打的战友。

巴极面容不见半点波动，平静地道：“那是韩林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”

惨叫一声接一声传来。

凌渡宇坐了下来，沉声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杀我？”

巴极盯著他，一字一字地道：“你这种人，和我一样，卖少见少，我是绝不会杀你的。”这样对敌人坦白，亦属奇闻。

凌渡宇道：“那我可以走吗？”

巴极狡猾一笑，道：“对不起！这世界并没有此等便宜事。”话锋一转道：“假设你能给我把她找回来，我可以答应你，由那一刻开始，我绝不沾手任何与毒品有关的事。”

凌渡宇大为意动，这是变相的做好事，没有了巴极的推动，南美洲毒品的流散最少要减低五十个巴仙。巴极为何这样委曲求全来说服自己？为甚么以他的权势，仍要倚靠他的帮助？究竟这是甚么一回事？这个她是否真的死了？

巴极静静地等待他的反应。

远方的惨叫，在空气中激荡。

凌渡宇道：“我要静静想一想，请你先把这令人烦厌的噪声去掉。”这是变相地求他饶了韩林。

巴极笑了起来，嘲弄凌渡宇的软心肠。

远方的鞭音惨叫，倏然而止。

巴极身上有著精巧的传讯设备，可以在不动声息下，发出指令。

可怕的对手。

凌渡宇道：“我要游湖！”

巴极神情一动，想了想，道：“让爱丽丝陪你吧。”说罢缓缓转过头去，深望著里许外的梦湖。

凌渡宇随著他的眼光，望往似真如幻的湖景。现在不要说巴极，连他也对这活像有生命的湖，生出了特殊难言的感情。

这个湖，和人类的梦想有何关系？

为甚么被称作：梦湖。

这个巴极要他去找的“她”，和梦湖有何关系？

碧绿的波纹，在湖面荡漾，小舟划过，分出两道水纹，向后方扩大开去，溶入梦湖的水波里，活像外来的文化，被本土更具特色的文明同化了。

湖水微温。

凌渡宇把手从湖水中抽出来，抬头望向舟尾运桨操舟的美丽女子：爱丽丝，巴极的女管家。

木桨划入湖水内，打出一个深深的漩涡，漩涡转了开去，很快结束了短短的生命，回复湖水的一分子。

爱丽丝回望凌渡宇，嘴角绽出一个动人的笑容，轻摇长垂的秀发。

凌渡宇看得呆了片晌，才记起早先脑海升起的问题，把手举在仰起的面上，浸湿的手掌，滴下了一滴晶莹的湖水，凌渡宇用口接过，味道有点咸。

凌渡宇闭上眼睛，轻柔的阳光，透过薄薄的湖雾，晒射在面上。

凌渡宇一手支撑在身后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也分不清楚来这里是寻仇，抑或是度假。”

爱丽丝轻笑一声，眼光扫往远处岸边清绿的雨林，陶醉在清晨的宁静里。

凌渡宇又叹了口气，说出心中的疑问，道：“湖水为何有点温热？”

爱丽丝深深地望他一眼，道：“这是一个谜，博士曾聘请专家深入湖内查究，最深处竟达三千多英尺……”停了一停，似乎在思索一些事情。

凌渡宇耐心地等待。

爱丽丝续道：“湖底有个庞大的死火山遗迹，专家估计热流可能是由死火山某处泄漏出来，可是因为热流的移动不断改变，有违常理，终于没有结论，不过湖水经化验后，证实含有大量矿物质，所以梦湖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泉。”

凌渡宇露出深思的表情，把手再浸入湖水内。

爱丽丝不明白凌渡宇脑中在想甚么，把桨抽上舟上，任由小舟在湖面随波逐流，低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从未见博士这样看重过一个人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我应该感到荣幸吗？”

爱丽丝抬头盯著他，道：“你不会明白的，博士是个很特别的人，有他处事的原则。”

凌渡宇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对不起！他的原则是为他自己而设，在我眼中，他是个无恶不作、以别人痛苦为自己快乐泉源的毒泉。”

爱丽丝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不清楚了，博士的所谓毒品生意，全属可卡因、大麻等软性毒品，这类东西，在北欧和美国很多地方，已变成半合法化，只是因为牵涉到烟酒商的庞大利润，所以始终争取不到合法地位……”

凌渡宇闷哼一声，道：“医学早有结论，即管是软性毒品，也对人体有害，爱丽丝小姐不是不知吧！”

爱丽丝道：“烟酒何尝无害，为甚么仍可公然卖买？”

凌渡宇眼光望向湖水，道：“已存在的错误上，是否应再加上一个。”

爱丽丝垂下长长的睫毛，一时语塞。

凌渡宇不忍迫她，话题一转，问道：“谁人给这地方，安上梦湖这样的鬼名字？”

便阔的湖面上，雾气愈趋愈薄，阳光洒落湖面，波光闪闪。

爱丽丝道：“博士搜集了所有有关梦湖的资料，据说在很久远的年代时，附近的土人每年都在梦湖举行盛大的祭湖仪式，把一个美丽的处女，用火舟送往湖心，献给湖神，祈能雨顺风调，谷物丰收。”

凌渡宇脑海中立时勾出一个鲜明的图象，美女给缚在堆满柴火的船上，在烈焰和土人膜拜下惨叫哀号的场面。

爱丽丝道：“梦湖对土人来说，是远近河泊之神居住的地方，喝了巫师的神水，可以在湖雾最浓时，看到奇异的神迹。”

凌渡宇把桨提起，向岸边划去。

两人沉默起来。

梦湖究竟是否真有神？

一群鱼在水面近处掠过。

凌渡宇“噫”一声，坐直身子，指著东岸一块突起的大石道：“那块石很古怪，比附近所有石最小大了十多倍，像是由远处搬来那样。”

爱丽丝道：“你的观察力真敏锐，那是梦湖最怕人的一个地方，叫作『哭石』，几乎自有历史以来，便有存心求死的人，来到这哭石处，投湖自杀，哭石下有几道地底暗流，做成暗涌，即管精通水性的人，也是非常危险，哭石得名的原因，是自杀者的亲人，来到石上哭祭。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样一个地方，巴极要来干吗？”

爱丽丝道：“博士相信人杰地灵，不畏鬼邪异力，但是，三年前……”忽地住口不言。

凌渡宇望向她，道：“三年前怎样了，发生了甚么事。”

爱丽丝茂恐垂首，道：“我不能说，让博士告诉你，噢！博士说有事情求你，究一竟是甚么事。”

凌渡宇讶道：“甚么？连你也不知吗？”

爱丽丝忽地惊叫起来，道：“噢！你要划到那里去？”

凌渡宇道：“我要往哭石一游。”

爱丽丝尖叫道：“不！我不想去。”

凌渡宇又道：“又不是叫你去投湖自尽，你怕甚么？”

爱丽丝现出恐惧的神情，道：“踏足哭石，我只试过一次，那天虽是阳光普照，仍有一股阴寒恐怖的感觉，那经验太可怕了，你要去，恕我不敢奉陪。”

凌渡宇轻松地耸耸肩，道：“我偏不信邪，我们在附近的岸边上岸，我要走过去……”

眼睛示威地瞟向面色苍白的爱丽丝，道：“看看恐怖阴森到甚么地步？”

爱丽丝低头不语。

凌渡宇心中有点奇怪，爱丽丝在巴极的罪恶集团内，身居高位，每日都要应付黑道中的人物，可是现在横看竖看，都像一个单纯的女孩，对自己亦有种奇怪的信任和不用机心？这是甚么一回事？

小舟轻震，船头碰上岸边的泥。

凌渡宇站起身来，向爱丽丝递出他的手，后者犹豫了半晌，把手放进凌渡宇的掌握里。

湖祭四

凌渡宇把她拉起来，感到她的手有点颤震，有点紧张。

哭石在右方百多码处静静躺在岸边，一截浸在水里，像只伏在岸旁俯身喝水的怪物。

凌渡宇放开爱丽丝，以轻快步伐向哭石大步走去。

爱丽丝站在他身后，欲言又止。

哭石在眼前扩大。

露在泥外的石身，光洁平滑，像个巨大的平台，斜斜由地面向上升起，伸出湖水里，最高点刚巧在临湖处，离地足有二十多尺高，然后向内收入，做成一个独立悬空的孤崖。

凌渡宇缓缓踏上哭石，一直走到边缘尽处。

这个角度下，梦湖广阔的湖面，水波荡漾，银光闪闪，对岸的雨林，

成为一长条的葱绿。

望向石下，水流外表似乎平静无波，细看之下，水面远较平滑，显示一股力量，在水下作用著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代表了水内强力的暗流。

自有哭石以来，不知多少人在此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想到这里，凌渡宇忽地升起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。

全身汗毛倒竖。

一股几乎完全无法抗拒的惊悚恐怖，蔓延至心灵的每一个角落。

刹那间，成千上万的冤魂，一齐在向他哀号。

他的胸口像给千斤大石紧压，大口地喘起气来，震骇的感觉不断增加，凌渡宇踉跄地踏前一步，来到哭石的边缘，只要再走前一步，他要像以前来自杀的人一样，掉进凶险的水流内。

冷汗从他额上标出来。

凌渡宇悲叫一声，双手抱著头，正要向前跳出。

一对手这时从后紧抱著他，把他拖了回去，凌渡宇无力地被扯下哭石。

一把声音不断急切地呼唤他的名字，凌渡宇逐渐回复神智，茫然地抬起头来，接触到爱丽丝关心焦虑的美眸。

凌渡宇发觉全身湿浸汗水，软弱地道：“天！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爱丽丝双手穿过凌渡宇的虎背，大力抱著他，曲折动人的胴体，紧挤著凌渡宇，给予了后者高度的安全感和温暖。

她的身体比凌渡宇矮上少许，面庞离开他的只有数寸，青春健康女性如兰的口气，喷在凌渡宇的面上，使他迅速复原。

爱丽丝无限怜惜地道：“你几乎跳下湖水去，幸好我早便留神……”

凌渡宇望著她丰润的红唇，一张一合，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欲望，很快又克制下去，奇怪地问道：“为甚么你早便留神，你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吗？”

爱丽丝点头答道：“同样的事，也曾发生在博士身上，那次也是我把他拉了回来……不知怎的，我第一次看见你时，感到非常熟悉……觉得你和博士有非常近似的特质，所以我……很愿意信任你……喜欢你……”

凌渡宇道：“同样的事，有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？”

爱丽丝摇头道：“其他的人，大多毫无感应，充其量也只像我那样感到阴寒恐怖，只有博士是例外，还有你……”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爱丽丝凭著女性敏锐的直觉，感受到他和巴极两人都是有精神异力的人，这也解释了她对自己的好感和信赖。

可是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？

爱丽丝忽地满脸红霞，娇羞地低下头，神态动人至极，似乎在这一刻才醒悟到两人的亲密接触。

假设她表现得像淫娃荡妇，凌渡宇必因心中鄙视，而失去亲近她的欲望，但她这少女的羞态，反而挑起他原始的欲望，对他产生强大的引诱力。

爱丽丝有点畏怯地缩回紧抱著他腰背的手，动作缓慢，予人难舍难离的深切感受。

凌渡宇眼中脑际填满她诱人的神态，一对有力的手条件反射般把她反搂向自己，肉体的磨擦和紧挤，把怀中的美女弄得“嗯”的一声，全身软靠著他。

爱丽丝抬起飞红的俏面，一对美目抵受不住凌渡宇深注的眼神，眯成

两线。

凌渡宇忘记了两人外的一切，重重吻上她的樱唇。

爱丽丝软弱地一声樱吟，沉醉在两性相触的世界内，像梦湖的湖水，溶流合运，内里却有激冲的暗涌。

天地在那一刻停顿下来。

车辆驶近的声音从左方的路上传来。

凌渡宇首先惊醒。

爱丽丝轻轻推开他，转过了身，高耸的胸口强烈起伏。

车辆在他们左方十多码处停下，一名大汉走出车来，打开后座的侧门。

爱丽丝当先走了过去。

两人并排坐在车尾，车子向玻璃屋的方向驶去。

直到抵达玻璃屋，爱丽丝仍是垂著头，一言不发。

车子在一所平房前停下，凌渡宇认得是他昨晚休息的地方。

爱丽丝望向他，一触他灼灼的眼神，立时别过头去，才道：“你先休息一会吧，博士将与你共进午餐，我待会才来接你。”

凌渡宇摇头道：“我不需要任何休息，我要求见见雅黛妮。”

爱丽丝几乎是立时道：“不！你不可以见她。”

凌渡宇冷笑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爱丽丝转过俏面来，情绪很不稳定，道：“她一切很好，你为甚么要见她，难道不信任我吗？”

凌渡宇看到她眼中的嫉妒，不禁哑然失笑，柔声道：“当我是探望一个朋友，见她一面，谈上几句，行吗。”

爱丽丝横蛮无理地道：“不！”凌渡宇为之气结。

巴极博士的声音在车内响起，道：“爱丽丝！让凌先生去见雅黛妮吧！不过要照足保安的规则。”

凌渡宇乍闻巴极的声音，吓了一跳，才醒悟巴极是通过车内的传音系统说话，由此可见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全在这魔王的监视下。

爱丽丝咬著嘴唇低头，道：“是，博士！”

凌渡宇见到爱丽丝如此遵从巴极，心中大不是味儿，这种心理，微妙异常。

车子再次开出。

爱丽丝俯身过来。

凌渡宇吓了一跳，难道她忽尔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要和他当著司机亲热。不过他很快知道原因，爱丽丝面无表情地给他戴上一个眼罩。

这就是巴极刚才提到的保安措施。

巴极令人害怕的地方，就是一切事物，外表都和平宁静，骨子里却是严刻之极。一步也不放松，幸好他还未处于完全的劣势。

他一言不发，把精神集中，默记车行的路线。

多年禅坐的修行，使他身体内有一个无形的时钟，能精确地把握时间的短长。

车子左弯右拐，时快时慢。

凌渡宇估计对方蓄意绕上几个弯子，使他迷失去向。

二十五分钟后，车子停下。

凌渡宇像盲人一样，由爱丽丝把他拖出车外，进入了一所建筑物内。

眼罩除下。

这是一个大厅模样的地方，除了他和爱丽丝外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但凌渡宇的第六感告诉他，最少有两对眼睛，通过隐蔽的电视眼，监视他的行动。

爱丽丝面无表情，指著一道房门道：“她在里面，你自己进去吧！”

凌渡宇伸手轻薄地拧了她面蛋一下，在她未及抗议前，大步向房门走去。

房门自动缩入墙内，又是一道电子控制的电闸。

凌渡宇走了进去。

里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寝室，一名女子背著他坐在一张椅上，面对著墙。

电门在身后关上。

雅黛妮并不转过头来，沙哑著声音道：“巴极！你终于来了吗？”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。

雅黛妮霍地转过头来，叫道：“凌！是你！”

凌渡宇张开双臂，雅黛妮并没有扑入他怀里，只是哀怨之色更浓，垂头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牵累了你。”

凌渡宇走到她身边，拉过她冷冷的手，恳切地道：“不用抱歉！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在她手心写道：“今晚我会来，”跟著乘势把能发射四支麻醉针的发射器，塞进她手心内。

雅黛妮神情一动，眼中现出非常复杂的表情，柔声道：“不要再理会我。”

凌渡宇捧起她苍白的面庞，正要说话，爱丽丝的声音响起，冷然道：“凌先生，你已见上一面，又说上了两句，请立即离开。”

凌渡宇哑然失笑，女子嫉忌起来，确是不可理喻。

当天一时正，巴极在玻璃屋和他共进午餐。

巴极很专心在吃他的牛排。

表面看来，两人像一对老朋友，远超于有深仇大恨的敌人。

巴极抬起头来，他那带著有点近乎妖异力量的精眸，盯著凌渡宇道：“那件事，你决定了没有。”

凌渡宇把注意力从鸡肉沙拉处提回来，迎上了巴极的眼神，道：“假设你结束了你贩毒勾当，请问阁下将何以谋生？”这是详论细节，若巴极不能举出足够的理由，证明他的确可以结束他的贩毒生涯，那就只是空口白话。

巴极淡然笑道：“本人囤积的财富，足够我维持目前的庞大开支，直至我一百岁。”

凌渡宇丝毫不为所动，摇头道：“权力财富，有若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你更是位高势危，一旦退出，后果不堪想像。”

巴极赞许地点头，道：“你对黑道的权力架构，有深入的体会，然而对本人的了解，还是不够。我财富的来源，毒品卖买只占小宗，真正的来源，是通过军火卖买和各地的投资取得，我之所以和贵组织结下仇怨，是因贵组织惹怒了南非政权，而凑巧他们是我军火卖买的大客，故而我义不容辞……”

凌渡宇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闭口！义不容辞，岂是你这种人说的，你只是一个为了利益金钱，无恶不作的凶手。”

巴极眼中电芒闪烁，动了真怒。

凌渡宇毫不退让，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，迫视对方。他作了最坏的打

算。

巴极仰天狂笑，傲然道：“天地间弱肉强食，各取所需，我巴某人虽是无恶不作，亦只取自身所需，从不杀害无关之人，正如原野中之猛兽，猎取足够的食物便可，这事有若天理，何错之有。”

凌渡宇不怒反笑道：“那将敌人绑在祭台上鞭打施刑，又是你那一种需要？”

巴极接口道：“若无霹雳手段，如何服众。而且事后我让贵组织以金钱将他们赎回去，还不宽大吗？”

凌渡宇迫问道：“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在任何一个行业也可以出人头地，为何却走上了罪恶的道路？”

巴极笑道：“这事你比我应更清楚……”眼光望往露台外波光闪闪的梦湖，眼中泛起沉郁的神情，轻轻道：“人类最大的公敌，你知是甚么东西吗？”他有力地转过身来，左手握著拳头，因为用力的关系，连手筋也像蚯蚓般爬满手背，声音提高了不少，叫道：“不是疾病，不是衰老，也不是死亡，而是不能解释的『沉闷』和『平凡』。”

凌渡宇表面虽是冷然无动于衷，心中已起了共鸣，他知道巴极跟著要说出来的话。

巴极迅速地回复一向的冷漠，转身望向梦湖，凌渡宇再次感到他对梦湖的奇异依恋。

背著凌渡宇，巴极淡淡道：“人类一个最大的劣根性，就是不能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，任何东西，一习惯了，便失去了刺激和『浓度』，无论在权力、财富、爱情的追求上，莫不如此，阿历山大大帝，因没有可供征战的土地而哭泣，你！凌渡宇，管你是甚么理想和形式，还不是参与了出生入死的生涯，接受一个比一个艰困的任务，本人自问能在任何行业出人头地，可是即管我当上总统，除非发动战争，否则在和平时期，重重牵制下，生活还不是平凡和乏味，怎似目下的多采多姿，每一刻都是惊涛骇浪。”

凌渡宇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你的话不无道理，关键的地方，是在于你的手段和带来的后果，这亦是善和恶的对立和分歧……”

巴极转过身来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话题一转道：“我要你考虑的『寻人合约』，你的决定是怎样？”

凌渡宇道：“那个人是否真的在三年前死去？”

巴极断然道：“除非你答应签约，否则将不再谈论其中细节。”

凌渡宇怒道：“若你不先透露个中玄虚，休想我会答应！”

巴极面上站出个奇怪的笑容道：“假设合约中的一个条件，是能还你一个回复正常的高山鹰，阁下又有何高见？”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叫道：“甚么？”这一著给巴极命中他的要害。

巴极若无其事的道：“从一开始，我便没有杀死高山鹰的打算，所以我向他施放的毒气弹，是提炼自南美洲土人的一种烈性麻醉药，虽能造成死亡，过程却是非常缓慢，可达九个月至十一个月之久，中毒者产生严重休克，变成植物人，可是假设能在中毒后五个月内以解药施救，将可以百分之一百地康复过来。”

凌渡宇胸口不断起伏，到这一刻他深切感到巴极的厉害和老谋深算，几乎每一步都是被他取到主动，有如波浪般的汹涌推来，逐渐瓦解敌人的意志。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为甚么要这样做？”

巴极仰天长笑，眼中精光闪闪，把手一伸，指著凌渡宇道：“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请你来，阁下是『抗暴联盟』的首席皇牌，也是唯一能助我解决事情的人。”

凌渡宇毅然道：“明天正午，我给你一个确实的答覆。”

巴极眼中刚露出笑意，转瞬又被哀郁替代，点头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跟著扭头望向梦湖，缓缓道：“雾浓了！今晚将有大湖雾。”

梦湖茫茫之色更重，雾和湖有种令人难以言喻的神秘关系。

在浓雾里，哭石会否真的哭泣起来？

那个下午，凌渡宇在软禁他的房子内度过，晚餐也在房内进食，表面上，屋内只有他一人，但他灵敏的直觉告诉他，他的举手投足，莫不在敌人的监视下。巴极可怕的地方，在于他所有制伏敌人的布置，都是在令人难以觉察下进行。

爱丽丝没有出现，凌渡宇倒有点想念她，这是位奇怪的美女，他的心中也不时闪过爱丽丝的助手那日本女子的娇俏身形，她有种特别的气质，使他特别留意。

谤据组织的情报，巴极的私人军队达到二千多人，另有各种为他提供不同服务的专家，数目在二百至三百人间，可是在这里这么久，除了十来个西装笔挺的大汉，一点也感觉不到剑拔弩张的味道。这是巴极的特别风格。

到了晚上十时，凌渡宇走进梳洗间，从事临睡前的梳洗。

凌渡宇迅速取下剃须的刀片，在膝后的软肌里，把巴极私人医生藏在他肌肉内的微型追踪器，小心地取出来。

两粒追踪器像火柴头般大小，精巧处令人叹为观止。

出了梳洗间，关灯，上床。

他躺在床上，把薄被拉高，只露出少许头脸。

闭上眼睛，精神逐渐凝聚。

他比常人敏锐百倍的灵觉，感受到监视者的眼光，在他身上巡梭。他想到巴极对付手下的方法，就是赏重罚严，所以没有一个手下不在打醒精神，为他竭尽所能。兼且合约又有一定的期限，使人心理上更能鞠躬尽瘁，以一时的辛劳，换取未来的快乐，巴极确是深悉人性的不世枭雄，是他生平所遇到最特别的黑道霸主，或者只有日本的田本正宗（见拙作《月魔》）可堪比拟。

监视的感觉消去。

凌渡宇海豹般滑落床下，把预备好的毛巾杂物，迅速塞进被内，做出一个人睡在被内的假象。追踪器当然留在被内。

监视的感觉再出现。

很快又消去。

敌人对他的注意大大减弱。一来他身上被装上了追踪器，二来所有出入口都是由电子遥控，任他背生两翼，也难以逃遁。

他在地上迅速爬动，来到门旁。

凌渡宇在胸前一阵搓揉，脱下了人造胸皮，在胸皮后的一排精巧电子仪器内，抽了一枝出来。

这是可以识破密码锁的电子感应仪。

被监视的感觉再出现，这一次几乎是一闪即逝，显示敌人的警觉心非

常低。

凌渡宇不断调校手上感应仪的输出频律。

电子门缓缓打开。

凌渡宇闪了出去。

电子门关上。

凌渡宇待了一会，见敌人一点反应也没有，舒了一口气，才向大门走去。

十多秒后，他已在梦湖水庄错综复杂的通路上。

四周尽是白茫茫的浓雾，目力只及眼前十多尺的空间。

这最有利于他的行功。

路旁的街灯，化成一团团金黄的光雾。在湖雾里，灯光变成若有实质的东西，诡异莫名。

凌渡宇凭著影相机般的超人记忆，向著梦湖的方向移去。即管在视野不远的大雾里，他依然小心翼翼，利用树木的掩护，迅若鬼魅地行动。

二十分钟后，玻璃屋在眼前出现。

玻璃屋向湖的大露台上，左右亮起了各一盏金黄的大灯，灯光和浓雾混在一起，变成一圈又一圈向外扩散的光环，由中心的高亮度逐渐向外淡化，像两个招魂的灯笼。

招唤梦湖的精灵。

凌渡宇升起一股寒意，梦湖的雾，有种奇怪难言的特质，予人一种生命的感受。

湖雾不断地幻化，仿若人类抽象无形的情绪，以若有若无的雾气来呈现，这是否代表了湖神的心境变化。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收慑心神。

玻璃屋在他左侧，像只垫伏的凶兽。灵台两盏灯，又似凶兽凶光闪闪的双目。

身后的梦湖，迷失在茫茫的大雾里。

前方两排街灯，两排疏落有致的光雾，蜿蜒而上。

凌渡宇闭上双眼，集中精神，重温日间爱丽丝带他往见雅黛妮的情景。

他开始行动，向前行去。

来到一个分叉路前，他凭著过人的记忆，拣选了左边的方向，如此左弯右曲，半个小时后，他居然又回到玻璃屋旁的起点处，不禁暗骂一声，爱丽丝倒是狡猾，故意走上一大圈冤枉路，使他难以记认。

他这次走向沿湖的大道。

四周白茫茫一片，雾愈来愈浓，浓得化不开。

凌渡宇迎著水雾急行，发衣全湿，他一定要争取时间，在日出前完成一件事，就是救出雅黛妮，让她自行逃走，使他再无后顾之忧。

沿湖大道的金黄灯光下，浓雾染上了金黄的光芒，闪烁变动。

凌渡宇感到不安，原来他醒悟到这是通往哭石的路途。

大雾无限地向四方八面延伸。

就在这刻，凌渡宇眼角的余光，捕捉到左侧有物体在移动。

他迅速把目光移向左方，在白雾缠绕的林间，一个白蒙蒙的影子，轻轻地滑进了雾的浓密处。

凌渡宇心中一跳，不由自主地追了过去。

他在林木间矫健地穿行，片刻间推进了数百码，偏离了梦湖。

白影杳无踪迹。

凌渡宇心内气馁，在这样的浓雾中，要追寻一个穿白衣的人，便像要在黑夜的密林，找那全身乌黑的乌鸦，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

白影一闪。

凌渡宇豹子般弹起，箭矢般向白影扑去。

白影在浓雾里若隐若现，轻盈潇洒地在前方飘舞前行。

凌渡宇心中大喜，全力追去，不一会心中骇然，原来无论他如何加快速度，白影和他始终保持一段距离，仿若有一道无形的鸿沟，横亘在两人之间。

凌渡宇心中不服，试著放慢了速度，岂知白影眨眼下没入了浓雾里，吓得他急忙发力穷追，白影又在前方若现若失。

难道是雾夜出动的精灵。

凌渡宇好奇心大起，忘记了此行的目的，忘记了筹谋了半天的大计，誓要追个清楚明白。

白影直如脚不沾地的精灵，笼罩在若纱若雾的白烟里，在沿湖灯光的照射下，反映著眩人眼目的彩霞。

凌渡宇几乎肯定对方是位女子，身形绰约优美，动人心魄，平生罕见。

白影慢了下來，然后斜斜向上升高，仿似直往天上奔去，湖风吹来，她身上的白纱飘扬飞动，有若升天而去的仙女。

白影继续攀高，踏云而上。

凌渡宇呻吟一声，向前标去，这样一冲，脚下立即踏上坚硬的石头，一路走来都是松软的泥地，这一踏下，好像地面隆了起来。

白影在半空停了下来。

凌渡宇向前走上两步，发觉走在一道斜坡上，他骇然一震，醒悟到这是甚么地方。

他正踏足哭石之上。

女子站立的地方，是哭石最高点的尽端。

难道对方要效法以往的人，来此自杀。

凌渡宇大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狂风吹来，女子头上的轻纱跌了下来，露出垂云般的漆黑秀发，轻柔动人。

秀发浅摇，向后方飞扬。

女子别过脸来。

凌渡宇全身一震，肉体和精神同时凝固起来，彻底地被对方惊人的俏丽气质震撼。

近乎透明的俏脸上，嵌了对乌溜溜秀气之极的美眸，眸子若泣若诉，有种惊心动魄的幽怨和沉郁。

凌渡宇毫无保留地被她的眼神吸引。

似乎望著凌渡宇，又似乎不是。

她的轮廓锺山川灵秀之极尽，出尘脱俗。

凌渡宇想哭。

湖祭五

世界竟有如斯美态？这是只有在最甜梦境的至深处，才能邂逅的仙姿。

斑挑优美的身形，带有难言的骄傲和孤芳自赏的气质。

凌渡宇站在哭石的下端，茫然不知在何方，应作何事。

湖风把女子的秀发吹得飞动飘扬，黑发白衣，做成强烈的对比，使人毕生难忘。

一阵浓雾吹来，女子没入白茫茫的一片内。模糊里，她向哭石尽端外的空间飘去。

凌渡宇骇然大叫，向前扑去，一下子来到哭石的尽端，女子刚才站立的地方。

梦湖在石下化作一块广阔无边的雾海，急流的响声依稀传来。

凌渡宇一咬牙，跳了下去。

湖水微温。

他迅速沉下，湖内的暗涌，把他带得旋转起来。

凌渡宇回复钢铁般的冷静，张开手脚，踢掉鞋子，奋力从急涌挣扎开去。他胜在有苦行瑜伽的严格锻炼，连身体的毛孔也可以在水底呼吸，所以在水内生存的时间，比一般人长上好几倍。

暗涌的力量，愈接近水底愈强大，所以一入水内，他努力保持不沉下。

湖底一片黑暗，甚度也看不见，他奋力在湖底绕了几个圈子，力尽筋疲，知道再不走，不要说救人，连自己的小命也难保。叹了一口气，向一旁游去。他拣的潜游路线非常小心，避开了哭石下数个急流，即管道样，当他在哭石外百多码的湖面冒出头来时，已是险死还生，全身脱力。

难怪这里给人拣作自杀的好去处。

强烈的灯光在后方直射过来，耳际同时响起快艇的摩托声，扩音器响起的男声以英语道：“不要动，我们有四挺自动武器指著你的头！”

凌渡宇心中叹了一口气，省起雅黛妮曾告诉他，因为潜泳过湖，触犯了巴极装在湖底的电子感应，致一网成擒，此时深感其言非虚也。

凌渡宇身上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坐在桌子的一边。另一边坐的是面带笑容的巴极博士。

凌晨一时半。

这是玻璃屋宽大的露台，两旁的雾灯挥发著金黄的异彩，与露台内外的浓雾合力制造出一个如幻似梦的情景。

梦湖消失在大雾里。

偶尔雾稀时，梦湖反映出丝丝颤震的灯火，一切是那样地超离平凡现实的世界。

梦湖梦湖，不负尔名。

桌上放了凌渡宇早先脱下的两个微型追踪器。

被人从湖水捞起后，凌渡宇给押来此地。

巴极毫无愠怒之容，一面欣赏露台外漫无止境的浓雾，微笑道：“你是最受我看重的人，岂知还是远远地低估了你，不愧是凌渡宇，难怪连马非那老狐狸也在你手上栽了筋斗，事后还不明所以……哈……”狂笑起来。

凌渡宇啼笑皆非，他原本以为巴极一定勃然大怒，岂知对方反而露出赞赏的神态。

巴极收起笑声，侧头望向呆呆望著梦湖的凌渡宇，有点奇怪地道：“你在想甚么？”

凌渡宇虎躯微震，当然不想告诉巴极，他心中被那神秘女子的绝世丰

姿，完全占据了。

巴极见他不答，眼光转到桌上精密的电子零件，赞叹道：“你是第一个知道和解拆了我这种装置的人物。以自负不凡的雅黛妮为例，她离开了我足有年多，仍未能发觉她美丽的胴体被安装了我为她特制的追踪器。”

凌渡宇恍然，难怪巴极能步步追踪他们，又预早布下罗网，张开虎口。但巴极当年为甚么要放走雅黛妮，这依然是不解之谜。

巴极道：“凌渡宇确是不凡，若非一时兴起，跳入湖水里来个雾夜温浴，我们仍懵然不知你早逃之夭夭。”

凌渡宇听他语带讽刺，其实却是想激他说出真相，由此推之，巴极安装湖内的感应器，并没有察觉其他人的堕湖，想到这里，不由放下心来。

巴极见凌渡宇神情古怪，忽而皱眉，忽而色变，神态大异平日的镇定从容，他闭口不言，眼光转往笼罩露台内外的浓雾。前天他就是待在这里，迎接凌渡宇驾驶著直升机大驾光临，想不到两人目下又坐在一起，各怀心事地观看湖雾。两人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敌友难分，想到这里，巴极笑起来。

凌渡宇为他的笑声惊醒，道：“你有甚么方法，证明你的解药对高山鹰有效。”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巴极让雅黛妮带返玻利维亚，让高山鹰服下，使他断去后顾之忧。

巴极从容一笑。

凌渡宇知道他即要发出指令，全神留意他的动作，看到他探手入裤袋内，他的动作非常自然，无心者真是难以觉察。

玻璃屋通往路旁的门，分中滑往两旁，三名大汉走了进来。

整日未见的爱丽丝，也随著走了进来，手上拿著个小铁盒，美丽的俏脸绷得紧紧的，没有半点笑容，凌渡宇知道她在怪责他的逃走企图。

巴极淡淡道：“罗拔，伸出你的手腕。”

当中的大汉一言不发，把手腕伸出来。

巴极道：“注射吧！”

爱丽丝走了出来，打开小铁盒，拿了一个针筒出来，再从铁盒内一个小瓶中，抽了半筒墨绿色的药水。

巴极解释道：“那种土人秘制的药物，无论是从呼吸气管，又或直接注射进入人体内，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。”

爱丽丝开始为大汉罗拔注射，针药尽注体内。

凌渡宇暗暗心惊，首先，巴极料事如神，早知他会在这刻提出针药是否可靠的问题，故此著爱丽丝等人准备；其次，他这些手下对他的命令遵如圣旨，连眉头也不皱上一下，假设他的私人军队，每一个人也是这样，巴极手中掌握的力量，可说是惊人之极，足可以横行南美，这等敌人，想想也教人心寒。

大汉忽地踉跄后退，后面两个大汉连忙搀扶。

巴伍道：“放在地上。”侧过头来，向凌渡宇道：“你可以检视他中毒的症状，是否和高山鹰一模一样。”

事关高山鹰，凌渡宇不敢疏忽，仔细地察看，他特别留心罗拔的眼珠，呈现中毒的青蓝色，和高山鹰情形一样。

凌渡宇站起身来。

爱丽丝取出另一筒针药，为他注射下去。

巴极按了一下腕表。

凌渡宇完全没法猜测他在唤甚么人入来，这才醒悟到，抵达梦湖以后，他首次完全处于下风，急忙筹谋扭转乾坤的方法。

进来的是娇小的日本美丽少妇夏太太。她手上拿著那份“寻人合约”，放在桌上，又退了开去，她虽是低著头，凌渡宇却直觉到她的神色带著三分不屑。

巴极迫他摊牌了。

躺在地上的罗拔动了一动，再动，坐起身来。

巴极道：“站起来！”

罗拔站了起来，像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。

巴极道：“退出去！”

罗拔等三人退了出去，爱丽丝本想留下，看到巴极的手势，迫于无可奈何地离去，关门那望向凌渡宇的一眼，有著说不尽的委屈怨曲。

巴极眼光何等锐利，笑道：“爱丽丝身材样貌，都是上上之选，凌兄须记贵国『好花堪折直须折』的至道。”

凌渡宇最恨人把女性当作货物看待，怒道：“你这没有人性的魔鬼，枉爱丽丝对你忠诚不移，你却这样去践踏她。”

巴极眼中掠过怒色，寒声道：“凌兄也太古板，好了！这合约你考虑清楚了没有，我已在条件中，加进提供足量的解药，以使高山鹰康复过来。”他最后几句倒是毕恭毕敬，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。

凌渡宇摇头笑道：“希望你不是所托非人吧！”拿过合约，飞快地看了一遍后，签下了他的名字。

为己为人，他都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巴极满意地一笑，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打后的一个月內，我们是最亲密的战友了。”

凌渡宇长叹一声！这样的发展，非始料所及。

雾更浓了，把坐在露台这两个敌友难分的人，融成一体。

究竟寻人合约的目标是甚么？

第二天醒来，是九时十五分，爱丽丝在厅中等候。

气氛完全两样，巴极撤走所有监视他的人员，予他最大的活动自由。凌渡宇心中暗赞，巴极深明用人勿疑之道，怪不得手下肯如此为他卖命。

爱丽丝面容冷冰冰地，仍在怪他不顾而逃，毫无情义。

凌渡宇转身微笑道：“大驾光临，蓬壁生辉。”

爱丽丝一点也不领情，生硬地道：“谁有兴趣来找你，博士命我带你往他的游艇上，你可以起行了吗？”

看著她的女儿情态，凌渡宇忍著笑道：“只要你高兴，我随时也可动身，只不知今日的早餐，有没有一道『爱丽丝香唇』。”

爱丽丝寒著脸道：“请你尊重自己，走吧！”带头走了出去。

一辆吉普车，恭候门前。

两人坐上车尾，爱丽丝故意偏坐一端，诈作全神观望窗外的风光。

凌渡宇为人潇洒之极，毫不放在心上，尤其是他对爱丽丝这清纯的女孩颇有好感，那天一时不禁，情挑淑女，已有点后悔，这时乐得清静，希望她只是一时情动，事过即消，以他两人的关系，自是不宜有进一步关系，虽然他对男女之事，颇为开放，却不愿蓄意去伤害任何人。

一直到达巴极的豪华游艇，两人间无片语交谈。

巴极在船尾的看台上，设下早餐，招待凌渡宇。

爱丽丝和八名大汉，避进前舱，凌渡宇知道巴极要和他商谈寻人的细节了，不知为甚么，有点紧张起来。

游艇在广阔的湖面上飞航，艇末的摩打，翻起滚腾跳弹的白浪，拖著一道长长的尾巴。

浓雾早散去，阳光普照下，梦湖像片无尽无穷的大镜，反映著上空的白云蓝天。

令人愉悦的天气，很难联想到昨夜那梦幻般的神秘湖雾。

巴极一身雪白的猎装，气派迫人。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。闭目仰面，任由阳光轻抚。

巴极打开话匣，缓缓道：“昨夜般的大雾，梦湖一个月内最少有四天，都是黄昏开始，清晨始散。”

凌渡宇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为甚么会有这种情形？”

巴极道：“梦湖位于中科迪勒拉山脉和东科迪勒拉山脉间的低地，是马格达雷那河的支流湖泊，因地形低注，附近山脉形成的几道冷空气流，积聚在整个湖区上，冷空气吸收了梦湖蒸发的湿气，形成长年结聚的低雾，但在地球上，如此浓雾仍属罕有的现象，兼且夜来日消，更是奇怪，我曾请教过专家，他们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我有一种直觉，这雾是梦湖蓄意形成的。”

凌渡宇失笑道：“你好像把梦湖当作有意志、有生命力的异物了。”

巴极正容道：“我正要请教，你是否也有相同的感觉？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哑口无言。

他的眼光落在梦湖上，这个湖的变幻多姿，由第一夜驾著战机，来轰炸巴极的湖祭，他已感受得到，湖雾活如人类情绪的变幻，昨夜浓雾随著神秘绝色美女飘扬飞舞，更是幻化无常，仿若有灵性的生命体。

难道美女真是湖神的化身，自古以来享受著人类以活人的祭献？

巴极奇锋突起，问道：“你昨夜遇到甚么？”

凌渡宇摇摇头，把昨夜缠人的情景摔离脑海的舞台，话题一转道：“好了！言归正传，你究竟要我找谁？”

巴极的神态有点不甘心，不想以威凌的姿态迫凌渡宇说出真相，沉吟半晌，在怀内抽出一张照片，慎重地递给凌渡宇。

凌渡宇从容接过，一看之下，霍地站起身来，面色大变，叫道：“是她，是她！”

巴极也站了起来，紧张地道：“你在那里见过她？告诉我！”最后一句大声叫了起来。

凌渡宇胸口不断起伏，喘起气来，骇然望向巴极，道：“她就是经你亲手火葬的人吗？”

巴极点头。

凌渡宇软弱地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缓缓道：“你肯定她死了吗？”

巴极也坐了下来，低著头，面上神色变化得很厉害，忽晴忽暗，沉溺在痛苦和快乐交激的回忆里，足有数分钟之久，才惊醒地抬起头来，眼光瞟向天上飘舞的白云，悠悠道：“四年前，我第一眼见到晴子时，才明白甚么是一见钟情，而且是那样深切地体会到。”

“她的父亲是日本的富商，母亲是法国的望族，为了生意来巴拿马暂住，我……和她热恋起来，她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到梦湖与我双宿双栖，我为她放

弃了其他的女人，可是，她并不同意……不同意我的谋生方式……三个月后，她久郁成病，就那样去了……”巴极把脸埋在宽大的手掌内，神情激动。

凌渡宇暗忖，晴子死亡的原因，恐怕绝非巴极所说的那样简单，问题是现在不宜深究。

巴极道：“你手上相片中的她，穿著她最爱穿的白纱，她说：每天也要穿白纱，每天也要作新娘子。病死后，身上穿的也是白纱。”

凌渡宇不寒而栗，望向相片中的女子，秀发长垂，漆黑的眸子，像深夜里虚空中最亮的星辰、白纱轻柔若雪，衬著绝世的姿容，难怪连巴极也为她颠倒。

她正是那雾夜被他追逐的美女。唯一的分别，就是那美女比诸相中人，更具出尘脱俗的惊人神秘美和诡异的魅力，以凌渡宇的心灵修养，仍是不能自己，梦萦魂牵。

巴极俯首低回，以微不可闻的声音倾诉道：“我在她的遗体旁守候了三日三夜，在另一个大雾的深夜，把她放在一艘盛满鲜花和枯木的小舟上，放往梦湖的湖心，引火点燃，只有火，才配得起她……”

“以后每一年的忌辰，我点燃一只盛满鲜花和柴枝的小舟，作为对她的祭祠，那夜你驾机来袭时，小舟上的引火物还未点燃，你战机的炮火，引著了小舟的燃烧品，完成了今年的祭礼，看来我还要多谢你。”

凌渡宇很想笑言两句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尽避这黑道枭雄无恶不作，他对晴子的深情和思念是无可置疑的。

海深虽有底，相思却是无边岸。

巴极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她的葬礼后，我对她的思念，没有片刻能停止，我疯狂地从事各式各样的危险生涯，希望能以高度的危险和刺激，麻醉自己，岂知反而使我的财富势力扩展了十倍以上，才是始料所不及。”巴极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容，一个求死的人，偏死不去。

凌渡宇忽地明白了他要在湖中的祭台上强奸雅黛妮的心境。巴极藉那高度肉欲的刺激，忘记怀念晴子的痛苦。甚至他要把敌人鞭打，可能也是这种不平衡心态下的变态行为。

巴极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晴子死后八个月，在一个大湖雾的晚上，我见到她……”

凌渡宇默言不语，他早料到巴极要告诉他这种异象，因为他本人昨夜也见到这绝代的佳人——晴子。

巴极沉醉在他对晴子的思念里，沉醉在破天荒第一次向人倾诉这方面事情的情绪里，并没有觉察到凌渡宇的异样，续道：“她半倚著玻璃屋露台的栏干旁，穿著她最喜爱的白纱，大雾中若现若隐。她比以前更美丽了，她的眼睛，像海洋深渊内发光的宝石，那令人心碎的怨郁，是那样出众和超然，是不应存在这世界的美好事物……”

凌渡宇插口道：“你是否在做梦？”

巴极面容一变，正容道：“不！我当时绝对清醒……”

凌渡宇道：“会不会你思念过度，产生了幻觉？”

巴极失去了一向的从容和风度，面上的肌肉扭曲起来，一掌拍在桌上，所有杯碟跳了起来，狂喝道：“不！不是幻象，她的的确确在那里，以后每逢大湖雾的晚上，她都出现……”

凌渡宇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抓著她……”

巴极沮丧地道：“每次我走近她，她便逃走，返回湖里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甚么？她住在湖底的吗？”

巴极面上青筋现了出来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是梦湖把她复活过来！”

静默倏忽间占据了整个空间。

凌渡宇手足冰冷，他一直和巴极针锋相对，是不愿意归结到这个结论。

巴极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盯著凌渡宇道：“告诉我，昨夜你是否遇到她？”

凌渡宇呆了片刻，终于摊开手，点头道：“是！”

两人间的对峙，松弛下来。

巴极道：“我用尽一切方法，晴子亦是可见而不可即，于是我找来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灵媒和巫师，都是劳而无功，他们甚至连晴子的影子也见不著，于是我作了个广泛的调查，断定了这世上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帮助我。可是由于立场必系，在一般情形下，你不干掉我已是给足面子，于是本人用上了一点手段……”

凌渡宇闷哼一声，以示不满，心中同时转到另一个问题上，灵媒和巫师的失败，是否代表了晴子非是鬼魂一类的异物，难道真是梦湖的力量把晴子复活过来？使她再次成为有血有肉的人？

巴极道：“梦湖是我一生人曾到过的地方中最奇怪的一个处所。我第一次踏足哭石的遭遇，你昨天早上曾经历过，滋味如何？”

凌渡宇不答反问，道：“博士！请问你听过一个解释鬼魅存在的『分子记录理论』没有？”

巴伍这博士一愕后道：“愿闻其详！”

凌渡宇组织了脑内的思想，道：“有位心理学家，为一所著名的凶屋作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实验。他拣选了屋内闹鬼闹得最凶的房间，房内只有一张古老大椅，据说凶屋的主人是在这张椅上给人以凶残的手段谋杀了的，自此阴魂不散。”

“心理学家先后把三种动物，放进房间内去。第一种动物是老鼠，甚么反应也没有。跟著是一头猫，猫儿一步入房内，立时全身毛发倒竖，窜到角落，对著那椅子咆吼舞爪。最后是一只狗，它一进房内，即向著椅子狂吠，好像能见到那鬼魂一样。”

巴极透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这是否证明了鬼魅确实存在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可以这样说，不过这种存在，只是一种记忆体的形式。”

巴极皱眉道：“我不明白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科学界对这现象有个合理的解释，他们说，所有物质的分子，无论是石头、树木、泥土以至乎任何的物体，都有储存能量的能力。所以当一个人被凶残谋杀时，那人临死前的凄惨激情，使他的脑袋释放出大量远超乎平常人能放出的能量，周围物质的分子于是把这能量以某一种形式吸收和记录下来。猫、狗或拥有较常人敏锐触觉的人，例如你和我，便可以感应或接收到凶杀现场的物质分子内遗传的记忆，甚至因其刺激而产生幻象，做成鬼魅的现象。”

巴极紧锁眉心，思索著凌渡宇的说话。这个“分子记录理论”可以完满地解答了很多凶屋或凶地的问题。众所周知凶屋每多和凶杀有关连：医院是闹鬼最多的地方；没有人会感觉在殡仪馆是舒服的一回事，因为那虚的物质无时无刻不在大量吸收悲伤的情绪，反之，庙宇和圣殿教堂却吸收了人类

的精诚正意，感觉上自然是庄正宽容。

巴极道：“你这理论，或者解释了哭石的异事，但仍解决不了晴子的问题。”

凌渡宇泄气地道：“是的！无论在时间的长短、形象、地点，都非是这理论能解答，真教人头痛。”

巴极苦笑道：“若果真是这么容易解决，我何须用尽手段，把你引来。”

凌渡宇叹息一声，心湖内浮起晴子的绝世姿容，梦湖不但把她复活过来，还把她变得更美丽了，一种不应属于人间的、动人心魄的美。

梦湖！

是否你把人间的梦想实现了过来。

那天下午二时，凌渡宇回到梦湖水庄。

目下在巴极这私人王国内，他是享有完全的自由，巴极甚至赋予他随意进入他玻璃屋的特权。

整个下午，他都在沿湖区域闲散地踱步，他很久没有这样的闲情了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颇自得其乐。

今天是他来梦湖后天气最好的一日，直到黄昏，斜阳把西边天染得霞彩万度时，天空仍是清明如镜。

七时许他还舍不得离开，沿著梦湖的路，信步来到哭石之前。

凌渡宇心中升起一股火热的企盼，渴望再见那神秘的美女一面。忽然心中一阵焦躁，他的欲望是那样的强烈，连他也吃了一篇，正要细思时，汽车声在身后响起。

一辆劳斯莱斯，在一位全身红色制服司机的驾驶下，停在身后。

车尾箱门打开，爱丽丝的助手，那风韵动人的日本少妇夏太太走了下来。

她像有点怕接触凌渡宇灼灼的眼神，又或是不屑直视对方，低头道：“凌先生，爱丽丝小姐派我来接你回去，今晚有个舞会，博士希望你能参加。”

凌渡宇随著她生进车尾箱后座，汽车徐徐开出。梦湖的湖面上开始了一层薄薄的烟霞，轻柔飘渺。

夏太太低头不发一言，像是不胜娇羞，神态可人。

凌渡宇忍不住逗她说话道：“你来了这里有多久？”

夏太太轻声道：“对不起……凌先生，我不想答这问题。”语音虽温婉，内容却决绝。

凌渡宇碰了个钉子，大感没趣。他有个奇怪的感觉，他前后见过这娇俏的女子两次，这一次她的敌意大增，是甚么道理？

凌渡宇回到他客居的寓所，衣柜内准备了几套礼服和西装，完全吻合他的身材，巴极像个无所不能的魔术师。

凌渡宇梳洗后，换上深蓝的燕尾礼服，打上蝴蝶结，走出厅外。

夏太太等候已久，见他出来，眼睛不由一亮，被凌渡宇出众的神采吸引了目光，当接触到他深黑明亮的眼睛时，俏脸一红，垂下头来轻声道：“车子在门前！”

凌渡宇在夏太太的眼中看到很复杂的表情，似乎是赞赏揉合著深切的惋惜。

在夏太太的陪同下，凌渡宇到达了玻璃屋。华丽的房子，大放光明，门前车水马龙，不断有人进入华宅内。

凌渡宇下了车，夏太太留在里面不出来。

凌渡宇回身俯头望进车内出奇道：“你不是要参加这个劳什子舞会的吗？”

车内的夏太太低头道：“我只是下人，不适合的。”

凌渡宇咧嘴一笑，摇头表示不同意道：“我敢担保你是全场最美的女士之一，好了！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一是立即随我入内，作我的舞伴；一是明日陪我一整天。”

夏太太满脸涨红，一伸手，升起了车窗，隔断了声音。

凌渡宇恶作剧的目的已达，大笑转身，向玻璃屋走去。

爱丽丝一身粉蓝真丝垂地长裙，胸口开得很低，露出一截雪白饱满的胸脯，美艳迫人，和那天见到的二夫人，一同站在门内迎宾。

玻璃屋广阔的大厅，聚集了二百多盛装而来的宾客，仍是一点不觉挤迫。一队身穿制服、二十多人组成的乐队，在大厅的一角奏著华尔兹音乐，洋溢著十八世纪的中欧情调。

湖祭六

向湖一边的落地大玻璃窗外，亮著了横列临湖大露台的十二支雾灯，梦湖上的雾开始聚结，凄美迷人，和玻璃屋内的珠光宝气、衣香鬓影的人为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
由玻璃屋大露台延伸出湖内的浮木走道及尽端的圆形祭台，亦亮起了灯光，做成一道伸进湖雾里的光道，诡异眩目。

凌渡宇进门后，微笑走向青春焕发的爱丽丝，后者大方地和一对男女宾客交谈，凌渡宇认得男宾是那天试麻药的罗拔，暗忖这个舞会，看来是巴极王国内人员的经常性聚会。

凌渡宇在一旁耐心等待。

爱丽丝招呼完罗拔，转过来望向凌渡宇，面上露出动人的笑容，伸出玉手。

凌渡宇喜出望外，连忙拿出友谊之手，岂知爱丽丝擦身而过，握手的是他身后的人，凌渡宇为之气结，一只手尴尬的凝在半空。爱丽丝握手的男子，正是那小胡子韩林。

韩林似乎并不觉察到凌渡宇的存在，但凌渡宇却感到韩林是蓄意地不去望他，感到韩林对他的恨意。

三夫人把手放入他的手里，装了个了解的表情，道：“博士在那边……”

凌渡宇随著她的眼光望去，巴极在大厅近中心处，一身黑礼服，被一堆男女包围著，仪容风度，有若鹤立鸡群。

他扭头看身后咫尺的爱丽丝一眼、纤细的蛮腰，修长的美腿，使她的背影绰约动人，和她共舞，应是非常愉悦的经验，不过看来今夜是无此福分了。想到这里，晴子的倩影浮上心湖，若能与她共舞梦湖之畔，那又是甚么滋味？可惜目下这两者都是水中之月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叹了一口气向巴极走去。

凌渡宇步入厅内，立时吸引很多人的注目，一来他是唯一的中国人，二来他的丰度神采，才是引人注意的主因。

巴极远远望见他，舍开众人，大步向他来，显得他的身分更是特殊。

巴极迎上来笑道：“让我介绍……”向著他身后走上来的四十来岁、绅士模样的男子道：“这是白理臣，我最得力的帮手，负责一切对外的

事宜。”

凌渡宇暗忖，这应是巴极王国的第二号人物了。

白理臣礼貌地和凌渡宇握手，以带有浓重美国口音的英语道：“久闻大名！”

这人说话时面上皮肉不动，一点表情也没有，是冷静多智的人物。

凌渡宇和他客气几句。

巴极身后转出两位美女，巴极介绍是大夫人艾思和二夫人兰茜，加上迎宾的三夫人，巴极总共有三位“合约夫人”了。

大夫人和二夫人都是上上之选，大夫人比之其他两位夫人更是年轻漂亮，最多也是二十一、二岁，是意大利的黑发美女，样貌身材和晴子倒有三分相似，可知巴极正在努力找寻代替晴子的东西。凌渡宇却知道巴极失败了，比起晴子，眼前这些美女，均变得无关重要和没有意义，令人不屑一顾。

舞池内有人起舞，爱丽丝是其中的一对，她的美丽乃全场之冠，难怪成为众矢之的。巴极不知和她是何关系，为何对她没有染指之心。

爱丽丝表面看来神情愉快，眼尾亦不瞟向凌渡宇。

巴极道：“凌兄，为甚么不邀请我的大夫人共舞。”

凌渡宇一笑答应。

舞会在热闹的气氛下进行。

凌渡宇和大夫人艾思共舞后，站在一角，自顾自喝酒吃精美的点心，他一向不大喜欢热闹，觉得与这里有点格格不入。巴极早些时和那白理臣一齐离开了大厅，不知到了那里。

玉手挽上了他的臂弯，凌渡宇侧头一望，接触到大夫人艾思乌灵灵的大眼睛，她真有点像晴子。

艾思笑：“来！让我为你和爱丽丝作个和事佬。”挽著凌渡宇，亲切地向被众男围拱的爱丽丝走去，艾思高耸的胸脯压著凌渡宇的臂背处，使他感到有点不自然，半带抗议地道：“你我这样公然亲热，不怕巴极吗？”

艾思眨眨大眼，道：“噢！原来你不知道这个舞会是送别我们三位『合约夫人』吗？由现在起，我们回复自由身了。”

凌渡宇愕然停下，奇道：“满约了吗？”

艾思摇头道：“不是！博士提早和我们解约了，酬金依旧，不过我们都有一点舍不得，他是个第一流的情人。”

凌渡宇心中嘀咕，巴极看来是要全心全意把晴子找回来了。

艾思轻声道：“假设你要约会我，我会很开心，我还要在梦湖住上一段日子，这真是个迷人的好地方，好了！现在先和爱丽丝讲和吧！”挽著凌渡宇横过大厅，向另一边的爱丽丝走去，大厅中，他们的身前身后，是一队对翩翩起舞的男女。

爱丽丝和一个花花公子型的男子倾谈，看到艾思挽著凌渡宇向她走来，女性的敏锐，使她知道了甚么事将要发生，紧张得垂下了睫毛，只敢望向地下。

爱丽丝确是罕有的美女，可是若比之晴子，还是有一段不能逾越的距离，那也是人间和天上的分别。

还差十步的距离，凌渡宇全身一震，停了下来，艾思不解地望向凌渡宇，后者面上神情奇怪，死盯著露台之外，艾思随著他的目光，穿越过布满宾客的大厅，透过向湖的大幅玻璃恰好看到一个白影闪往露台的右侧，那是

视线不及的地方。

凌渡宇礼貌地卸开艾思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！失陪。”急步往露台走去。

艾思望向爱丽丝。

爱丽丝眼中射出忿然的神色，箭一样射往凌渡宇的背上，凌渡宇的行动，不啻火上加油。

这美丽女孩的爱与恨都是那样地强烈。

梦湖的雾更大了，整个露台都笼罩在烟雾里，有若在云端仙界。

凌渡宇来到露台时，露台上渺无一人，宾客们都怕雾气打湿了他们的华衣，刚才那白影不知芳踪何处？

凌渡宇向露台的右侧走去，转到玻璃屋的一边，有一道紧关的门，看来是通往玻璃屋的偏厅。

凌渡宇正要取出巴极给他的电子感应开锁器，开门进去，门分中向两旁缩入，凌渡宇退往一旁，一个白衣女子灵巧地闪了出来，凌渡宇心中大喜，一把将她抱个满怀，软肉温香，是那样真实和有血肉。

女子轻呼一声，一脚向凌渡宇的脚背踩去。凌渡宇紧贴著她，提腿的动作又怎能将他瞒过，轻轻一推，女子一脚踩空。

女子低下头，秀发掩盖了面容，似乎怕凌渡宇看到她的面，一下膝撞，目标是凌渡宇的下阴，毒辣非常，兼且动作迅捷有力，落在凌渡宇的眼中，知道她在空手道上，有高明的造诣。

凌渡宇一掌切下，击中她的膝头，乘势向前进迫。

女子骇然大惊，死命急退，一下子退到露台的栏干旁，毫不犹豫地翻身没入湖水里。

凌渡宇大叹可惜，女子身手高明，居然能在他眼前逸去。不过他清楚知道这女子并非晴子，因为身材远较娇小，刚才抱著她的滋味，匀称的身段，仍是令他感到温馨刺激。另一个想法浮上心头，要知湖内满布电子感应器，除非这女子深悉其中布置，否则一定难逃耳目，可知这定是熟知梦湖的人。

电子门仍然开著，隐约有人声传出。

凌渡宇走了进去，门内是个大房间，有十多个萤光幕在不断闪亮，大部分都是玻璃屋大厅内的舞会情景，其中一个屏幕上，他看到爱丽丝气鼓鼓地站在一角，艾思正在她身旁劝解。左下角的电视幕只有两个人，却不是在大厅内，而似是一个休息室的地方，扩音器的声音从那处传出来，两个人赫然是巴极和他的头号手下白理臣。

这是玻璃屋的保安室，只不知保安人员到了那里去，又或者这是不须值班的时刻，刚才的神秘女子，是在窃听巴极和白理臣的对话。

传声器中，白理臣沉声道：“博士，我希望你要考虑这决定，试想我们牺牲了多少兄弟，才垄断了南美洲的主要大麻和可卡因的买卖，这样放弃，实在可惜。”

巴极淡淡道：“不要再说，这是我的决定，理臣！单是我在各地的投资，已够我们丰裕地过他一百世，何况我们的军火生意，仍是方兴未艾。”

白理臣道：“毒品生意，我们是居于主动；军火生意，却受著军火供应商的剥削和克扣，何况南美的其他毒贩，特别是哥伦比亚的邦达，一向对我们的地盘虎视眈眈，你这样突然退出，他一定会乘虚而入，把你的地盘接收过来，那时此消彼长，他会放过我们吗？”

巴极自信她笑道：“他要碰我，远未够斤两。”

白理臣声音有点焦急，道：“不如这样，我们不买也不卖，却依然提供所有运输的渠道和工具……”

巴极喝道：“不要再说，我决定完全退出，便是完全退出，这是命令！”

两人间一阵难堪的沉默。

好一会，白理臣低声道：“是的！博士。”转身走了出去。

屏幕上剩下了巴极孤独的一个人，只听他喃喃道：“晴子，我已不沾手毒品的生意了，还不出来见我吗？”

凌渡宇心中戚然，在巴极这种人身上，看到这真诚的深爱，尤其令人感动。

凌渡宇离开了保安电视室，回到露台上，玻璃屋内依然热闹非常，凌渡宇心中塞满另一种情绪，倚在栏干上，远眺湖境。

梦湖的云雾像有意志的异物，无风自动，在他面前轻轻旋动。

凌渡宇神思飞越，想起晴子的绝代风姿，虽是回眸一瞥，已使他不能有片刻忘怀。

巴极的声音在他身旁响起道：“你在想甚么？为甚么不陪爱丽丝跳舞？”

凌渡宇凝目入湖雾的深处，沉声道：“我脑中想的和你想的，是同一样的事物。”

巴极放眼湖内，雾气愈来愈浓。

两人的目光都被梦湖的雾景吸引，露台灯光不及处，没在烟雾里，较远环湖的路灯，做成一大串连绵不断的光晕。

异象突起。

湖雾从早先的旋动，变成滚动翻腾，活像有条巨龙在作浪兴波。

凌巴两人骇然退后。

湖雾重归平静。

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

大夫人艾思的声音在两人身后响起道：“一位是主人，另一位是最重要的贵宾，怎能弃我们不顾。”

巴极眉头一皱，神色不善。

凌渡宇忙打圆场，大笑道：“巴兄！我们入去尽他数杯，如何。”

巴极无奈一笑，三人一齐返回厅内。

厅中气氛热闹，却见不到爱丽丝，凌渡宇并不多问，到了十一时许，他告辞而去。

拒绝了司机的接送，信步往哭石的方向走去，他想冷静地思索一些问题。

顺著沿湖的道路，在夜风的吹拂下，凌渡宇感到无边无际的松弛和舒畅，这世界无时或已的难题，这一刻完全与他无关。

环湖的灯光下，在雾的缠绕里，一切是那样地不切实。

凌渡宇经历过刚才舞会的吵闹，深深地享受著现在此刻的一人独行。

只有神秘的黑夜，这样的湖雾，才能感动他。

风势骤然转急，湖雾在他身前身后，飞舞卷缠，就像那晚见到晴子时一样，想到这里，凌渡宇心中一动，抬头前望。

他看到晴子。

若隐若现的雾里，白纱和黑发挥舞卷扬下，晴子亮如星辰的眼睛，凝视著他。

眸子内永无终极的忧郁，像瀑布般倾注往他的心湖内。

一股强烈的哀伤情怀，从他心灵的深处狂涌出来，形成无数泛滥的洪流，充斥在胸臆间。

晴子站在湖边，离开他只有十多尺，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晴子扣人心弦的面庞，一蹙额，一皱眉，都能传达一种微妙复杂的情绪。

他从未想到，世间竟有如此能传达内心世界的美丽面庞，如此含蓄却又是那样丰富多姿的表情。

随著面上表情的微妙转换，她的眼睛也在变化著，由忧郁到怨怼、哀伤、无奈，每一个转变都是那样地令人心碎。

雾更浓。

凌渡宇心神受到难以形容的震撼，软弱地跪了下来，感伤若如无有致尽的大海，使他遭到灭顶之祸。

他失去了控制身体的力量，向前仆去，面庞贴著冰冷的湖边泥土时，才蓦地醒觉过来，猛然抬头，伊人已渺。

泪水染湿了胸前的华服。

凌渡宇和巴极两人坐在玻璃屋的大露台上，共进早餐。

露台外的梦湖，湖雾渐渐稀薄，情款深深地为她笼上一层轻纱。

凌渡宇神色茫然，默默地吃早点。他心中内疚，昨夜遇到晴子时，完全记不起他和巴极的寻人合约，现在也不打算告诉巴极昨夜的事，他说不出这样做的原因，只是觉得应该是这样。

巴极打开话匣子，缓缓道：“这几天，梦湖变了很多。”他眼中满布红丝，显然是一夜未睡。

凌渡宇“嗯”地应了一声，并没有留心聆听。

巴极沉醉在自己的情感中，没在意凌渡宇的失常，续道：“往日大湖雾时，总是渐渐形成，从没有像昨夜般，突然而来，事前无半点先兆。其次，一夜的大湖雾后，总要隔上最少三日或一星期的时间，才有第二个大湖雾的出现，从没有像过去两晚的连续出现。”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问道：“这是甚么原因？”

凌渡宇想了一会，想说话，又把话吞了回去。

巴极对他的欲言又止皱眉道：“你想说甚么？”

凌渡宇嘴角一牵，欲笑，却笑不出来。

巴极目光灼灼，等候他把话说出来：凌渡宇闭上眼睛，用力地深呼吸，直至肺部充满了生力军的新鲜空气，才张开眼，望向一面疑惑的巴极，正容道：“我有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。”

巴极笑道：“有甚么事比我们现在所干的更荒谬？”

凌渡宇失笑道：“说的正是。”

敲门声响，一个大汉走出露台，拿著无线电话，恭敬地向巴极道：“博士，白理臣先生从巴拿马来的电话。”

巴极面色一冷，寒声道：“告诉他我今天没空听电话。”

大汉遵命退出。

巴极面容回复平静，望向凌渡宇。

凌渡宇知道巴极毒品行业的急流勇退，一定在南美洲引起很大的反响，

没有人明白如日中天的他，怎会干此傻事，而因牵连广泛的关系，一定引起黑道重新分配实力的生死争斗，甚至巴极也被卷入漩涡里。

凌渡宇道：“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梦湖知道我来了。”

巴极愕然，继而露出深思的表情。

凌渡宇望向湖水，低沉地道：“其实这关系是双边的，由第一眼看到梦湖开始……”他沉默了片刻，想起战机冲破湖雾，飞临梦湖的上空那令人难忘的光景，续道：“我便觉得自己在变化。”

巴极眼中露出警惕和会意的神情，想起来了梦湖居住这十年，和十年前的分异。自己也变了很多，多愁善感，追求渺不可测的爱情和梦想，以至乎现在毅然放弃了经营超过二十五年的毒品生意。

凌渡宇道：“我忘记了梦湖外的世界，甚至忘记了我在纽约的女朋友，而在不断追寻一个梦想，一个只有在无知的童年时才有勇气去憧憬的美梦。我不可以说这梦想就是爱情，而是比爱情更要超越，或者说是一种对『美』的渴望和追求，那是藏在和深埋在每一个人心底的『梦』。”

“在男女关系上我变得敏感。对爱情出奇地渴求，其他女孩如爱丽丝等更能触动我的心灵，就像梦湖打开了爱情的心扉，使我追求往日较为忽视的事物。”

巴极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很多谢你解开了我的茅塞，想我未搬来梦湖前，以冷血无情、心狠手辣称著南美，女人只是我的玩物，从没有令我丝毫留恋，岂知如今……唉，不过，我已泥足深陷，没有了梦湖和她所带来的忧郁思怨，我也不知怎样生存下去。”

凌渡宇正要说话，门被推了开来，一人大步走出，凌渡宇大奇，甚么人斗胆不先请示走进来。

这人笔直来到巴极面前，做了个非常奇怪的动作。

他跪了下来，亲吻巴极的鞋，面上有种令人不能怀疑的真诚和虔敬。

巴极低声道：“起来！”

这人站起身来，身形高瘦，最少有六尺四寸，虽然瘦，却像钢根铁条般充盈著惊人的力量。狭长的面孔，微曲而起节的鼻梁，精芒内藏的双眼，有种冷血的味道，使人见而心寒。

他望向巴极的眼神，却是绝对的敬诚。

巴极向凌渡宇道：“我想你也听过他的事迹，他就是『标枪』。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他当然听过这名字，这是南美最著名的雇佣兵大头头，专事暗杀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只知他的代号是标枪。此人威名震慑南美，连国家的元首也等闲不敢惹他。

标枪的眼睛望向凌渡宇，后者坦然和他对视。

标枪面容一点表情也没有，眼光一离开巴极，立时变得鹰隼般锐利，像察看死尸般仔细打量了凌渡宇一遍，沉声道：“博士，可以说吗？”

巴极毫不犹豫地道：“凌渡宇先生虽未可算是朋友，却可以绝对信任，你直说无碍。”

标枪眼中闪过一丝讶异的神色，接著回复冷漠的表情，似乎即管给人把肉块剝出来，也不会令他皱上一下眉头。

梦湖水庄在良好的天气和视野下，宁静中盈溢著勃勃生意。

标枪卓立两人面前，巴极全没有要他坐下的意思。

标枪道：“前天我接到博士要全盘退出毒品生意的指令，立即动员所有

人手，一方面负起监察的任务，同时亦准备应付任何突变，这包括了家内和家外的人。”

凌渡宇暗忖，巴极王国的第二号人物白理臣，还是昨晚才得知巴极这个指令，而标枪早一日已接到知会，显然标枪更获巴极的宠信。其次，标枪一接指令，毫不犹豫地去执行，又远较白理臣的效忠程度高出数筹。由此推之，标枪才是巴极实力的核心人物。他现在亲自进谒巴极，应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。刚才巴极拒听白理臣的电话，两人间的关系看来不大妥当。

标枪果然道：“白理臣昨夜一抵哥伦比亚，立即出机场直赴爱沙大酒店，和在那处等待的邦达密谈了四十五分钟，回家后，又与他的心腹连夜开会，直至天明。同一时间邦达的黑虎帮全面动员，准备战斗。”

巴极神情从容，道：“你说应怎么办？我想听你的意见。”

标枪冷静地分析道：“我们的行动应分三个层面去进行，最高的层面，我们向南美的各大政要打个招呼，保证他们的利益有增无减。”

巴极点头称许。

标枪续道：“第二个层面上，我们和南美所有沾手毒品生意的帮会串连，保证将我们手上的生意向他们平均配给，使他们袖手旁观，不参与这个危险的游戏。”

这次连凌渡宇也表示赞赏，标枪确是一个深明局势、有智有勇的黑道人才。

标枪面无表情说出第三个行动的方向道：“对白理臣和他的手下，我会亲自执行家法，邦达我亦不会放过，此举可以在退出毒品生意的劣势低潮中，争取回你老人家的威望，同时去了眼中刺。”

巴极大笑道：“一举两得，何乐不为。”跟著出奇温情地道：“标枪！你也要小心，白理臣随我征战多年，非是易与之辈；邦达是哥伦比亚最凶恶的毒梟，手下能人无数，对付他一定要以雷霆万钧的手法，命中他的要害，使他永无翻身的机会。”

标枪一言不发，跪倒巴极身前，深深吻了他的脚，转身离去，笔挺的背影，使人感到他的坚毅和决心，一往无前的勇气。

毒梟间的战争暴风雨般酝酿，风云色变。

接著整天凌渡宇都没有见过巴极，他推想后者应在为即将来临的战事忙碌，甚至离开了此地。巴极不愧绝代梟雄，谋定后动，不过，除了他凌渡宇，恐怕没有人知道巴极退出毒品生意的原因。

爱丽丝也没有出现。

凌渡宇过了一个无事的晚上。次日清晨六时许，他沿著梦湖漫步起来。清晨的空气，令他精神奕奕，梦湖罩了一层薄薄的雾气，乃似新娘子的婚纱。

信步来到哭石前。

凌渡宇回想起第一次踏足哭石的可怕经验，可是那夜追赶晴子，第二次踏足哭石时，却一点感应也没有，照他猜想：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其时他的心神全放在晴子身上，无暇他顾，所以不受哭石储存的记忆所影响。这亦证明了他向巴极提出的“分子纪录理论”。

他深深地呼吸，把清晨的新鲜气息大量地吸入肺里，慢慢集中和凝固精神，把杂念驱出他的精神王国外。

提起脚步，走上哭石。

随著他步上哭石临湖高起的尽端，一种惊悚可怖的感觉，由他的脊椎

尾升起，寒水冰流般直窜上他的后脑。再经由每一道神经蔓延全身。

每一条毛管耸立起来，耳边充斥著亡魂的骇人嚣叫，活像闯进地狱内冤鬼的领域内。

冷汗不受控制地从额上发边冒出来。

凌渡宇险些要抱头狂叫，可是他的灵智告诉他，这是万万不可的傻事。

组成哭石每一粒分子内的恐怖记忆，狂风暴雨般向他侵袭。

凌渡宇竭尽全力，收摄心神，缓缓在哭石的尽端坐了下来。

他把精神紧守在眉心灵台间方寸之地，把哭石积存了千百年的：死前的呐喊、生命的痛苦和挣扎、哭泣与心碎、生无可恋的悲凄，全部拒于门外。

拒于心灵之外。

像流水冲奔过坚刚的岩石，过不留痕。

千万亡魂的悲泣逐渐消去。

凌渡宇的精神与周围的环境缓缓融合在一起，感受到哭石深藏的记忆，一幅接一幅的画面，以超越光速的速度，在他脑海中重演著。

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，不同的男女，因著不同的原因，从这里跳进了梦湖的急流，了结了他们悲惨的生命。

悲伤充塞著他的心田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远较其他形象鲜明的画面，蓦地浮现：一个身穿白纱的女子，急步跑上哭石，美丽的脸上没有半滴泪痕，却有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坚毅，在大雾里秀发迎风起伏拂扬，在完全没有半分停留，从哭石的尽端投进湖里。

凌渡宇霍地站起身来，猛睁双目。

清晨的梦湖平静地展现眼前，水波闪闪。

凌渡宇的心灵受到无与伦比的震撼，他知道看到了甚么。

通过哭石的记忆，他心灵的慧眼，看到晴子自杀的真象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？

湖祭七

事情并非表面的简单。

离开了哭石，顺步往玻璃屋的方向走去，走至半途，心中一动，那晚就是在这里遇到晴子，其时他凭著过人的记忆，竭力找寻囚禁雅黛妮的地方。

他闭上眼睛，重温当日被蒙上双目后，被带往雅黛妮的方向。

不一会，他张开眼，面上挂著一个信心的微笑，回头往哭石走去，经过了哭石后，右方现出了一条分叉道，凌渡宇毫不犹豫地转了进去，急步十五分钟，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呆了几秒，他转入左方的路口，这时离开玻璃屋有哩许远了。

沿路林木婆婆，鸟唱蜂鸣，极具南美的风情，三十分钟后，眼前一片密林，林木间依稀看到一所红砖砌成的房子，凌渡宇心中大喜，认得是那所囚困雅黛妮的房子，正要盘算如何制服监视者的时候，马蹄声从后方传来，迅速迫近。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，转过身来。

美丽的爱丽丝一身骑马装，马帽长靴，一手执僵，另一手持著打猎的大口径双筒步枪，驱著鬃毛飘曳的白马，疾驰而至，英风凛凛，神采动人。

可惜她面上杀气严霜，似要把凌渡宇吞进腹内。

爱丽丝一抽马缰，白马在凌渡宇面前五尺处人立而起。

凌渡宇一动不动，完全无视白马劲踢的前蹄，面上泛起冷然的神色。

爱丽丝枪管指著他的眉心，寒声道：“你来这里干甚么？要救你的老情人吗？”

凌渡宇傲然道：“放枪吧！”

爱丽丝气得粉面发青，两眼射出愤恨的光芒。

僵持不下。

爱丽丝高耸的胸脯急剧起伏，凌渡宇的不屈，使她感到极其愤怒。矛盾的是：他的傲气亦使他更具男子气魄，令她心软，整个梦湖笼罩在精密的监听系统下，凌渡宇缺少了那晚掩护的浓雾，一移往雅黛妮的方向，即被发现，爱丽丝接到通知，怒气冲天策骑而来，弄成现下的局面。

凌渡宇悠闲地举起右手，把手指插进枪管内，挑战地道：“枪弹可以轰掉生命，可是能轰掉爱和恨吗？”

爱丽丝眼帘垂了下来，忽地惊呼一声，原来凌渡宇迅捷地翻上了马背，从身后紧箍著她的小肌，她不及防备下步枪脱手掉往地上，白马受惊人立而起，全赖凌渡宇紧抽马头，两人才不致跌下马背。

健马受惊下放开四蹄，向前奔去，转眼间越过囚禁雅黛妮的红砖屋，冲进了一条林间的小道。健马狂力前奔，两旁树影急退。爱丽丝歇斯底里地在凌渡宇有力的拥抱中挣扎，场面混乱不堪。

爱丽丝回转头来，一口拚命地咬在凌渡宇肩臂的肌肉上，凌渡宇闷哼一声，苦忍著剧痛，鲜血溅出，染红了衬衣。

他同时慢慢收紧马缰，马儿受到控制，愈跑愈慢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爱丽丝茫然抬起头来，到这一刻才知道咬伤了凌渡宇，用手抚著对方染血的伤口。

凌渡宇眼中流露出谅解的神情。

爱丽丝向后侧仰俏脸，颤声道：“对不起！我不知道在干甚么？”

凌渡宇轻夹马腹，白马缓缓前行。右手控疆，左手紧拥著爱丽丝，使她整个贴进他的怀抱内。

爱丽丝先前的凶悍冰消瓦解，闭上眼睛，驯若羔羊地藏在他的怀里。

马儿转出沿湖的路，挨著轻烟悠悠的梦湖踏著休闲的步子。

凌渡宇顺势地凑在她耳边道：“那天三夫人说，你是梦湖水庄历史上，仅有不用合约聘用的五个人之一，其他四个人是谁？”

被他暖呼呼的口气喷在敏感的耳垂及颈后的嫩肉上，爱丽丝整个人软了下来，像被催眠似地答道：“是标枪和积克，他两人跟著博士最少有三十年了，另两个是……是晴子和夏太太……”

凌渡宇岂肯放过这个机会，不过他深明要人吐出实话的技巧，就是先献出自己已知的有限，来换取对方的所知，于是道：“博士也曾和我详谈过晴子的事，既然她的父母都反对他们在一起，一定会造成对晴子的压力。”

爱丽丝道：“这倒看不出来，晴子初来梦湖时，看来很快乐，直至他们两人往夏威夷度假后，才时时争执。我们都不敢问，博士的脾气变得很暴躁……”

凌渡宇装作了解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知道，博士很后悔当时的行为，可是怎估到晴子居然会傻得去自杀。”

爱丽丝全身一震，张开大眼，一面不相信的神情，失声叫道：“甚么？”

凌渡宇心中一凛，爱丽丝并不知道晴子自杀的事，看来这是一个秘密，

连忙道：“那样伤心，不是等于自杀吗？”他是想起晴子幽郁的眼神，随便找说话来堵塞过去。

爱丽丝虽然尚有一丝疑惑，神情却缓和下来，点头道：“是的！晴子病死前那两个星期，整天把自己关在玻璃屋的卧室内，连博士亦不肯见。她幽怨的神情，我们看了也觉心碎，取她性命的病，可能是过度幽郁所致。”

凌渡宇默然，巴极和晴子间发生了很多非局外人所知的事。想起晴子，他也有心碎的感觉，幸好目下怀内软肉温香的爱丽丝，起了些微代替品的作用，填补了空虚的感觉。另一个问题升起，夏太太为何是不用签约的人，但这一刻不宜问太多问题，可以留待日后问清楚。

爱丽丝的呼吸急速起来，少女的敏锐，使她感到凌渡宇起著侵犯她的念头。

凌渡宇心神转到另一方面，问道：“为甚么你不用合约，仍可以在这里称王称霸。”

爱丽丝见他用辞古怪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道：“不知道。我自幼在孤儿院长大，到了十四岁那年，一对夫妇名义上领养了我，把我送来了梦湖，为博士做事，不经不觉七年了。”

凌渡宇知道爱丽丝和巴极两人间，一定大有文章。

爱丽丝可能从未有机会向人倾吐私事，这刻找到机会，畅所欲言起来，道：“我曾问过博士，他总是说和我有缘，一见到我便欢喜，才要我为他作管家，可惜他对我的欢喜，并不像他对晴子那样，唉！不过，自从我遇到你，一切都没有关系了……现在……我从未试过像现在这样的满足。”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原来爱丽丝一直单恋巴极，这解释了她对雅黛妮的敌意，因为后者和巴极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，目下凌渡宇代替了巴极在她心中的地位，她自然更惧怕雅黛妮会把他亦抢走，以致一个清纯的女孩行为乖张失常。这是属于不可理喻的事。

凌渡宇微笑道：“爱丽丝，我有一个要求。”

爱丽丝一副你说甚么本小姐也答应的态度，闭目呻吟道：“说吧！”

凌渡宇道：“我要见雅黛妮！”

爱丽丝浑身一震，张眼怒道：“甚么？”

凌渡宇对上她温润的香唇，两人沉浸在两性间的欢乐里。

凌渡宇离开了她的热辣辣的红唇，道：“放心！雅黛妮是我的老……战友，而不是情人，我这次去见她，可以向你保证不和她发生任何形式的『性关系』。但对美丽的爱丽丝小姐，恕小弟不能作出这个保证了。”

爱丽丝敌意稍去，红霞紧跟著爬上俏脸，啐道：“你去死吧！”又“噢！”地叫起来，原来马儿把他们驮回囚禁雅黛妮的红砖屋，她全心放在与凌渡宇的调情上，茫然不知身在何处，岂知对方早有预谋，把她载回此处，不过这刻，她只愿意讨他欢心。

凌渡宇稍后和雅黛妮在上次的房间内见面，爱丽丝在他的要求下，撤去了监视的人员，其实巴极早有吩咐，予凌渡宇一切的方便。

雅黛妮表面完全平复过来，眼中多了一种生机和希望，大异上一次见面的失意颓唐。

凌渡宇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巴极来见过你吗？”

像回教妇女给揭开了面纱，雅黛妮垂头道：“你知道了？”

凌渡宇其实甚么也不知道，只是从巴极、爱丽丝，甚至雅黛妮三人的

行藏说话里，看出蛛丝马迹，这一句纯属试探。雅黛妮的反应，说明了两人间的关系，非只是敌对那般简单。

凌渡宇不想雅黛妮看穿他的底牌，含糊地道：“你还是走吧！”

雅黛妮呆了片晌，坚决地摇头道：“不！除非我亲眼看到她，否则我绝不会离去……”

抬头望向凌渡宇，又低下头去，低声细诉：“本来我以为自己对他只有恨，可是面对著面时，我才知道一直在骗自己，自从逃离这里后，我几乎每晚都梦到此处……这个美丽的梦湖，也梦到他……”神情忽尔激动起来，声音提高了不少，几乎是叫道：“也梦到他为了另一个女人，弃我于不顾。”涨红着脸道：“我要杀了他们！”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，对各人间的关系大感头痛，同时也对自己起了自怜自苦之念，他又何尝不是时常想到晴子，一有空便往梦湖走。

他沉声问道：“那女人是谁？”

雅黛妮摇首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他用强暴的手法得到了我后，迫著我和他一起个多月，其实每一次和我造爱时，从他的神情，我都知道他在幻想著和另一个女人造爱，晚上他也总叫著另一个人的名字，我没法忍受……于是逃了出来，发誓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后的事，你都知道了。”

凌渡宇暗忖：你岂有能力逃出巴极的指掌，巴极只不过让她做鱼饵，引自己到来吧。想到雅黛妮为已死去的晴子吃醋争风，令人可悯。

雅黛妮想起了甚么地问他道：“是了！为甚么你好像能在这里贵宾似地来去自如呢？”

凌渡宇淡淡道：“道理很简单，因为我是梦湖的朋友。”

直到离开了软禁雅黛妮的红砖屋很久很久以后，他还清晰地记起雅黛妮怨恨的眼神，他毫无疑问地相信，只要雅黛妮有机会，她是会绝不留情杀死巴极。

嫉忌是噬心的毒蛇。

这在雅黛妮尤烈。

凌渡宇独自坐在玻璃屋宽大的临湖露台上，沉醉在眼前的景色。

巴极还未回来。

见过雅黛妮后，爱丽丝接到巴极从哥伦比亚来的电话，一直忙著，整个梦湖水庄活动起来，不时见到巴极精锐的武装手下进进出出，在加强防御的力量，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。

入夜后，水庄静了下来，不过凌渡宇知道这是外弛内张，任何闯入人的不速之客，都会遭到强大无情的反击。

晚上十二时多了。

雾逐渐聚结。

凌渡宇亮著露台上两盏雾灯，光芒一到十多尺的地方，开始柔弱昏沉，无力透越。

凌渡宇一对虎目也像外在的环境一样，蒙上一层又一层化不开的浓雾。

晴子！你究竟在那里？

你是否早已死去？

是否梦湖使你冤魂不敬，缠绕不去？

据说人有三魂七魄，死时魂魄俱散，死后不久又会重聚起来，细想生前种种，若有冤屈，不肯散去，形成纠缠人世的冤魂。

晴子！你是否有著难解的冤情？

雾愈来愈浓。

天地溶化在水雾里。

雾气旋转起来。

无风而动。

凌渡宇站起身来，超越常人的灵觉，使他感到晴子在附近，接触到她无尽的哀伤悲怨。

他环视四方，空荡荡的露台，除了一椅一桌，他自己，亮著了的两盏雾灯，空无他物。

心中涌起一股灼热的期待，凌渡宇忍不住叫了出来：“晴子！”

浓雾飞舞。

晴子芳院杳杳。

凌渡宇扑往栏干，极目尽是化不开的大湖雾，甚么都看不见。

他颓丧地退后，直到腿背碰著椅子，坐了下去。

明悟占据了他的心田。这样渴望去见到晴子，究竟是为了甚么？是否只是想完成巴极的寻人合约？不！绝不是。因为他刚才一点也想不起巴极，遑论他的托付。

难道自己也像巴极那样，深深地爱上了晴子？泥足深陷、不能自拔。

这思想使他感到战栗，他想起女友卓楚媛，那变成模糊不清的影象；又想起爱丽丝，比起晴子，是那样地毫不重要。

他若有所觉，茫然地抬起头来，望向梦湖。

绝色的晴子，一身白纱，站在栏干前，宝石般的深眸，牢牢盯进他的眼里。

浓雾使天地变得狭小却又无限，似乎地球上只余下他们两人。

凌渡宇不敢动，怕一动她会飘走或消失。像美梦里的半睡半醒，一用神梦便散掉了。

晴子动人心魄的颜容，散发著眩人眼目的光采。胸膛轻起轻伏，似有若无。白纱随著旋动的浓雾拂舞，欲乘风而去。

晴子眼内载满深情，紧紧凝望，凌渡宇心灵震栗，欲言难语。

两人相距不足十尺，那却像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天人之隔。

凌渡宇几乎是呜咽地道：“晴子！晴子！”

晴子微摇秀发，纯赛美玉的面庞露出深思的表情，又俯首沉吟，欲语还休。

凌渡宇忽地目定口呆，原来他心灵内响起女性娇柔的软语，温轻地道：“晴子？甚么是『晴子』？”眼前的晴子清楚明白樱唇紧闭，凌渡宇肯定是晴子传出的心灵讯息。

他还想说话，晴子向露台的一端飘去，垂地的纱裙仿如冉冉白云，煞是好看。凌渡宇反应何等迅捷，一个虎跳跃起，豹子般向晴子移开的身体扑去。

他的动作不可谓不快，可是晴子优美的身形，若给狂风刮起的羽毛，一下子飘至露台的尽端，在凌渡宇攫势之外。

凌渡宇正欲前冲，忽又煞住去势，原来他从晴子深黑的眸子里，看出对方心内的讯息。

他从来未想过，竟然可以从一对眼内，如此地看透对方心中的说话。

晴子的双眸如泣如诉，责备著凌渡宇粗暴的追拿，又警告他若再踏前一步，她会潜回梦湖里，不再和他相见。

凌渡宇心神在无比的震撼中，心中升起股无可抗拒的火热，使他愿意献上任何物事，换取与晴子的一下轻触。

他的眼睛被晴子双眸磁石般吸牢，他感到晴子海洋般的深情，毫无隔阂地钻进他的眼内，再进入他灵魂的至深处。他感到晴子的郁怨，感到眼前美女生命的跳动，其中还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触感：似乎是茫然和无助。

泪水从他眼角流下来。同一时间，他惊觉一滴晶莹闪亮的泪珠，也从晴子眼角逸出，迅速滑过她冰雪般的脸肌，滴进浓雾里。他的眼光不由自主地追踪入白雾里，天地凝住，泪珠滴落露台的地上，同四方溅开，他完全不明白为何自己竟能观察到如此细微的世界，他的眼力加强了千百倍，又或他负责视力的脑细胞以胜于平常的速度运作。

再抬起头时，甚么也看不见。

只有晴子说话的眼睛和她伸向他、超越世间任何美态的玉手。

雪白的手，五指尖而纤美，水蛇般向他摆动。

凌渡宇举起双手，欲把晴子的玉手掌握。

晴子把手微缩，责备似的摇头，眼中传出讯息道：“不是这样！你只要求轻轻一触，只能是这样。”

凌渡宇心中羞愧自己的贪心，收起左手，把右手指合起来，向晴子递去。

晴子眼中放射著赞赏的光芒，玉手再次伸前，颤动的手，递向凌渡宇。

指尖轻碰。

刹那间，两人的天地合在一起。

斑高在上的天，低低在下的地。

藉雨水的交结，谱上恋曲。

通过指尖的轻触，两个不同而独立的世界融混一起。

若说一般世间男女的爱情，像黑暗中一闪即逝的亮光，晴子的爱是光照大地的艳阳，一直燃烧至宇宙的尽头。

甯独是生命的副产品。

尽管成千上百的人，面对同一的屠杀，一齐狂喊，一齐惊哭、愤怒、悲怨，但他们只能各自通过本身独立的心灵，去体验已发生或即将来临的一切。

一种空虚和令人窒息的孤独。

这种孤独，在这一刻冰山地溶解下来，两人的心灵像水乳般紧密混和，再分不出彼此。

情侣通过观赏、谈话、交通、肉体的接触，才能在某一刹那闪出爱的火花，随后云散烟消，了无痕迹。

我们一再尝试远离孤独的深渊，却无可避免地一再重归于失。

甯独是生命的本质。

每一个人，都是一个孤寂隔离的宇宙。

每一个人，都以自己有限的经验，去测度他人的经验和感受，引起“共鸣”。我们从未曾能真正去“经验”别人的“经验”，只能“体会”；只能“想像”；只能“相就”。

可是在这一刻，凌渡宇截进了晴子的世界和经验里。

眼泪不断从眼角流下，尽湿衣襟。

人说他们彼此互相了解，可是那种了解有多大的极限？每一个人都是孤独切断地各自活在世上，无论怎样欺骗自己，终极时，依然是寂立在自己的“孤岛”内。

每一个出生，每一个死亡，都是彻底地孤独。

情侣说他们因爱情而拥有了全世界，充其量亦只是孤独地去拥有各自的“全世界”。

可是这一刻，凌渡宇完全享有晴子的宇宙和世界。

凌渡宇闭上双目，心灵融入晴子的心灵里。

玻璃屋、露台、雾灯、湖雾，消失了。

阵阵欢愉，在对生命无限的怨郁里，汹涌而来。凌渡宇再分不出“他”和“她”。心灵的界限和堤防彻底崩溃。

“他们”发觉“自己”躺在梦湖的青草岸畔，覆盖在茫茫的黑夜里。

黑暗向四方八面扩散，在一个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，金色的雨点，洒落下整个平原、洒落下至他们仰卧的身上。

爱如烈火般在他们浑融的心灵内燃烧，洪水般把他们吞噬。

泪水不断流下。

心灵不断提升，升上无尽的虚空，升上孤独的虚空，可是他们再也不孤独，因为他们也变成了虚空，就如虚空变成了他们。

凌渡宇“感”到晴子向他微笑，“看”到她扬起瀑布垂流的秀发，从天上直垂至地下，受到她对他心灵的爱抚，以她的生命力和他的汇流……

他俩在心灵嫩绿的原野上翱翔逍遥，脚下的林木浓艳湿润。

然后……

一切都失去了。

凌渡宇发觉自己跪在玻璃屋的大露台上，孤独的感觉倒卷而回。

晴子不知去向。

雾开始淡化下来。

早上六时四十七分。

直到巴极来到露台时，凌渡宇依然呆坐在玻璃屋的大露台上。

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夜，清晨的雾水，把他被泪水和湖雾染湿的衬衣，干了又再湿。

巴极坐在台子另一边的椅上，眼内红丝满布，劳累了整整一天一夜。

凌渡宇仍未从昨夜和晴子的“经验”里回复过来，神情茫然。

巴极讶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凌渡宇浑身一震，抬头望向巴极，似乎这一刻才醒觉到巴极的存在。

巴极从未想像过精华闪闪的凌渡宇也会有这类呆滞的神态，紧张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和晴子有关的？”

凌渡宇茫然的眼神望向巴极，又垂下了，缓缓点头。

巴极霍地站起身来，来到凌渡宇面前，焦灼地追问道：“事情有甚么进展？”

凌渡宇仰首望向立在身前的巴极，这个角度看上去，本已雄伟的巴极更高大得有若崇山峻岳，唯有他才知道这高山脆弱的一面。

凌渡宇低首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完成不了你交给我的任务，希望能终止合约。”

巴极先是愕然，跟著神色一变，向后一连退了几步，摇头道：“不！不可以！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你一定要为我找她回来。”

凌渡宇只是摇头。

巴极大步踏前，回到刚才的位置，呼叫道：“你不帮助我办妥这件事，我甚么也不给你，解药、雅黛妮，全没有！”他失去了平日的冷静和理性。

凌渡宇霍地站起身来，比巴极更激动地叫道：“你是不会明白的，我退出对你是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，你明白吗？”

巴极忽地静下来，面色急速转白，软弱地退至栏干边，停下来，口唇颤动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

凌渡宇坐了回去，神采略略回到眼中去，冷静地道：“告诉我，我抵达梦湖后，你见过晴子没有？”

巴极的脸更苍白，软弱地摇头，他知道凌渡宇将要说甚么。他亦是非常敏锐的人，感知事物细微的变异。

凌渡宇眼光从巴极身上移往梦湖，在清晨柔和的光栈下，在没有雾的干扰下，湖光烁动，远处的彼岸，画过一道粗粗的绿线。

巴极把面埋在双手里，喃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夺去了晴子，我的晴子。”他抬起头来，眼中射出森冷的光焰，盯著眼前的“情敌”。

凌渡宇回复平日的镇定，明白这是关键的时刻，一个不好，是流血收场的惨局，平静地道：“不！你弄错了，我并没有夺去『你的晴子』。”说到“你的晴子”时，他一字一字地读出来，使巴极感到其中另有文章，不致立即发作。

巴极沉声道：“好！若不是你，是谁？”

凌渡宇道：“这件事，除了你、我、她，再不存在任何人。”事实上亦只有他两人能看到晴子。

巴极面色一寒，露出一个残酷的笑容，道：“那就是你违背了合约，监守自盗，把晴子从我处抢走。”

凌渡宇毫不退让，针锋相对地道：“你完全想歪了方向，我并没有违背合约，也没有监守自盗，因为你合约上所说的晴子，早在三年前死了，教我怎样去抢？”

怒火高燃，巴极一个箭步标前，两手一把抓著凌渡宇的双肩，狂吼道：“你这说谎者、骗子，做了亏心事，还要狡辩，好！版诉我，你昨晚见到的晴子，是谁？”

凌渡宇任由巴极抓著肩头，神色风静浪平，一字一字吐出道：“你还是不明白，她并不是晴子，你至爱的晴子，三年前已死了。”

巴极两眼喷火，狂喊道：“没有人比找更清楚晴子，别人要冒充也办不来，那的确是晴子，我心中至爱的晴子，我要把你说谎的舌头割掉。”

凌渡宇冷冷道：“你说得对，那的确是你『心中的晴子』，却不是曾作你爱人的晴子，后者已在三年前死去。”

巴极呆了一呆，放松了紧抓凌渡宇肩头的手，道：“那有甚么不同？我想的仍是那个晴子。”

湖祭八

凌渡宇拨开巴极的手，走到栏干前，极目远眺，一面住整理自己混乱的思想。

巴极来到他身旁，凌渡宇的话奇峰突出，使他情绪稍稍稳定下来。

凌渡宇叹道：“梦湖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。”

巴极沉声道：“我早告诉你！”

凌渡宇再叹一口气道：“水是最奇妙的事物，是生命的来源，没有水，人一刻也活不了。”

巴极不耐烦地道：“我知道，人的身体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由水的分子构成，这和晴子的事有甚么关系？”

凌渡宇似乎一点也察觉不到巴极的不耐烦，自顾自地道：“水成为固体时，要比液态的水为轻，所以冰能浮于水，这在地球的物质上来说，也是罕有。”

巴极皱起眉头道：“你究竟想说甚么？”

凌渡宇转过头来，灼灼的目光盯紧巴极，道：“我想说的非常简单：梦湖中每一个水的分子，都有像哭石般那种记忆人类在激情下发射脑能的奇异力量。千百年来，无数来这里自杀、凭吊、拜祭……的人，无时无刻不在和她『交流』著……”

巴极面色有点发青，道：“你是否想说：每一个来到梦湖的人，他们的每一片幽思、每一个哀伤，都被梦湖像吸血鬼般吸纳，成为食粮。”

凌渡宇目射奇光，道：“吸血鬼吸入鲜血，维持生命和活力。梦湖却更进一步，获得或是千百倍地强化了『制造生命』的能量，她不单止记忆了人类的悲伤思虑，还把人类的思想，以一种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，重现过来……”

巴极道：“那晴子……”

凌渡宇道：“你是一个拥有精神异力的人，你的脑能和思想的讯号，比常人强大百倍，而梦湖千百年来，不断吸纳人类思想和悲伤，她的分子早超越了纯粹『记录』的层面，产生了人类不能了解的变化……”

巴极面色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白，他本身受过哲学的思维训练，最能把握这类抽象观念。

巴极呻吟道：“你是说梦湖变成了有生命的怪物？”

凌渡宇的面亦无可避免地发青，道：“不是『怪物』，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形容的事物，一直以来，人类从不把地球当作任何有生命的东西，我们所谓的现代人，嘲笑古人类崇拜石头，嘲笑他们相信每一座山、每一个海，都存在著精灵，我们是否想过：生命正是从这『物质的世界』而产生，既然『它』能产生我们这个形式的生命，为何不能产生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，就像我们眼前的梦湖。”

巴极沉沉地道：“是的！是的……我一直感到梦湖是有生命的异物，难道真的是这样？”

凌渡宇道：“整个宇宙都是由大大小小无数的循环结合而成，来而复往，去而复来，日月的推移，人的生老病死，存在和毁灭。物质的巧妙结合，产生了生命，生命再反过来影响物质，创造另一种生命，也是一个循环。所以当梦湖遇上了你，开始了创生的过程，她把你对晴子的思念，以物质的形相复活过来。跟著加上了我，在我们联手下，晴子『复活』的过程因而得以千百倍地加速……所以！她已不是死去的晴子，或者说：她是一个活过来的梦……”

巴极暴喝道：“闭嘴！”面上青筋毕露。他不能接受这个晴子并不是那个“晴子”的说法，也不肯相信。

凌渡宇不理睬他，续道：“所以合约是没有法子完成的……”

巴极狂叫道：“出去！”胸口不断剧烈起伏。

凌渡宇叹了一口气，很明白巴极的感受。在晴子生前，无论两人如何相爱，总避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交缠，人类的自私和弱点。但晴子基于某一原因自杀后，内疚、思念、痛悔、悲伤，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，投射向晴子葬身的梦湖，而大自然的“代表”梦湖，把他思念晴子的讯息，以人类不能了解的方式，化成物质的现象。

于是“晴子”出现了，“回来”了。

这一刻，巴极才真正去恋爱。

以一种至纯至净的形式去深爱。

那并非延续，而是一种“提升”。

超越了人类爱情一切负面的副产品，超离了人性的弱点。

可是，现在巴极蓦地惊觉，自己所有的深情，只是放在一个不能理解的“异物”上，教他如何自处。

兼且一向以来，他深信他和这复活晴子的爱情，是双方面的。可是自从凌渡宇到来后，或因他的精神力量较巴极更为强大，晴子为他吸引了去，不再在他面前出现，这种打击，他怎能消受。

奇异的三角恋情。

凌渡宇再叹一声。

巴极背转了身，沉声道：“让我静静吧！”语声中带著恳求的味儿。

凌渡宇离开了巴极，离开了玻璃屋，已有三个小时了。走在梦湖水庄错综复杂的道路上，完全不知下一步要干甚么。

是否应立即离去？

他不知道。

也不敢想。

他心中填满对晴子的思念，离去是无可抵御的苦痛和伤悲。

他并不比巴极好过。

直到一辆吉普车在他身边停下，急煞车的尖叫响起，他方茫然抬起头来。

爱丽丝坐在吉普车的司机位上，面色颇不自然。

凌渡宇呆呆地望著她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爱丽丝道：“雅黛妮失踪了！”

凌渡宇失声道：“甚么？”

爱丽丝重覆再说一次，凌渡宇神智逐渐平复过来，奇道：“你们不是在她身上植了追踪器的吗？她能走到那里去？”

爱丽丝焦虑地道：“是的！可是追踪器原原本本的放在幽禁她的床前九上，她的人都不知到了那里。在守卫室通过闭路电视看管她的守卫，中了一支毒针死掉，直至刚才换班时，才给其他的守卫发觉。”

凌渡宇一颗头立时大了几倍，他卷入了巴极、晴子的三角恋爱里，心神恍惚，日下遇上这件烦事，使他颇吃不消。这件事，明显地是有人在帮助雅黛妮，而且这人一定非常熟悉梦湖水庄。

凌渡宇道：“守卫室是怎样进入的？”

爱丽丝道：“守卫室只能从内开做，所以杀死守卫的人，一定是守卫熟悉和信任的人，才能赚门入内。”

这是说：帮助雅黛妮逃走又或是接走她的人，一定是内奸无疑。

凌渡宇脑筋被迫活动起来，想起那晚玻璃屋举行舞会时，误以为是晴子的娇小白衣女子，那显然是一个内奸，蓦地心中升起另一幅图像，问道：“那个小胡子韩林呢？”他记起那天韩林眼中的仇恨，记起了巴极把他缚在祭台上鞭打的情形。

爱丽丝神情一动，旋又坚决地摇头道：“相信不会是他，这里每一个人都对博士非常忠心，况且他岂肯放弃庞大的利益，那天博士放过了他，他还表示感激流涕。”

凌渡宇晒道：“有很多东西都能令人盲目的，仇恨正是其中一种，你最好查查看。”

爱丽丝犹豫了片晌，终于按著了无线电话，发出了召唤韩林的指令。

凌渡宇跳上爱丽丝的吉普车，向幽禁雅黛妮的红砖屋驶去，途中，爱丽丝的通讯设备响起道：“爱丽丝小姐，这是总通讯室，博士吩咐：请即和凌渡宇先生往玻璃屋去。”

爱丽丝应是，掉转车头，同玻璃屋驶去。凌渡宇大为凜然，他知道巴极目下是在甚么情绪里，除非发生了天大重要的事，否则绝没有兴趣见任何人，更不愿见到凌渡宇。究竟发生了甚么事？

来到玻璃屋前，连爱丽丝也感到出了事，屋前满布武装守卫。

两人待要进入玻璃屋内，守卫队的队长向他们道：“爱丽丝小姐，博士请你留在这里，只是凌先生独自进去。”

爱丽丝面色一变，刚想大发小姐脾气，凌渡宇一拍她香肩，柔声道：“博士这样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”

爱丽丝无言点头。

玻璃屋的大厅内最少有二十名大汉，属梦湖水庄领导级的人物，各人神情凝重，似乎刚举行了重要的会议。

巴极一人独立在玻璃屋的大露台，凭栏远眺，有种难言的孤寂和与世隔离。他身旁的地上，放了一堆用白布覆盖著的物体，凌渡宇心中一凜，那看来像一个人的尸体。

凌渡宇走出露台。

巴极缓缓转身，神情出奇地平静。

凌渡宇望著地上，这样的距离，使他看到人体的形状。

是谁的尸体？

巴极道：“你知道这是谁了？”

凌渡宇点头答道：“是标枪！”

巴极喟然一叹，道：“他跟了我数十年，纵横无敌……不过！这样的收场也好，总胜似缠绵病榻，老朽而亡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是怎样发生的？”

巴极道：“很简单，他指挥总部所在的三层高楼宇，深夜时无故起火，火势由地下迅速向上蔓延，起始时他的手下想冲出火场，哼！大约有二十多挺重机枪等待著，当场死了二十多人，标枪和其他的手下，逃上天台，标枪想得非常周到，天台处停了一架直升机……可是，直升机飞离天台不及二百码，一支火箭从附近的楼房射出，正中直升机的尾部，立时堕毁，标枪给手下拖出来时，成了一团焦炭。”

凌渡宇道：“以标枪这等老手，如何会让这样的事发生？”

巴极平静地道：“标枪和我有一套密码通讯，以俾我们保持联络，但从最近种种迹象显示，敌人每一步都比我们先行，标枪的行踪暴露，说明密码已给人破译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巴极面色一沉，道：“而唯一能全面截听密码的人，一定是这里的内奸……”

凌渡宇心中再浮起白衣娇俏女子的信影，那究竟是谁，为何要颠覆巴极的王国？

巴极道：“这里有封信，给你的。”

凌渡宇愕然，顺著巴极手指的方向，眼睛搜寻到露台那唯一的圆台上，一封信静静躺在台面，封套中书著“凌渡宇收”几个英文字。

凌渡宇拿起信函，封套是密封的，仍未被拆开，看来连巴极也不知道内容。

信内写著：“雅黛妮在我手里，我在巴拿马城等你三天，若不见你前来，莫怪我摧花无情。韩林字。”

巴拿马城是巴拿马的首都。

凌渡宇神情木然，将信递给巴极。

巴极一看，叹道：“所以找说做人绝不能有妇人之仁，想当日我如把韩林干掉，何来今日之果。”

凌渡宇哑口无言，在一个实际和功利的角度下，一认定敌人，即斩草除根，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。当日凌渡宇间接地要求巴极放了小胡子韩林，致有目下之祸。不明白的只是：韩林这类人，为何会为了一个同伴的死亡，不惜得罪巴极，以及凌渡宇、雅黛妮所属的抗暴联盟？

凌渡宇问道：“那被我干掉的人，和韩林是甚么关系？”

巴极苦笑道：“我也想知道，否则我岂会放过了他……不过，这些已无关重要了，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把雅黛妮找回来，所以我另有一事求你。”

凌渡宇讶然望向巴极。

巴极刚好望向他，眼中射出恳求的神色，正容道：“我请求你立即带同爱丽丝，离开这里。”

凌渡宇面色一变，道：“甚么？”

巴极道：“梦湖的对外通讯全被截断或破坏，敌人的进攻，迫在眉睫，趁我还有一定的控制力时，我要你和爱丽丝安然离去。”

凌渡宇立时把握到形势的险恶，要破坏通讯系统，必须深悉内情的人才能做到，所以梦湖水庄内确潜伏了可怕的破坏分子。这内奸的行动当然配合著外来的攻击，所以形势确是严峻非常。

凌渡宇道：“为甚么你不和我一起走，以你的财力，避过风头后，大有卷土重来的机会？”

巴极眼中透出哀莫大于心死的神色，毫无转圜地道：“我不走！绝对不走。没有了梦湖的日子，教我怎样过？”

凌渡宇神思不由地飞往梦湖。

露台外的梦湖，在阳光下美得不可方物，令人很难想像到大湖雾下那哀怨动人的诡异情景晴子！

你在那里？

梦湖最深处，是否你栖身之所？

他明白了巴极为甚么拒绝撤走，当巴极了解到“晴子”只是梦湖所产生的异物时，他已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和勇气。

巴极最渴望的，是死于梦湖。

巴极沉沉地道：“你明白了！这世界上，只有你一个人明白，真正的、恶名昭彰的巴极博士，是怎样地一个人。”

一股热火直冲脑顶，凌渡宇大叫道：“不！我不走！”晴子的绝世姿容，侵进了他每一条神经。

巴极眼中寒芒暴闪，坚决地道：“不！你一定要走！”

凌渡宇心头火热，他不愿意走，不愿意离开梦湖，当真正要走的时刻，他不愿走的意欲到了无可抗拒的强烈。

他怎能离开晴子。

他的真爱。

凌渡宇蛮不讲理地道：“为甚么一定要我走？”

巴极面上闪过一丝温情的笑容，自凌渡宇认识他至今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类真诚和充满人性美的表情，感觉分外亲切和强烈。

巴极坚定和有信心地道：“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就当是我请求你。”

凌渡宇默然。

巴极随即露出个狡猾的笑容，指著台上的一个小瓶道：“瓶内是治疗高山鹰的解药，你答应带爱丽丝离去，那便是你的了。”

凌渡宇颓然坐下，眼光深注梦湖，喃喃道：“为甚么你的『请求』，总是使别人难以拒绝的？”

巴极眼光落在梦湖上，道：“我为你准备了一架战机，在离此三哩远的机场。”跟著说出了一对号码和暗语，道：“这是我存在瑞士银行两笔钜款的提取暗码，怎样安排爱丽丝以后的生活，你看著办吧！”

凌渡宇沉声道：“爱丽丝是你的甚么人？”

巴极一震，犹豫片刻，才石破天惊地道：“我的女儿。”他不愿再深入这话题，话锋一转道：“好了，时间无多，立即起程吧。”

凌渡宇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其他的人呢？”

巴极道：“这数天来，无关的人和妇孺早全部送走，剩下的都是我审核为忠贞的战士，他们皆是有约在身，现下是他们卖命的机会了。”

凌渡宇提起精神，把台面盛解药的小瓶纳入怀内，毅然向出口走去，到了出口前，转过头来，眼中射出复杂的感情，揉合著同情、尊重、怜悯、歉疚……

巴极眼中方首次射出对这敌友难分的人深刻的感情，真诚地道：“珍重了！”

凌渡宇苦笑道：“这句话似乎中我向你说比较适合点。”

巴极微微一笑，有种说不出的镇定和从容，予人全不把生死看在眼内的感觉，左手一翻，一个比烟盒略大的电子感应仪器，安安稳稳平放掌上，道：“只要我按动这仪器的两个掣，分布在不同秘密点的导弹发射台，会将数十枚惊人强力的导弹向梦湖水庄和沿湖区发射，届时所有地方都会毁于灰烬里，所以无论敌势如何强大，顶多亦是同归于尽的结局，哈……想置巴某于死地的人，须付回他们的生命作代价。”

战机冲离跑道，逐渐升进蔚蓝的天空去。

这是苏联制的 SU - 24FENCER 攻击机及持续轰炸机，动力来自两个可以产生高达五万磅冲力的涡轮风扇引擎，飞行高度极限可达五万尺以上，时速最高一千八百公里，航程远至二十公里外，灵活性虽还不及他先前驾来偷袭

梦湖水庄的美制鹰式战机，空中战斗的能力亦大为逊色，可是能深入敌人空防大后方进行特殊任务，且因其高速及高空持续飞行的效能，有惊人的远航能力。以之逃走，更是理想，足可使他返回玻利维亚抗暴联盟秘密基地有余。

爱丽丝被冲力带得仰贴椅背，俏面上交织著忿怒和茫然，她一方面不敢违抗巴极的命令，一方面知道要由凌渡宇把她带走，大是不妥，心内百感交集。

凌渡宇望著她可爱的侧面，想起巴极一代枭霸，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敢相认，自然是怕祸及亲人，还要故意说些言辞，以掩饰和爱丽丝的关系，确是可悲。

敌暗我明，目下邦达和白理臣等人得内奸接应，切断了巴极对外的通讯网络，占尽优势，随时会发动强大的进攻，巴极可说陷于完全被动的形势。战争开始时，最令人忧心的问题，就是巴极的防御布置还有多少依然有作用。

战机在空中优美转身，改向东南方玻利维亚的方向飞去，那也是梦湖的方向。

倏忽间，美丽的梦湖静静地躺在正前方，一团清彻碧绿的水光，在阳光下银蛇钻动。

爱丽丝恋栈地以目光紧紧攫抓著眼下的美景，这个她生活了多年的地方，回想起来像一个毫不实在的美梦。她知道这个美梦，将在她心灵留下永不能被其他经验和生活磨灭的烙印。

泪珠爬下俏面。

飞机忽地一震，机鼻不自然地朝下，直向梦湖冲去。

由万多尺的高空，向下急冲。

爱丽丝吓了一跳，侧头望向凌渡宇，在泪光中，凌渡宇面色青白，汗水从额上冒出来，双目紧闭，头向后仰至极尽，张大的口不断喘气。

爱丽丝想叫，却叫不出声来，死亡的恐惧使她全身冰冻乏力。

飞机继续下冲，机身强烈抖动，似乎任何时刻也可以整架机散掉开来，像骨灰似地撒往梦湖。

凌渡宇完全不知道目下千钧一发的危状，他的每一条神经，他的心神和灵魂，充溢著晴子强烈得足以把钢枝化作绕指柔的爱火。

当梦湖在前方出现时，他听到晴子的呼唤，瞬间后两人的心灵缝合在一起，就像那晚在玻璃屋的露台上。

晴子的孤急和无助，潮水般把他吞噬。

在万多尺高空飞行的战机，与地上的梦湖，通过心灵与心灵的融合，毫无隔阂地汇流在一起。

梦湖像个庞大的磁石，使他在完全不自觉下，把飞机朝梦湖驶去。

笔直地冲下去。

爱丽丝两耳“隆隆”，气压的改变使她的胸口压上千斤大石，她拚命大叫，大叫到了喉咙的位置，变成“咯！咯！”的怪响。

梦湖不断在眼前扩大，飞机一下子冲下了数千尺，不断加速。

凌渡宇的心灵内充斥著晴子无可抗拒的忧伤和悲怨，怪责著他的不顾而去，一波接一波的凄哀，造成心灵的滔天巨浪，造成心灵大海内的暴雨狂风。

梦湖愈来愈近，梦湖水庄的景物已能清晰辨认。

死神在咫尺之前。

凌渡宇在心灵的风暴中，细听著晴子对他的怨怼。

晴子的声音在他心灵响起道：你为何要走？你是可以完全地拥有我，就如我可以完全地拥有你，我会在你那里，让你分享我，成为我，而我亦成为你，同在永恒的爱火里，就像四方八面注进梦湖的千百河溪，就像生命无尽无穷的湍流。我们可以做这宇宙间最好的一对，比任何人类更爱对方、更能了解彼此，在日照下，在梦湖的大雾里，在心灵的星空内，恣意逍遥。我们可以在梦湖旁密林的凉荫里，在嫩绿植物织成的地毯上，极尽爱的奉献，远离孤独那黑暗凄惨冷漠的荒原，击败人类灵内最恐怖的“孤独”。人类发明了“神”，绝非偶然的事，是因为他们对孤独的极度恐惧，恐惧这宇宙空无其他生命，恐惧那孤独的荒原，隔离的宇宙。我们的爱，就是“神”的化身，不须再追求任何这以外的“神”，所以你怎可以离我而去，使我们各自重回那孤独的荒原？

凌渡宇在心灵内狂喊道：晴子！晴子！我爱你。我爱你远超于“永恒”、“爱”和任何事物。

当我还陷身于生命恶梦的深洞里，你把我拉了出来，重见天日，你教晓了我“爱”是甚么东西。

我愿意把双目生剜出来，将我所见的一切向你作无条件的奉献，只求你赐与我一下轻触，然而现在我必须离去，无论在责任上或道义上，我都必须离去。我一定会回来，在完成了我的责任时，便会回来。

晴子无限凄怒的声音响起道：你不能走，这宇宙间，还有甚么物事比爱更重要，更有意义，你走后，我将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，那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，一个失去了一切星辰的虚黑夜空。

凌渡宇在爱的漩涡中挣扎狂叫道：不！不！不是这样的，人作为人是有基本的道义和责任，你是不会明白的，因为你是梦湖和人类精神结合下产生的生命。可是你要设法去明白，我是一定要离去，才能完成我的责任，我可以向永恒的宇宙立下血誓，我是会回来的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便会回来……

当凌渡宇说及晴子是“梦湖和人类结合下产生的生命”那一刹那，他感到晴子的心灵翻起了更强烈的巨浪，无助和焦虑淹没了心灵的大地，他感到晴子的心灵向后不断退缩，就像她忽地了解到本身的情形：她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的异物。两人的心灵被这洪流分隔开来。

一声尖叫强闯进了凌渡宇和晴子的心灵风暴里。

凌渡宇蓦地醒觉。

那是爱丽丝的尖叫。

战机直向梦湖冲去，只剩下二千多尺的距离，俯冲造成飞机的失速，血丝从两人的口鼻耳渗出来。

爱丽丝终于叫出声来。

凌渡宇猛睁双目，梦湖在眼前大镜般闪烁反射，一时间他甚么也看不见。

凌渡宇一抽控制盘，张开增强浮力的机翼，死命将机鼻提高。

飞机继续向下冲落。来到离梦湖百多尺的上空时，战机冲势始歇，斜斜向上升起，气流把梦湖的湖水带起一天雾珠，在日照下闪闪生光，眩人眼目。

战机慢慢飞离湖面，逐步爬升，没入云里。

凌渡宇终于离开了梦湖。

巴极站在玻璃屋的大露台上，默默地看著战机俯冲至湖面百多尺的上空，斜斜反飞往，再没入冉冉飘飞的白云深处。

他的感觉很奇怪，他的脑袋不能思考，只是条件反射般对眼前凶险的事物作出观察，就像睛子投向了凌渡宇后，他由主角的地位沦为一个无关重要的旁观者。

麻木和颓丧的情绪，使他对世上的物事再提不起兴趣，包括他的权力和生命。

他失去了争雄的意欲。

自出生以来，这种意念驱使他成为了世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力的人之一。

湖祭九

他的智慧令他透视人生，从而掌握人生。

入口打开，负责梦湖水庄防务的积克大步走了进来。

积克身形高瘦，面目相当有精神，充满著对自己的自信，是目下巴极绝不会怀疑的手下之一，追随他有二十多年的历史。

巴极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形势怎样了？”

积克道：“所有非战斗的人员，包括了不能完全信任的人，均被运输机从安全航线送离梦湖，除了一个人外……”

巴极冷然道：“是谁？”

积克道：“是夏太太，由昨天黄昏开始，没有人见过她，对她它的搜索还在进行中……”

巴极举手作了个阻止的姿态道：“不用了！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可用？”

积克道：“我们的总人数是一千四百二十八人，其中二百八十人驻守四个飞弹发射台，负责防务，其他的人有一大半分散在外围，形成一个离梦湖水庄三至五哩的保护伞，余下的五百人守在梦湖水庄各处，以生力军的形式，可随时增援任何失陷的据点。”

巴极道：“敌人不来则已，否则一定是从陆路发动攻击，利用梦湖西南的广阔雨林作掩护，进行重兵突进的偷袭，使我们的战机难以作用。”

积克道：“我也想到这问题，可是内奸的存在，将使我们不敢集中兵力作战略性的分布，而只能把兵力散往每一个有可能被袭的据点，唉！真是气人。”

巴极嘴角牵出一丝苦笑，他的梦湖水庄三面俱是平原之地，敌人无险可乘，成为天然屏障，若要从空中来攻，他四个地对空导弹发射台，可予敌人迎头痛击，在防守上，可说稳如铁桶。但假设己方的布置，全部由内奸漏往敌人，那么敌人自然可择弱舍强而攻，自己若把兵力分散，却变成每一环节也是弱点，想想亦教人头痛。

积克续道：“三小时前，在东南方和西南方，都出现了战斗直升机，显然在不断运送兵员和装备，准备向我方进攻。我们派出的一架侦察机，和我们在两小时前去了联络，看来是凶多吉少了。加上先前被击落的四架战机和六架直升机，总共失去了十一架战机，敌人来攻时，将不能提供空中的支援。”

巴极道：“尽量监察敌人的动静，一有消息再通知我。”

积克领命而去。

巴极目光转回梦湖。

湖面在这短短的光阴里，积聚了一层薄雾。

雾气迅速加浓，阳光开始软柔乏力。

天边的暗云爬行过来，背后像有一对无形的手，把天幕关闭。

巴极知道：这是大湖雾的先兆，心中苦笑，也好，就让不可一世的巴极，在大湖雾中，葬身梦湖。

死在梦湖。

飞机缓缓降落在抗暴联盟玻利维亚的跑道上。

飞机停下。

凌渡宇向爱丽丝坚定地道：“下机吧！记得那提款号码和把解药交给我方的人。”

爱丽丝噙著两眶眼泪，软弱地道：“我也要回去！”

凌渡宇硬著心道：“绝对不可以，这是博士的吩咐，你怎可以不遵从。”

爱丽丝叫道：“你不要回去，你会被杀死的。”泪水夺眶而出。

凌渡宇眼中射出火热的光采，道：“死何足道，我一定要回去。”

机门打开，几个抗暴联盟的人在机下示意他们走下来。

凌渡宇坚决地喝道：“下去！”跟著放低声音道：“你难道不想我回去帮助博士吗？我一有机会，便来找你，好吗？”最后几句他说得软弱无力，连他自己也不能信任那有多少真诚。

他只想回去见晴子。

爱丽丝茫然下机，女性的直觉使她知道没有人可以动摇凌渡宇的决心。

直到战机重返云霄，她的眼泪仍没有停下来。她可能已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，但那算是甚么呢？

梦湖！梦湖！

一个令人梦萦魂牵的地方。

所有梦想的所在地。

敌人的进攻从黄昏开始。

在前所未有的大湖雾掩护下，敌人避过了几个顽强的防守点，先以几队散兵从四方八面佯攻，当巴极方陷于杯弓蛇影的状态时，才以重兵从梦湖水庄东南方的雨林以强攻突破的形式推进，现在到了正面对垒的时刻。

炮火的闪光使梦湖的黄昏带著悲剧的艳丽，孤寂的梦湖，在隆隆的火箭炮、榴弹和自动武器的震天价响里，默默忍受著。

浓得化不开的湖雾，把一切暴行隐藏起来。把敌我双方的鲜血以纯净的白露遮掩起来。

照明弹不断发射上梦湖的上空，劈劈拍拍，却透不过那一重又一重的浓雾，一切若隐若现，有种恶梦般的不真实。

飞弹开始不竭地从巴极布置于梦湖四个战略性的扼要地点飞出来，投射向邦达的攻击部队，飞弹和空气磨擦发出的尖啸，压下了其他的声音，做成强烈的爆炸，完全镇住了邦达大军的推进。

在飞弹的强力掩护下，巴极的私人军队阻挡著敌人疯狂的进攻。这批手下大部分随著巴极出生入死，其忠诚是不容置疑的，他们对巴极有种近乎对神的崇敬，愿意为他献出鲜血和生命。

巴极这时在玻璃屋下的一个地库内，指挥著己方的进攻退守。

这是梦湖水庄的战略指挥总部，布满了通讯设备，超过三十多个人员，繁忙地收听各方传来的战报。

巴极通过萤光幕，观看著各处的情况。

积克这时来到他身旁，报告道：“根据初步的估计，敌人的雇佣兵团达五千之众，武器精良，在两小时内攻破了外围的防御，但仍未能突破梦湖水庄本身的防守据点，照目前的情形，除非敌人的实力增加三倍以上，否则我们绝对有抗争的能力，甚至可以藉占优势的炮火和导弹网，在敌人锋锐稍减时，争回主动，予敌人致命的反击。”

巴极淡淡一笑，有种说不出的从容和孤傲，使积克打从内心敬佩，他跟随巴极这么多年，无论在甚么情形下，生死的关头里，巴极始终是这副从容不迫的神态，在人心惶惶里，仍能发出最正确的命令，使他们死里逃生，败中求胜，只不知这次又如何？

这时正东的一个据点传来告急的消息，那是进入沿湖道路的一个关口，若叫敌人攻破，便可沿湖侵进梦湖水庄，若让那样的情形发生，将会非常危险，因为敌人将以优势的兵力，进行巷战式地推进，而梦湖水庄的固定武器装备如炮台、导弹台等，将完全失去作用。

巴极想也不想，发出增援的命令。

积克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那个叛徒若落在我手里，我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

巴极知道积克说的是白理臣，淡淡一笑，这世上的名利，对他来说已毫不重要，他想起三十年前，亲手杀死一个毒枭的情景，像在刚才发生。生命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梦。停止即是死亡。

巴极转过身来，眼中电芒闪现。

积克心中一凛，知道巴极有很重要的事要向他说明，当年巴极要向另一个雄霸哥伦比亚的毒枭开战时，亦是这般神态。

巴极压低声音道：“你还记否我们的『梦湖计画』吗？”

积克恍然一惊：“当然记牢在心，可是若照目下的形势，我们须否动用到这计画？”

“梦湖计画”是巴极、标枪和积克三人当年建造梦湖水庄之初，居安思危下订定的逃生计画，是他们三人间的最高机密，连白理臣这等负责对外的领导人也不得与闻。计画非常简单，就是在玻璃屋下造了一个两层的大地库，地库被铅板密封，其设想在于抵御核子战争的摧残，上层是他们目前处身的指挥部，下层的地库，布置了数百部水底推进器和潜水器材，可通过水闸神不知鬼不觉下潜入梦湖，从水底逃之夭夭。要知梦湖四通各方的河流，敌人即管知晓他们由湖底溜去，亦只好高叹奈何，毫无办法。

巴极正容道：“我太明白白理臣这人，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怎敢来碰我，待会你一听到警号，立即依我们平日的演习，把所有人撤退入地库，由八条秘密通道进入地库下层，迅速逃走。到达安全地点后，把我们积蓄的钱财，分配各人……各位兄弟跟随我多年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安度余年。”

积克浑身一震，张了大口，好一会才道：“怎么？即管我们暂时退走，以我们的财力和博士的声誉，绝对可以卷土重来，下了这啖鸟气。”巴极前所未有的自暴自弃，使他震动非常。

巴极盯著积克，忽地一把抓紧积克的肩头，沉声地道：“不要问！我要你就像以前一样，不问原由地去执行我的命令，记著！这是至为重要的事，一个不好是全军覆灭的命运。”

尽避巴极有力的手把他抓得非常痛楚，积克眉头也不皱一下，毅然点头道：“好！”

巴极满意一笑，能有积克和标枪这样的手下，真是一场造化。

积克待要说话，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整个地库也感到东南方传来爆炸的震动。

积克面色煞地刷白。

一个通讯员叫了起来道：“东南的飞弹发射站发生爆炸！东南的飞弹发射站完了！”那是进入沿湖路的重要据点，阻挡敌人沿湖攻入梦湖水庄的重镇。

积克叫道：“一定是内奸所为。”话犹未已，西北方传来又一惊天动地的爆响及一连串的激爆，烈焰直冲上梦湖的天空，另一个飞弹发射站遭到同等命运。

巴极面容平静无波，好像这一切均与他无关，淡淡道：“立即将屯驻水庄内的人手全部出动，接应前线的兄弟……”跟著转头望向积克，断然道：“兄弟，撤退的时候到来了。”

积克怒嘶一声，说不尽的悲愤无奈。

撤退的警号响彻梦湖。

所有正在奋战的人，并不知道这是撤退的响号，在平日的演习里，他们只知道当这讯号响起，须立即有规律地分批退入玻璃屋的地库内，没有人知道地库还有可使他们逃出生天的下层。这是巴极高明的地方，让手下知道还有退路，可能带来反效果的作用，失去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
撤退开始。

巴极方面的炮火反而加倍增强，掩护开始的撤退。

一时炮火隆隆，梦湖沿岸区成为屠场。

凌晨二时，战事进行了七个小时。

炮火闪亮了整个梦湖的上空，水庄的大多数建筑物在炮火中先后倒下，战争仍没有丝毫停下的兆头。

巴极的私人军队退而不乱，每退出一个据点，便布下地雷，使邦达和白理臣的人推进的速度缓慢不堪，要挑战巴极这雄霸南美的首席枭雄，确是吃力的一回事，代价亦是惊人的庞大。

湖雾把这一切人类间的暴力淹没起来。

炮火蓦然加倍剧烈，似乎所有人都想一下子把所有弹药用尽，邦达的雇佣兵在强大的火力前，攻势完全受挫，像对巴极这被赶进穷巷的狗，产生了不敢硬迫的恐惧。

巴极方的炮火完全停了下来。

邦达方的炮火在此消彼长下，忽地加强，然后再沉寂下来。

梦湖在刹那间回复往日的宁静。

除了倒塌的楼房，著火燃烧的林木和屋宇腊腊的声响，以及空气中浓烈的火屑味，一切也如往日的美好及和平。

邦达方面被这突然的转变震住，一时间不知应采取甚么行动。

在这令人不知所措的时刻，一种奇怪的声响，从东北的天际传来，声音迅速增强。

战机！

邦达方的炮火轰然响起，向著这天空来的目标疯狂攻击，梦湖水庄四周密布飞弹发射台，对付任何从天空飞来的物体，这架战机并不牵引梦湖水庄的地对空飞弹系统，自然是巴极方的战机无疑。邦达方怎能放过。

隆！隆！

飞机在密集的炮火下，终于被一枚炮弹命中，机尾冒著浓烟，笔直插进梦湖里，火光并现，再是一连串的爆炸，把湖心的浓雾变成一团又一团的光量，煞是好看。

一切重归寂静。

梦湖的浓雾无风自动，情景说不出的诡异。

温温的湖水令凌渡宇感到无比的亲切，像是重回到母亲怀抱。

在战机炸毁前，他早弹出机舱，藉著降伞投进梦湖去。

浓雾掩护了他的行踪，否则他现在身上将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。

他默默地潜水，只有换气时才冒出水面。

目的地是玻璃屋。

他不明白为甚么战火停了下来，难道巴极一败涂地。

可是他的心神已不放在这成败之上，他回到梦湖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见晴子。

他的直觉，梦湖无风自动的浓雾都清楚地告诉他，晴子还在这里。

当他的脚一触湖水时，湖雾旋动起来。

晴子知道他回来了。

可是！晴子的心灵并没有和他接触。她的心灵似乎退缩在梦湖的深处，沉浸在无助与惶惶里。

凌渡宇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和颓丧。

他不断向玻璃屋游去，湖水使他的身体非常松弛和舒适，若要找一个人死去的地方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拣选梦湖。

死在梦湖。

他不知自己为何要想到死亡，而且是那样地强烈。

他心中不断喊叫：晴子！你快出来，为了与你的结合，我甚么也愿意放弃。

他浮上湖面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玻璃屋在前方不远处，在浓雾中若隐若现。

玻璃屋前的大露台，被炮火轰塌了一角，整座建筑物却出奇地完整。

他的心灵再次呼唤：晴子！晴子！我回来了，就像上次那样，你到露台来见我，好吗？

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梦湖一片寂然。

沿湖的道路不断传来爆炸的声响，敌人进行扫雷的工作，缓缓地向梦湖水庄推进。他们再没有向水庄发动炮火，目前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占领巴极余下来的另外两个飞弹发射站，以之反制巴极，发射站一日在巴极手上，他们就一刻不能安枕无忧。

在找不到晴子的失望下，凌渡宇从梦湖爬攀上玻璃屋的大露台上。

罢踏足露台上，凌渡宇浑身一震，好像看到最不该看到的物事。

玻璃屋的玻璃大多已碎破下来，可是露台的小圆台，两张坐椅，依然故我。

圆台上还放了一瓶酒，两只酒杯。

巴极坐在右边的椅子上，眼神虽装满落寂，却是平静至一种死寂的感觉。

他那可以毁灭梦湖水庄的电子感应仪器，四平八稳放在酒杯旁。

两人的目光在浓雾中交系在一起。

巴极微微一笑，倒满一杯酒，递向凌渡宇道：“你若不想死，尽吧此杯后，请你重投湖内，否则此处还有一张空椅，可让你死时安安稳稳坐在这里，看梦湖的最后一眼。”

凌渡宇取酒一干而尽，坐到空椅上。

心中出奇地沮丧。

没有晴子，日子怎样过？

梦湖迷失在前所未有的大湖雾里。

天地尽是白茫茫。

死！

是解决生命的最好方法。

生命只是一个孤独的荒原。

人类可以相互爱抚、相互交谈，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孤立的本质。

只有心灵的结合，才能带来本质上的改变。打破隔离和孤立。

没有了晴子，一切也没有了。

人类用虚假的言辞进行自我欺骗，可是他们的心灵在实质上，仍是在自己孤独的荒原上失望和悲泣。

凌渡宇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欲。

好吧！

这样结束一切。

死在梦湖。

巴极倒满两杯美酒。

两人一干而尽。

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白理臣的声音。

声音通过扩音器，响彻梦湖，道：“博士！我是白理臣，现在向你发出最后警告！”

扩音器传来数下急促的呼吸声，显示白理臣心内的紧张情绪，他长年处在巴极下，即管目下似乎稳操胜券，然而余威犹在，冷静的他亦不由失去常态。

白理臣的声音继续传来道：“你手中的皇牌：四个导弹发射台，两个被炸毁，余下的两个在我们掌握中，你已经绝无平反的机会，限你在五分钟内，抛下所有武器，举手走出来，否则发射台的每一颗导弹，都会射进水庄去。”

凌渡宇望向巴极，茫然道：“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，没有了导弹台，怎样和敌人同归于尽？”

巴极淡淡道：“你太小觑巴某人了，要胜要败，要留要离，岂会被他人操纵！来！让我送他们一分大礼，做场好戏阁下欣赏。”伸手往台上的电子控制仪，修长的手指在那组按钮上灵活地跳动。

凌渡宇心下不解，巴极还能干些甚么来？

时间一点一滴地漏走，五分钟的期限只剩下十多秒了。

扩音器的沙沙声再次响起，白理臣还未说出话来，惊天动地的强力爆炸，在梦湖的南方和西南方传来，地动山摇，余下的两个发射站冒出浓浓的烈焰，腾升上半空，掩盖了敌人的哀号，接著同一地点继续更强烈的爆炸，把湖雾染得血红一片。

凌渡宇骇然望巴极，后者神态从容，却没有胜利者应有的表情。这时他才恍然巴极刚才发出的电子讯号，启动了余下发射台的毁灭装置，这一著，无疑会给邦达带来严重的伤亡，进驻发射站的人将无一幸免，只不知邦达和白理臣是否其中两个。

巴极摇头叹道：“低估敌人，是致命的因素。”跟著严肃地向凌渡宇道：“好了！现在到了最后时刻，你留下还是离去？”

凌渡宇漠不在乎地耸耸肩，道：“留下吧！”心中却不明白，巴极似乎还有摧毁邦达大军的力量，可是四个导弹台都被毁去，他凭恃甚么呢？充其量他只可发动可能装置于玻璃屋的自动毁灭系统吧！

巴极微笑道：“梦湖！永别了。”

右手缓缓伸往台上的电子控制仪。

凌渡宇闭上眼睛，利用死前的半刻空闲，心灵延伸往梦湖。

他再次感到晴子的无助和傍惶。面对死亡，使他的脑子突然灵活起来，醒悟到晴子的无助和傍惶，是他一手所造成。

昨天离开梦湖时，晴子哀求他留下时，他告诉了晴子事情的真相：她只是梦湖和人类精神的结晶品，一种不属于人类的异物。便像一个在世为人的鬼魂，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，突然间给人提醒自己早死去多时，魂魄一惊散去。

晴子是自然和人类精神产生的异物，既拥有人类思维的特质，又拥有远超人类的灵异，她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知自己是甚么东西？

所以从一开始接触，凌渡宇已感到她的无助傍惶。

巴极的手愈来愈近台上的仪器。

愈接近死亡。

“轰”！

枪声大鸣。

凌渡宇和巴极两人跳了起来。

电子感应仪被枪弹击中，跳了起来向外抛起，恰好碰在栏干上，又倒掉回露台的地上。

电子感应仪是用非常坚硬合金组成，子弹除了做成一个凹痕，并没有丝毫损毁。

凌巴两人一齐转身望向后方。

一个娇小的身形，一对纤手各握著一支枪，英姿凛凛。

凌渡宇失声道：“是你！”他早应估计到是她，那天在玻璃屋偷听巴极和白理臣对话的女子，可惜与晴子的事弄得他心神恍惚，失去平日的精到。

是夏太太。

巴极沉声道：“我待你不好吗？由你和晴子来到梦湖后，我待你如上宾，即管晴子死后，你要留下，我仍是那样待你。”

夏太太冷笑道：“你待我当然好，否则如何补偿你心中的内疚。”

巴极道：“你知道了？”

夏太太阴沉地道：“晴子的自杀，可以瞒过其他人，却瞒不过我，甚至你不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。”

巴极一呆道：“你知道甚么？”

夏太太道：“晴子自杀的真正原因。”

旁观的凌渡宇也给他们的对答引出兴趣来，晴子的自杀，难道还另有

内情？

夏太太绩道：“你以为我真是晴子的下女吗？不！你错了，我是她同父异母的姊姊。”

巴极回复平静，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夏太太提高声音道：“那又怎样？哈哈……由一开始，你纯洁无瑕的晴子，便在欺骗你。”

巴极沉喝道：“你说谎。”

夏太太一紧手中握著的枪，叫道：“我说谎？你以为晴子真是个纯洁的商人之女，告诉你，那只是一个虚假的身分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毒组安排，目的是引你掉入布好的陷阱，可惜晴子这个蠢货，爱上了你这杀人魔，还傻得去自杀，她的死是你做成的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，为她报仇。”

她一边说，巴极面色一边由红转青，由青转白，口唇颤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凌渡宇明白了一切，晴子和夏太太这对同父异母的姊妹花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对付南美毒梟的反间谍。可是晴子爱上了巴极，后者又不肯放弃毒品生意，晴子在重重矛盾下，唯有一死解决。

凌渡宇首次发言道：“那你为何又勾上邦达？”

夏太太右手的枪扬向凌渡宇，狠狠道：“你这见利忘义之徒，没资格和我说话，那天我还故意揭露韩林的事来助你，估不到你这么快便和这魔鬼一鼻孔出气。”跟著暴喝道：“不要动！”拿枪嘴指向巴极。

巴极刚要扑往栏干旁的电子仪器，无奈停了下来。

他俩已被剥夺了选择自己死亡形式的权利。

夏太太将蓄在心内的话一口气说出来，痛快非常，续道：“你那天杀的人，是韩林的相好，可笑你懵然不知，哈……”

湖祭十

凌渡宇恍然大悟，原来韩林是同性恋者，自己杀了他的相好，难怪他恨之刺骨，掳走了雅黛妮，可是自己目下自身难保，忽又想起曾把麻醉针发射器交给了雅黛妮，希望她能以之脱难，那就好了。

巴极道：“你既然是美国情报局的人，为何目下又助邦达对付我？”这也是巴极想知道的问题。

一个男人的陌生声音插入道：“道理非常简单，晴子自杀后，美中局改变了对南美的策略，不再进行对付巴极的计画，于是夏太太找上了我，南美唯一可与巴极博士抗衡的人。”

浓雾中十多人现身出来，挤满了露台近玻璃屋的一边。

一个秃顶的大胖子，排众而出，他的双目眯成两线，笑嘻嘻地打量著巴极。头戴高帽，一身礼服，就像来参加盛宴。

白理臣站在他身后，神情木然。

巴极沉声道：“邦达！”

秃头胖子脱下高帽，持帽夸张地在空中画了一个圈，见了一个礼，躬身道：“博士你好！”

四周手持自动武器的大汉，均是神情肃穆，巴极现在虽是阶下之囚，但他的威名，在完全劣势下所表现的通天手段，使没有人敢起丝毫不敬之心。

秃汉转向凌渡宇道：“凌先生你好！”

凌渡宇淡淡一笑，脑中转了几种逃生的方法，都派不上用场。这刻他

反而不想死了。

想想也是奇怪，前一刻他还安然待死，这一刻想的却是如何逃出生天。生命自有一股令人活下去的力量。

另一名领袖级的大汉问道：“巴极！其他的人到了那里？”

巴极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那人怒喝一声，大步抢前，举起枪柄，要痛击巴极。

白理臣喝道：“停手！”

那人动作凝在半空，询问的眼光望向邦达，表示只以邦达的意见为准。

邦达点头道：“住手！我和白理臣先生早有协定，可以处决博士，却不能对他有丝毫不敬，对吗？白理臣先生。”

白理臣回复木无表情，走到巴极具前，恭敬地行了一个礼，道：“博士，这次背叛你是别无选择，我不能置我庞大的亲族和利益不顾，随你一同退出毒品买卖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人。”跟著垂头道：“你可以为你和你的朋友，选择被处决的地方。”

巴极望向凌渡宇，后者双肩一耸，作了一个甚么地方也没有关系的姿势。

巴极笑了，道：“不如就在湖心的祭台上吧？”

能死在梦湖，还有值得遗憾的地方吗？

邦达和白理臣的联合部队，循著沿湖的两条主要大路，迅速进驻梦湖水庄，对他们的战利品进行彻底的搜索和查察，对敌人进行根绝的残杀。

邦达是个非常谨慎的人，尽避巴极力的炮火完全沉寂下来，仍然不敢掉以轻心。发射台的自动爆炸，使他心有余悸。

通出祭台的木制浮道，除了炸开的一两个缺口，基本上仍是完整。

凌渡宇和巴极两人，被一个手铐把凌渡宇的左手和巴极的右手锁连在一起。

十二个手持自动武器的大汉，把两人押往湖心的祭台。

众人的脚踏在木浮道上，发出“吓，吓”的声响，做成一种步向死亡的奇异节奏。

玻璃屋露台上的十二盏大雾灯，除了两枝被损毁外，全给亮著了。

沿著浮道直至祭台的百多支雾灯，一齐亮了起来，在大雾中散发著诡异眩人的黄光，把正在步往祭台的处决者和被处决者，照得毫发毕现。

啊道两旁的湖岸，沿湖的灯亮了起来，聚集了三千多名战胜者，默默旁观这最后的祭礼，气氛庄严肃穆。

将要被处决的两人。

一个是南美纵横不败的第一霸主巴极博士。

另一个是最富神秘和传奇色彩的中国人凌渡宇。

在南美的黑道历史上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

枪声一响后，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进行，权力架构将重新安排。

邦达、白理臣、夏太太等数十人，站在浮道起点处的大平台，静待处决的来临，巴极和凌渡宇的身形在他们眼中逐渐缩小，最后停了下来，站在祭台的正中。

十二名大汉提起机枪，平指著祭台中的两人。

湖雾无风自动、不断旋转著，似乎为两人的处决欢呼狂舞，又似悲愤万状。

凌渡宇侧望巴极一眼，后者面上平静如昔，一点没有被处决的惊惶。

凌渡宇的目光由眼前的处决者，巡梭到左右两岸密麻麻的武装敌人身上，巡梭到浮道尽端的邦达等人，再移往玻璃屋那空无一人的大露台上，心中苦笑：想巴极每次在那里观察别人在祭台受刑，有否想到主客逆转的今天。

世事的发展，出乎人的意想之外。

凌渡宇望向锁连著自己左手和巴极右手的手铐，想不到竟和自己要杀的人死在一块儿。

这更是始料难及。

手铐虽把他们连在一起，他们仍只孤独地面对死亡的来临。

卡察！卡察！

子弹上膛的声响，扣动每一个人的心弦、数千人的灵魂。

凌渡宇忽地想到玻璃屋露台栏干旁的电子感应仪。

十二门黑幽幽的枪嘴，慢慢举起，动作似乎很快，又像世纪般的悠久。

他再次想到那电子仪，想到死亡和毁灭。

就在那一刻，他感到巴极和他相连的手铐一下剧震。

难道巴极惧怕了，凌渡宇不解地望向巴极，后者两眼睁大，射出前所未有的奇光，凝望著前方。

他顺著巴极的目光，望向玻璃屋的大露台，登时瞪目结舌起来。

晴子！

在给雾灯化成一晕晕金黄的大湖雾里。晴子在白纱飘舞下，冉冉地出现在玻璃屋的大露台上。

在这距离下，他只能看到一团若隐若现的白色身形，在湖雾中优美地盈盈俏立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凌巴两人的身上，没有人注意到她，又或者只是他两人有见到她的能力。

凌巴两人的心神全集中在晴子的身上。

难道晴子来参与这死亡的盛典，这另一幕的湖祭。

有人大叫道：“准备！”

十二名大汉的手指扳上了枪掣。

湖水中忽地响起奇怪的尖啸，啸声倏忽从四方八面响起。湖水一阵翻腾，几条水柱在远近的湖面激冲而起。

巴极喃喃道：“天！她按动了毁灭装置。”

十二名处决者面上现出疑惑的神色，低头追察啸声的来源，枪嘴不自觉垂了下来。

邦达等人同时低头望向湖内。

沿岸的观刑者一阵骚动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甚么事。

除了凌渡宇和巴极。

凌渡宇明白了，巴极在湖水下，还装置了其他的导弹发射台，这是他最后的皇牌。

啸声转眼间变成刺耳的尖号，由湖面移往天空。

邦达方不知谁人狂喊道：“危险！是飞弹！”

苞著下来的狂乱是完全没法想像的。

数千人你推我撞地向掩护物内散去。

凌渡宇见机不可失，一撞巴极，两人齐齐跌进湖水里。

跌进湖水前，第一下惊人的爆炸声撕裂了每一个人的情绪，跟著是一下接一下的狂爆，湖水激起巨大的水柱，沿湖的区域完全淹没在水光和爆炸里。

祭台和它的浮道弹上半空，成为满天飞舞的木屑。

强力导弹的威力笼罩著水庄每一个角落，笼罩著沿岸的每一寸地方。

强烈的爆炸，掩盖了人们死前的惊喊。

在跌进湖水的刹那前。

凌渡宇的心灵和晴子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。

晴子的绝世容颜，浮现在他的心湖内。

凌渡宇的心灵狂叫道：你为甚么要这样做，这会把你毁灭的。

晴子在他心灵内平静地答道：这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吗？死亡是一切生命的归宿，梦湖赐与了我奇异的生命，正如天地孕育出人类，我已经历过生命的爱火和热力。那不是足够吗？我已不负此生了。我毕竟只是一种异物，虽妄图和你相爱，最后终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我虽因人类而生，却是“非人类”，将因不了解人类，而长居那孤独寂离的荒原。若是那样，有甚么能比死更理想。

凌渡宇狂叫道：不是那样的！不是那样的！你是人类千百年来梦想，医治人类孤独的最佳良方……

一幅强烈清晰的图象，在他眼前出现。

玻璃屋在火光和爆炸中，徐徐倒下，碎石激飞往四周广大的空间，大露台上晴子陷入熊熊的烈欲里，被倒下的建筑物完全掩埋，再是一连串的爆炸，残余的碎石缓缓注进湖水里。

两人的心灵联系，像给利刃当中劈下，养然断绝。

晴子死了。

一股强大的悲哀和失去一切生命意义的颓丧，狂涌心头，模糊间，他沉进温温的湖水里，他感到巴极的手，有力地箍上他的胸颈，带著他在湖水中游动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他给人抱上湿润的草地上。

泪水不断流下。

失去了晴子，也失去了一切梦想。

梦湖把一个美梦赐与了他，现在一切都没有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他听到巴极在他身旁道：“她死了！她死了！”

凌渡宇睁开眼睛，看到全身湿淋淋的巴极，坐在他身旁，木然望著远岸的熊熊火光。

梦湖水庄变成历史的遗迹，败瓦颓垣。

至于邦达等是死是生，现在已是无关痛痒。

晴子死了！

凌渡宇感到凄痛万分。

巴极举起右手，连著的手铐把凌渡宇的左手也提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知你是个合格的锁匠，可以打开它吗？”

凌渡宇呆了一呆，好一会才缓缓在胸前搓揉，把人造胸皮翻过来，取出一条长形的条子，不一刻把手铐除了下来。

巴极站起身。

梦湖的雾逐渐散去。

漆黑的夜空缀满闪亮的星辰。

凌渡宇欲要站起来，一轮自动武器的声音骤雨般响起。

巴极鲜血飞溅，打著转倒跌开去，一头栽进湖边的浅水里。

凌渡宇悲叫一声，跳了起来，向巴极扑去。

他把巴极浸在水里的头抬起放在腿上。

巴极口鼻渗出了鲜血，神情出奇的平静。

一个女子从林木间走了出来，手中提著自动武器。

雅黛妮！

凌渡宇来不及理她，望向怀中的巴极。

巴极眼中沉浸著无尽的孤独和悲哀，喃喃道：“这也好，这也好！记著，我死后，将我的骨……灰……撒往……”头一侧，死去了。

这纵横南美的枭雄，终于死去了，死在梦湖的湖水里，以他的鲜血为梦湖增添颜色。

他虽然未说出要将骨灰撒往那里，凌渡宇已知道了答案：那是梦湖。

只有这样，巴极方可以和晴子在一起，没有人可再将他们分开。

巴极虽然得到了全世界，却从未能有片刻离开他那孤独的荒原。

就像凌渡宇。

或是雅黛妮。

以至乎世上任何一人。

另一轮枪声响起，雅黛妮倒在血泊内。

凌渡宇缓缓转头，看见雅黛妮抱著枪头倒指向自己的机枪，倒在血泊内。

雅黛妮自杀了。

她得不到巴极的爱，以血和死亡来清洗这耻辱。

她究竟怎样逃出韩林的魔爪，是否用凌渡宇给她的麻醉针，这一切也不关重要了。

死亡终结了一切。

凌渡宇望向梦湖。

梦湖梦湖！

人类多少梦想随尔而来，亦随尔而去。

七天后，凌渡宇安全返抵玻利维亚抗暴联盟的秘密基地。

康复了的高山鹰亲来迎接他下机。

凌渡宇面容平静，把晴子自我毁灭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深深地埋藏。

斑山鹰道：“爱丽丝走了，她说：若你要找她，自会找她。她需要的不是怜悯，而是真正的爱。”

凌渡宇喃喃道：“爱？甚么才是真爱？”

他想起巴极的骨灰，在梦湖上浮荡。

巴极！你是否仍在那孤寂的荒原上作永无休止的独行？

（全文完）

